

卷六禪德門

卷七營建門

卷八規制門

卷九流寓門

卷十藝文門

卷十一志餘門

卷十二敍錄門

普陀洛迦新志

第二冊 德厚題卷

普陀洛迦新志卷六

古會稽陶 鋪鑑定

古翁山王



禪德門第六

海英嶽靈爰誕開士。德馨行勝。斯號上人。非有大德之住持。奚副高山之仰止。茲山則清了南渡。海絕漁舟。懷信西歸。夢通帝座。古鼎之舍利光照。潮音之德業芳流。大曉以閃電明心。賢良能呪水愈疾。中贊感魚籃入夢。別庵有龍衛投懷。半偈受持。紫柏得死生無礙。三年禪觀。妙峯知淨穢一如。見紅披法服而行。相偕蓮侶。嗣銑脫臭囊而去。一句彌陀。薪傳一脈。喜衣鉢之相承。海會四河。慶箕裘之克紹。志禪德。

此門分四。一普濟住持。二法雨住持。三本山出家。四十方寄寓。

一普濟住持 共五十五傳

五代梁

慧鑄日本僧。五代梁貞明二年。從五臺山得觀音像。將還本國。舟觸新螺礁。蓮花當洋。舟蔽不前。鑄禱曰。使我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竟止。潮音洞下。居民張氏。目覩斯異。亟舍所居雙峯山。築庵奉之。呼爲不肯去觀音院。斯爲普陀開創奉佛之始。故鑄爲開山第一代。清通旭贊其像曰。親從五臺來。欲向日本去。普門名號徧十方。何必繪像圖歸計。忽然舟不行。菩薩應無住。聽其止而休。此貨已成滯。一山名勝待師開。天下羣瞻兩足地。裘志古蹟門。秦許二志靈異。

宋

真歇名清了。清一作青蜀之雍氏子。生有慧根。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見佛則欣戀不捨。年十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又七歲試法華經得度。具戒聽講。玄解經論。以爲言說終非究竟。出峽抵河漢。扣丹霞淳和尚。淳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歇擬對。淳掌之。遂契旨。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歇趨進曰。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曰。試舉看。歇良久。淳曰。將謂爾瞥地。歇便出。輒北遊五

臺京汴南抵儀徵。謁長蘆祖照。紹興元年辛亥。自長蘆南遊。浮海至普陀。結庵山椒。扁曰海岸孤絕處。禪林英秀多依之。郡請於朝。易律爲禪。時海山七百餘家。俱業漁。一聞教音。俱棄舟去。日活千萬億命。後主國清。雪峯育王。龍翔興慶。雙徑。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三十餘人。有語錄二集若干卷。行世。塔在無畏石。普陀禪宗自歇始。爲開宗第一代。由是飛錫此山者。皆具曹溪正法眼藏。舊志。大德志。

按宏宗闡戒二者爲佛門大綱。悟道爲禪。守道爲戒。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得定慧。亦猶吾儒舍身體力行而欲得薪傳。若戒不清淨。則禪何由悟。故宏法者持戒與參禪並重。明釋傳燈輯天台方外志。於僧德門分聖僧考。如宋德韶。濟顛諸人是。祖師考。如龍樹尊者。智者大師諸人是。高僧考。教則有慧命真清諸人。禪則有遺則真歇諸人。蓮則有南嶽智者諸大師。普陀以真歇爲開宗第一代。其爲禪宗乎。然真歇嘗謂淨土一法。直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之流。又謂乃

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土。同歸一源。知其禪淨雙修。卽漸卽頓。與高語明心見性。超凡入聖。不務事修。以期實證者。實天淵懸殊也。

自得。名慧暉。會稽張氏子。自少得度。於澄照寺道凝。年二十。孤錫雲遊。見長蘆真歇。以爲有所證。於閃電機下。竟南歸。後謁天童宏智覺。徹法源底。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主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落葉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鍼。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閉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云。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又嘗舉風旛話。乃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卽是上座。風旛動處。失卻箇眼。卽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鍼。巖房雨過。昏烟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塔於明覺之左。於是普陀風範。與天童並峙。

舊志高僧傳四集。

按舊志自得後有繼以弁至大繼恩求雪屋垣堂。蓮庵。還庵。鑑庵。小庵。十人均不詳其實。茲將其名列于住持表內。凡後之無事實者。概歸住持表內。俱不另錄。

閒雲名德韶佛照光嗣也。嘉定閒來主是山。言於朝。賜錢萬緡。修飾殿宇。殿成。御書圓通寶殿。及大士橋。以賜。韶創龍章閣藏焉。舊志

大川名普濟。明州奉化張氏子。淳熙十六年。無用淨全禪師。大慧宗杲開法狼山。移錫

蘇之承天。宣城廣教。建業保寧。適天童虛席。迎全主之。濟首謁全。全舉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濟云。斬釘截鐵。全云。馮山呵呵大笑。濟云。寸釘寸木。全深契之。又往

越之能仁。見浙翁琰。浙翁名如琰。台州周氏子。主臨安徑山。參隨久。及琰移鍾阜。拉濟偕行。又被旨

移天童。職濟知藏。嘉定十年三月。妙勝虛席。濟應其請。瓣香爲浙翁。記所證也。元

初爲靈隱住持。嘗題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

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取道原傳燈錄。楊李等續錄。芟繁就簡。總彙成書。名曰

五燈會元。賜入大藏。清著錄四庫全書中。舊志張立康寶積錄序徐增靈隱寺志鄞縣志天童續志。

夢窗名嗣清。山陰于氏子。肄業郡之天章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

成兆。終不能靈。寶陀者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馬無千里漫追風。舊志

元

玠禪師。氏族法系俱無考。明宋濂撰淨慈孤峯德公塔銘云。孤峯族姓朱。世家明之

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怛洛迦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為

鷄號。玠亡已久。黃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據此。孤峯即玠後身也。

舊志

按宋濂所撰孤峯德公塔銘云。孤峯之父。與普陀玠禪師善。及玠亡已久。其母

夢玠來求寄宿。遂有娠。歷十四月方生。至明洪武五年圓寂。壽七十九歲。則孤

峯生時。乃元世祖三十一年。若依宋統全亡之已卯起。方稱元統。則為世祖十

六年。而玠之亡。當又在前。向來山志及列祖錄。皆載于明初大千之後。失考之

甚。

東巖名淨日。南康都昌廖氏子。幼喜誦佛書。解大義。常食蔬果。以自持。年十五出家。明年祝髮於廬山香林。為天童西巖了惠法嗣。宋景定閒。主圓通。咸淳閒。兼領東林。元至元十二年。主育王。大德四年。主天童。時年已八十矣。行峻潔。以完。遐邇嚮慕。越八年。為至大元年。將示寂。書韻語以示其徒。曰。天為蓋兮地為函。吾奚為兮塔與庵。灰吾骨兮山阿。言已矢兮勿鑱。越三日。沐浴端坐而逝。年八十八。塔於天童西巖。平石如砥。為其嗣法弟子。鄞縣志引袁梅撰塔銘。德介天童寺志及續志。

如智。嘗與王積翁二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至元十四年。捐衣鉢餘資於沈家門側。建接待寺。以便往來者之宿頓。舊志。大德昌國志。定海縣志。元史。

東洲永。與元叟端。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竹閣真。為莫逆交。靈隱寺志。

按元叟為元初僧。東洲既與之交。應亦為同時僧侶。而舊志屬於宋代。蓋以一人歷兩朝耳。舊志又注云。松源岳下石林鞏嗣。考松源名崇岳。宋隆興時人生。

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因以自號見陸游塔銘石林住淨慈寺元叟至處以

記室見靈隱寺志

一山寧道行素高大德三年奉詔出使日本成先帝惇好息民之意一山齋詔往而

日本不至

定海廳志

如律大德閒修聖像同如智上玉質瑞相留供大內賜田二十頃命翰林院劉廣爲

文勒石記之

舊志劉廣寶陀寺記

孚中名懷信明州奉化姜姓子父某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夢拾吞大星而孕稍長受

三經於戴表元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役已而祝髮爲大僧受具

戒於鄞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宏三觀十乘之旨與遊久之歎曰教相繁多浩

如煙海若欲窮之徒自困耳往參天童景德禪寺竺西坦公大徹立旨就維那之

職坦入滅雲外岫繼席命司藏鑰文彩漸著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住明之觀音

寺天曆己巳遷住普陀不以位望之崇效他山飾車輿盛徒御以炫人自持一鉢

丐食吳楚閒。鎮南王具香花迎至府中。虛心問道。宣讓王亦遣使奉栴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信隨性質而導之。姑蘇產奇石。信購善工。造多寶佛塔上三層。即塔子

載歸普陀。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撒敦。以信行上聞。

賜號廣慧妙悟智寶宏教禪師。及金襴法衣。居普陀十四載。後主金陵龍翔寺。當明兵下金陵。僧徒散處。信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皆擲杖而拜。太祖嘗親幸聽法。改龍翔爲大天界寺。信賦性沖澹。歡溢眉宇。日默誦法華經七卷。雖流金折膠。不爲開。臨終前一日。太祖在江陰。夢見信。問曰。師來何爲。曰。將西歸。告別耳。還聞遷化。與夢符。詔出金幣助其喪。舉龕之夕。太祖親致奠。寵榮之加。無與並者。塔遺骨於金陵牛首山。分瘞髮爪於天童。有五會語錄行世。法嗣雙林致凱等。十有九人。

舊志。宋濂撰塔銘。德介天童寺志。鄞縣志。

古鼎名祖銘。奉化應氏子。初從金峨寺僧橫山錫。雜染學出世法。年纔十八。元叟端住靈隱。銘往參。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卽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

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銘曰。一對無孔鐵鎚。端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銘曰。也是病眼見空華。端曰。不是不是。銘擬進語。端便喝。銘當下廓然。卽命居記室。自是聲譽頓發。與夢堂詡。楚石琦。並稱諸方之崢嶸者。後居鄞東湖青山寺。建鍾秀閣。劉仁本題其書樓云。青山湖上老僧居。百尺危樓萬卷書。架插牙籤朝旭上。香消古鼎夜窗虛。闌干竹色浮蝌蚪。枕簟芸香落蠹魚。近憶校讎人未遠。雨花零亂獨躊躇。至正七年丁亥。住徑山。賜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十八年戊戌。將遷寂。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茶毘。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皆建塔焉。銘洞徹玄微。蹕厲縱橫。袁桷。黃潛。虞集。歐陽玄。皆稱慕之。危素爲撰塔銘。有四會語錄。宋濂爲作序贊。著有冷泉聽猿賦。洋洋五百餘言。詳載續修雲林志。鄞萬壽寺住持天淵。靈隱住持可純。皆其入室弟子。天淵名清濟。銘寂後。亦主青山。明洪武四年。召見。勞問甚至。

舊志。鄞縣志。靈隱寺志。雲林寺續志。明林時對重興金峨寺記。

按夢堂名曇噩。慈谿王氏子。世儒業。生而洞爽。幼通經史。祝髮東皋寺。文章古潔。士大夫尊禮之。明洪武四年。詔通三藏。高僧問鬼神情狀。師與楚石琦。行中仁等。應召至。館於天界寺。著書上奏。六年歸寂。壽八十有九。未出家前。嘗學文於金華胡翰。其後烏斯道讀書東皋。又從噩學文。著有梁唐宋高僧傳。楚石名梵琦。象山人。襦襦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因名之爲曇曜。元泰定中。住海寧福臻院。明初徵至京。建法會。親承顧問。賜衣鉢。著有北遊。鳳山。西齋等集。及六會語錄。卒。宋濂撰塔銘。以上俱見象山志。錄之。益見古鼎之爲名山龍象矣。

大千名慧照。永嘉麻氏子。年十五。往依縣之瑞光院了定。從兄照長老良公。知爲法器。

卽薙落爲弟子。踰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首謁晦機熙。晦機名元照。豫章唐氏子。於杭之淨慈。

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解。汗流浹背。時東嶼海以石林鞏逝世。提倡蘇之薦嚴。照杖錫往謁。東嶼知其有夙悟。遂留執侍左右。後主

藏室於郡之萬壽。復應杭之淨慈。溫之江心。分座之招。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集衆誨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悅懌而去。至正十五年乙未。遷主普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照以訟興。在乎辨難。太迫處之以寬柔。絕勿與校。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皆服化。未幾。遷主育王。憫大法陵夷。孜孜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以不食其子。二曰。虛空無向背。何以有南北東西。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三關。最爲峻切。鮮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書偈化滅。僧臘七十。世壽八十五。塔於夢庵之後。有語錄若干卷行世。

舊志。宋據撰塔銘。

明

大基名行丕。鄞人。早得法於左庵良公。掌天童內記。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爲時之名僧。元至正二十四年。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領宣政院事。選丕主天童佛隴寺。洪武初。由佛隴來主普陀。匡衆說法。恢復產業。建清淨境界於寶陀寺之南嶺上。

舊志。宋。濂。佛。隴。寺。記。清。淨。境。亭。銘。德。介。天。童。寺。志。

祖芳名道聯。鄞陸氏子。年十四。禮崑山薦嚴得度。稟戒於鄞之五臺。後出世台之廣孝。遷紫籜。及麻峪。景山。明之普陀。越之能仁。末主淨慈。其主普陀也。人比之爲宋真歇。元孚。中。蜀王賜衲衣鉢。孟。永樂丙戌。徵爲釋教總裁。有拙逸語錄行世。舊志。

淡齋。正德十年住持。其徒大揚州。小揚州。募緣留都十載。鑄鐵瓦二萬。鐵甌一萬。構

殿潮音洞。舊志。

普賢名道誠。徽州人。以戒德聞。歷遊名山。至普陀。師淡齋。參禮甚衆。年七十有三。預報示寂。有偈云。普賢普賢。苦行心堅。卽心是佛。西方目前。清十二世孫通旭。題其像曰。猗歟我祖。祥發梅岑。廣修萬行。名實相應。謂是華嚴長子。卻來補洛中興。謂

是普眼莫覩。狼藉滿地兒孫。燈輝古鼎。棒喝雷鳴。臨行一句。耀古騰今。千流萬派。皆歸海。燦破乾坤。月一輪。塔在龍灣。舊志

本空名圓獻。餘姚人。嘉靖閒。卓錫普陀。精修戒定。悟空五蘊。遐邇嚮化。適遭倭變。朋徒西竄。過歸姚江。玉皇殿。聚徒熏修。隆慶閒。總督劉公。迎回山中。避居西天門。圓通庵。焚修益虔。講誦不倦。遠近聞風者。莫不奉爲金仙尸之祝之。塔在西天門

左。舊志。照機重修宗譜序。

無瑕名明通。本空獻徒。修德勵行。壽登百齡。受徒十人。皆英賢鉅略。增重名山。奇峯。尤其傑出者。別爲傳。塔在達摩峯下。通旭百歲老。祖宗譜序。

真松。嘉靖閒。來自五臺龍樹寺。禮部下郡縣。給札住持。修復寶陀寺。大倡宗風。復興。勝果。舊志。汪銓重修寺記。

一乘名真表。翁洲人。年十二入山祝髮。師明增。及壯誓志興復。重創殿宇。如天王殿。雲會堂等。萬曆六年爲住持。十四年。敕頒藏經到山。并賜金環紫袈裟。詣闕謝恩。

賜延壽寺茶飯香金五十兩。緇衣禪帽各一件而還。性剛直。有戒行。敬禮十方賢  
衲。結庵五十三處。以故名僧皆歸之。大智至山。創建叢林。得表贊揚之力爲多。塔  
在千步沙西資庵前。舊志魯王普陀碑記。

聊城傅光宅贈詩。海山深處有高僧。妙法曾參第一乘。方寸自能清似水。浮雲底  
事愛還憎。

雲峯名真宰。仁和人。萬曆閒。寺燬於火。同寂庵竭力興建。萬曆二十六年爲住持。舊志

居隆普陀寺墓緣疏。

寂庵名如迴。蘭谿人。投真學爲師。長受戒於金山和尙。聽法於萬松法師。歸山閱藏  
諷華嚴者十有三載。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因真宰沒於京。衆舉於郡邑爲住持。值  
敕造。內使絡繹。朝夕拮据公務。三十二年冬。退居東堂。踰年夏。督造至。復授爲住  
持。居東方丈。鼎新山寺。三十五年春。賜紫袈裟一襲。九月二十五日。進謝恩表。十  
月十五日。欽命賜紫。并給禮部札。付授僧錄司右善世而還。周應賓賦詩爲贈。塔

在梅岑庵之左。舊志

普光名真遇。翁洲人。性質樸。值如迴讓住持。衆以其誠。遂共推之。屠玉衡贈詩云。優曇花發定中香。衣裏明珠是密藏。黃葉止啼都不著。悟來本地好風光。舊志

奇峯名真才。秀水人。髫年入道。受法於無瑕老人。賦性溫雅。才德兼備。爲堂頭首領。

善調大衆。吏部蔣公贈額曰。叢林調御。名聞廣著。司府給冠帶爲東方丈住持。姜應麟都諫題像贊云。謂像真耶。本來是空。謂像假耶。儼乎其容。既文既慧。允穆允恭。住持方丈。紫衣是榮。晚年精爽。詩詞益工。澄心而坐。瞑目而終。合山大德。罔不信從。故咸禮其像而尊敬之。曰。者老和尚。海上奇峯塔在龍灣。舊志

遜吾名如讓。嚴州人。敕建寺宇。往返京都。不辭勞苦。萬曆三十七年。奉禮部札。授僧錄司右闡教協理寺事。三十八年告竣。復命賜紫衣一襲。臨海王立程贈詩。有開山初出定。狎海久忘機之句。舊志

三藏名真經。翁洲人。秉性沈默。舉措無苟。督造張公隨。以師禮事之。萬曆三十九年。

衆推舉爲住持。舊志

萬容名如欽。鄞人。爲寺監。寺心意巧妙。時遇敕建殿宇。經畫合宜。殫力忘倦。寺成辭

事習靜。衆服其功。推舉住持。舊志

昱光名如曜。定海人。智勇才略。時莫能及。刺血書經。上書闕廷。請敕建寺宇。上賜帑

金。御製碑文。金欄紫袿。裘悉遜之。萬曆四十年爲住持。永平王渾然有秋日送昱

光還南海詩。塔在白象庵左。舊志。陳繼儒妙莊嚴路記。

朗徹名性珠。天啓崇禎閒人。昱光徒。苦行能文。修妙莊嚴路。綿互五里。閱四載而成。

著有剖璞語集行世。舊志。蓋其昌修路記。

文玉名寂美。鄞人。戒行端嚴。日課法華。前後住持十三年。一山推重焉。舊志

清

貫介名照中。順治初。海氛未靖。羣議遷僧。中白當事力求止之。衆得安堵。舊志。引白華小志。

道衡名普周。崇明人。康熙二十五年住持。建上廚房三間。舊志。禪德。孫文成法華樓記。

公闡名通亮。定海人。天機堂僧。天機孫。堂廢。亮重建之。時植內徙。十餘年。亮居此山。

麋鹿為羣。宴然自得。後復為寺住持。總戎黃大來。每推重焉。舊志。梵刹。天機堂下。

通元名照機。鄞人。明萬曆閒。梅檀庵僧。如方四世孫。幼慧而寂。不喜經心塵務。年十

七。從師卓錫於普陀之梅檀庵。戒修嚴遠。行業精勤。遠近嚮往之。康熙初。僧俗內

徙。自普陀至慈谿。建復壽峯先覺寺。慈谿縣志。壽峯寺。宋開慶元年。僧拙庵建。名先覺寺。康熙十一年。僧照機。自普陀居此。漸

復舊觀。二十六年重建。仍署曰先覺。四十二年。僧珂。月奏請。御書壽峯額賜之。是壽峯先覺實一寺也。婁縣周志伊贈詩。有自言舊

院今無主。不道東林可少公之句。及海禁弛。還普陀。二十七年。為普陀統轄住持。

銳志興建。至年八十餘。退居梅檀。調琴以適性。歌詩以醒世。天然一完人也。著有

詩集及宗譜。其支屬在本山者。如通旭之中興普陀。散居者。如大曉之重興常州。

天寧寺。鎮江金山寺。皆有聲。塔在梅檀庵後山。舊志。精藍梅檀庵。范焯珂月傳。及詩序。與重建先覺寺記。採訪。

潮音名通旭。號岳霞。為天童密祖四世法裔。松江華亭俞氏子。祖籍新安。童時遇食。

每以手擊木作柳聲。里人詢之。曰。吾集衆以會食耳。父母驗其非凡。乃送歸普陀。

雍染於梅檀林。稟具戒於白龍慧鏡。徧參海內名席。隨侍嘯堂寒泉二老。悉入堂  
奧。當機不讓。旋受天台萬年無礙徹老人囑。始開法於慈谿壽峯。姚江聖壽。康熙  
二十九年庚午。海禁既弛。帝駕南巡。特賜普陀白金千兩。重興佛殿。時任事者難  
其人。旭以省祖來山。定海總兵藍理。自雲中移鎮。爲國進香。慨無主席。合山緇素  
競以旭對。理一見奇之。卽請主普濟。山前忽有五鹿拱立。若聽法狀。大衆異之。爲  
法運之祥。理交賜金。請上堂。云。二十年前。要津把斷。不通凡聖。所以紺宇華宮。化  
作頽垣廢址。蓮臺獅座。鞠爲茂草荒榛。聖僧打失鼻孔。金剛碎作微塵。彌勒開張  
大口。笑他廿四圓通。全沒巴鼻。惟有烏芻瑟摩。卻較些子。倒騎佛殿。走出山門。二  
十年後。八字打開。直得青蓮呈瑞。古柏重榮。於百草頭上。現瓊樓玉殿。革故鼎新。  
光揚佛日。且道承誰恩力。寰中天子。頒綸敕。閩外將軍。有佛心。圓通大殿。升梁上  
堂。云。建大功。立大業。當知乘願再來。展大機。發大用。須具通天作略。普陀山寺。屢  
朝敕賜。昭列祖之休光。盛世恩榮。荷人天之共懽。謾謂滄桑變異。聿然輪奐如期。

聖主恩隆。賜帑金而興建。人臣願洽。捐囊橐以欽從。續燄聯燈。更藉名山龍象。肇擎天駕海。還憑福地棟梁材。若非繩墨芳規。曷作古今榜樣。有時轉功就位。有時借位明功。有時功位齊彰。今則九仞之功既竣。三多之祝恆申。祇如萬人頭上特尊一句。又作麼生。端居自在雲霄上。誰不傾心仰面看。大士誕辰說戒上堂云。日日香花夜夜燈。春山潑黛雨還晴。戒珠朗潤人人得。便是觀音今日生。結制上堂云。鳳不知美。梟不知惡。時至理彰。無勞穿鑿。莫莫祥麟。祇有一隻角。解七晚參云。七日前。卽心卽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七日後。卽心卽佛也。不是。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何以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欽差喇嘛到山示衆云。趙州不下禪牀。東林不過虎溪。風高千古。昨日命使來山。爲甚麼長老走出山門。老僧爲人無意致。世情隨順。是菩提。中秋應祖印之請。示衆云。寒山曾有言。吾心如秋月。普陀今指出。卻值箇時節。山谷重相招。木樨香更徹。如得者箇時節。古今不離當念。自他不隔毫端。便知晦堂老漢落處。亦知普陀不起於座。已赴來機。無庸腕力。高提祖印。其或未然。

山僧重爲下箇註腳。以拂子作圓相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嘗謂大法之壞不在四衆而在狂禪。多遊族姓。修飾竿牘。務爲求名。而中茫焉無所了。吾之所不敢出也。其爲人體弱。性恬退。恂恂若訥。同學輩喜與之交。而敬畏之。凡所經營。必使堅固垂久。十稔之內。百廢俱興。近革八十餘年之陋習。遠紹四十二祖之芳猷。德業聞望。煥然中興。弘機偉辯。視衆如已。類元之孚。中信。而住院遭時。亦若合符節。建息耒院於金剛窟。謝事後。卽寄息於此。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冬。寂世壽五十。僧臘三十四。塔在息耒院外。衣鉢塔。在普賢塔後。有語錄。隨錄。普陀列祖錄。百歲老祖宗譜等書行世。法嗣明。志。明。果。心。明。別。有。傳。其。辦。理。欽。工。之。有。功。者。爲。監。寺。通。玄。號。靈。一。古。董。人。領。衆。辦。事。不。避。險。難。後。投。老。於。善。慶。堂。屏。絕。外。緣。有。身。雖。未。到。華。臺。上。先。送。心。歸。極。樂。天。之。句。知。事。心。慧。善。知。衆。務。人。多。推。之。副。寺。廣。信。慈。和。悅。衆。取。與。分。明。當。時。嘉。其。敦。素。以。爲。有。古。寶。壽。風。裴志法統梵刹精藍范焯珂月傳王鴻緒

中興普濟寺記釋本查湖  
音塔銘雍正寧波府志。

按裘志於古心傳云。康熙戊寅冬。旭公示寂。本畫塔銘亦云。戊寅冬十一月。示微疾。辭衆。則其寂於是年無疑。惜裘志漏載於本傳。而雍正府志則云。康熙三十八年。聖駕再巡。復頒賜帑金千兩。旭謝恩。至杭。蒙賜御書寺額。方丈。潮音洞等額。寵賚稠疊。此係其徒古心事。訛作潮音者。府志旭字。當作忘字。

古心名明忘。松江上海陸氏子。首謁金壇兀庵。發明心要。得法於普陀潮音。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冬。潮音示寂。總戎藍理暨合山耆宿。請忘繼席。上堂云。大道絕中邊。了無去來之迹。至真離向背。那有僧俗之分。所以藍大護法。不忘靈山付囑。輔我先師。轉大法輪於瓦礫場中。土塊皆作獅子吼。建寶王刹於荆榛叢裏。樗材盡作栴檀香。十年以來。百廢俱興。四海英賢。悉皆有賴。不幸先師歸寂。衆舉繼主此席。忘上座。到者裏。事不獲已。祇得脫珍御服。披垢膩衣。和光同塵。灰頭土面。雖然如是。凡所施爲。但遵舊則。何故聲不見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踰年三月。翠華南巡。忘至武林。迎駕請額。御書普濟禪寺額。皓月禪心四字。并賜帑金。回山。

率衆謝恩。上堂。舉天童忝祖道。靈山密旨。千聖同宣。少室真宗。萬靈共證。其奈依稀越國者多。彷彿揚州者衆。正如入京朝帝主。纔到潼關卽便歸。所以不睹廣大門風。焉知威德自在。乃云。天童老人。恁麼道。未免釘椿搖櫓。今日普陀則不然。無論京師潼關。揚州越國。祇要鬧市裏。識得天子。親見一回。自然千眼頓開。明如杲日。一念無私。廓若太虛。拈一機。則千機萬機齊赴。說一句。則千句萬句流通。直得堯風蕩蕩。舜日熙熙。野老謳吟。漁樵歌舞。四海清寧。萬民樂業。祇如林下道人。受此天恩。且作麼生報答。以拂子打圓相云。但將日月爲天眼。願見黃河百度清。寂後塔於西天門上。志

自修。名明果。號砥石。江西臨川李氏子。年二十七。禮贛州寶華拈松害和尚。脫白受具。依止七年。發明心要。歷參名宿。後得法於普陀潮音。康熙四十年辛巳。止足中峯精舍。受當道護法。合山耆宿之請。繼席普濟。上堂云。世尊掩室摩竭。達摩面壁少林。未免龍潛止水。鶴立枯松。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又是無風起浪。好

肉剗瘡。正眼看來。各各好與三十拄杖。衆中儻有箇旁不甘底出來道。新長老具箇甚麼眼。敢開恁般大口。但向他道。自從踏破毘盧頂。諸佛從教立下風。復舉先寶壽。囑三聖。請後寶壽開堂。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修云。三聖推出一僧。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寶壽便打。知恩始解報恩。先師嘗囑院主珂兄大師。請果上座開堂。今朝果遂先師之願。卽今珂兄若還推出僧來。果上座亦與他一棒。非但開者僧眼。亦能開一切人眼去在。彼此一棒。因甚優劣如此。良久。喝一喝云。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定海總兵施大護法。邑侯繆護法。到山啓建祝聖道場。上堂。舉密庵傑祖上堂祝聖云。諸佛不說說。祖師不聞聞。留下一轉語。千古鎮乾坤。普陀今日則不然。諸佛親說說。祖師親聞聞。相傳一轉語。千古播乾坤。且道是那轉語。恭身合掌云。皇圖齊北極。聖壽等南山。小參。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百丈纔舉黃檗。不覺吐舌。臨濟問佛法大意。黃檗連施三頓。

痛棒。看他父子公孫。遞代相承。誠可謂梅檀圍繞。梅檀樹獅子。還生獅子兒。仔細檢點將來。猶未免撫垂赤子。提獎嬰兒之意。若是普陀則不然。直饒嫌佛不作。嫌法不說。底到來。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況棒頭取證。喝下承當者哉。且道普陀有甚奇特。恁般孤峻。喝一喝云。門前海闊千層浪。屋後山高萬疊峯。裴志

釋堂名心明。字珂月。明州邵氏子。母王方二氏。夢白衣姥抱嬰兒入室而孕。七歲就外傳。喜繪大士像供之。聞人誦梵典。輒能暗誦。母私異之。年十三。爲聘王氏女。明卻之。遂棄家之洛伽山。投梅檀林。禮潮音爲師。閱四年。海氛不靖。徙僧內地。邵氏控諸官。督令歸宗。潮音亦以絕似。續爲不孝。必返居。未踰年。母卒。其叔爲瘈狗所傷斃。明猛然念身世無常。宿志加厲。仍依其師於壽峯。出其羸。助師創葺先覺聖壽二寺。終已不悔。方其住先覺時。壞壁破瓢。風燈雨磬。岑寂不堪。明才大志沈鬱。鬱無所試。則其思返故土。興梵刹。利人天。夜必焚香密禱。未幾海禁果弛。康熙二十七年。其師祖通元爲普陀寺統轄住持。明佐之。百廢俱舉。普陀自開山後。或禪

或律屢廢屢復。甚而糜爵披紫。梵行益弛。明與其師。心竊傷之。二十九年。元戎藍公始納其言。易律爲禪。亟請潮音主席。大振玄風。俾宋真歇元孚。中法燈重朗。其閒殫精竭力。左提右挈。皆明之力也。嘗治事往來郡邑。過橫水洋。颶風大作。舟覆而溺。若有拯之者。得達於岸而蘇。其犯難嘗險多此類。三十七年戊寅冬。潮音示寂。合山重其能。舉明主席。明固遜其法。兄古心而急公任事。不怠不倦如初。爲人剛外毅中。不阿不苟。喜施而廉取。不苟安。不中輟。少時讀書。略解大意。及受囑。梵典直抉指歸。其事潮音殫忠盡瘁。措拄門戶。堵禦外侮。臨權達變。以智以勇。不知者。以躅率蠱豪目之。孰意其大節巉然。大功偉然如此也。年六十。虞山巖處惇榜眼。爲作壽言。八十時。四明史在甲翰苑。又作序壽之。寂後塔於烟霞館側。徒震六中贊。別爲傳。軾庵深竹二人。偉矣法門龍象。胸中包絡古今。歷盡苑枯。譽訥向背。炎涼之態。不以情隨事遷。文中祭酒。世外名賢。可謂有是師。則有是弟矣。范煥珂月小傳。

嚴處惇釋堂六十壽序。

震六名源法。姓周氏。原籍旌德。後居湖州苕溪。慧根宿植。法相時形。幼時卽有離塵超世之志。年十九。航海至普陀。潮音一見。知爲法器。命從釋堂。薙度。先令習儒書。經傳諸子。皆通其義。作詩文。頃刻立就。受具古心。忘脫空定息。發明心要。後謁金粟碧霞老人。悉入堂奧。旋還普陀。以師命開法於慈谿壽峯。遠近聽法。梵俗皈依。釋堂入都。叩祝無不挈之偕行。同覲天顏。錄詩進呈。賜飯賜衣。可謂榮矣。康熙五十八年夏。王普濟法席寂。後塔於寺後嶺前。秦志法統

中贊名源正。號天庵。湖廣衡陽蕭氏子。母羅氏。夜夢一老嫗。手提魚籃入門。便遺一鯉。覺而有孕。幼歲啼哭不常。聞金玉聲卽止。屢爲推算。皆言壽數有虧。母含忍。送入杉福寺。禮信先。薙染。學習應法。年二十二。心有所感。忽起參方之念。乃往德山禮賓日。稟具後。從講席習律。參通雲。頻吉諸善知識。發明心要。於是徧遊湖海。後得法於普陀釋堂和尚。經二十餘年。已居半座。雍正七年己酉夏。受當道護法。合山耆宿公請。繼席寂。後塔於龍沙庵上。秦志法統

鑑堂名德鏡。姓劉氏。山陽人。嗣法焦山僧古樵智先。繼破闇淨燈。主席焦山。

吳雲焦山志參

後住持表。

夢蘭名源善。初名本善。字克勤。奉化鄔氏子。世以淳儒稱。賦性真實。不嗜浮飾。少時喜隨祖母入寺禮佛。及長。父母爲之擇聘。善若有不豫色。然年十九。忽丁外艱。繼喪未婚偶。乃泣然告母曰。有兄有弟。他日自能承宗祧。繼書香。供甘旨。夫何以塵勞事拘縛小子耶。遂決志出家。尋往慈谿壽峯寺。禮士美。薙染。美爲普陀釋堂之從孫。踰年。攜善至海上省祖。釋堂一見。便問曰。爾既爲僧。將何所求。善曰。小子纔入此門。意尙未淨。敢有他求耶。釋堂奇之。旋命受戒。經十二寒暑。自侍者。用爲監院。不辭勞瘁。恆毅之心。無與比者。釋堂十次進都。六番陛見。賜紫免賦。輔贊之力爲多。一日閒暇。釋堂問。終年碌碌。已躬下事。畢竟作麼。善厲聲曰。著甚死急。釋堂曰。將謂是個死漢。善於言下有省。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春。

秦志說作雍正七年己酉。按釋堂退院。乃震六

住持。正康熙五十八年事。考之震六傳自明雍正七年己酉。乃震六退院。中贊繼席。秦志之說。今爲改正。釋堂將謝院事。預命入室。授以

衣拂。仍使照常輔弼祖山。欲令增廣識見。雍正九年辛亥。寺荷特旨重興。工程浩大。且監督暨在工人員。幾窘措處。善爲之分條析縷。籌畫井井。如熟語然。乾隆十二年丁卯。同門先後繼普濟席者。已各退隱。當事合山公請繼席。開堂日。縑素雲趨。儼若靈山一會。十六年辛未春。帝駕初次南巡。當事行文徵善。接駕於武林鳳山之南陳公橋。上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明日帶領西湖引見。奏對稱旨。遂賜衣袍珍物。可謂榮矣。十八年癸酉夏。憶古人急流勇退之誠。將院務命上首青雷接住。囑東洲輔佐。從此夏往泰清。冬歸海上。日與樵牧較論晴雨。以樂餘年。二十七年壬午夏。偶違和預知時至。舊交縑素各致札預別。至七月二十五日。索沐焚香。說偈告終。龕停泰清丈室。世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七。戒臘五十有六。塔在積善庵側。青雷東洲皆其高足。有青出於藍。祥麟一角之譽焉。秦志莊繪潤撰克勤行述。

雲中龍華亭俞氏子。幼入普陀梅檀庵。薙染於具山。得法於鑑堂。及壯參訪海內名席。發明宗旨。乾隆四十三年。衆推爲普濟寺住持。是時禪堂僧衆乏食。龍將本庵

所置沈家門教場底及司灣二處田計四十畝入寺以充齋糧嗣又紹天童之祖

席塔在息未院芙蓉灣

秦志  
法統

承德名維賢四明陳氏子自幼入白華庵剃度負性樸直無文遠離塵垢誦經禮佛無閒晨昏嘉慶九年五月終境公示寂於丈室僧衆以賢監寺時智力兼備調度有方遂舉繼席普濟次年冬衛教堂香燈弗戒於火延燒千人樓鐘樓洪鐘亦遭鎔化當是時衆皆惶然賢獨矢志重新於十一年春辭衆至武林先募銅鐘得鄞邑王公宸標俯許倡捐於是衆緣輻輳擇吉鎔鑄成功蒲牢振響以海航載至寺內後念鐘雖成而樓尙廢兼之齋堂梵宇所在興葺維艱乃懇其法叔靜悟代任院務入閩募辦杉木三易寒暑而旋始將灰燼之區建造完竣十三年戊辰夏退院於師子林復營丈室額曰片雲其寄託亦深遠矣塔在白象庵峯下

秦志承  
德記

融通名能圓別號貫三定海林氏子髫齡入承恩堂雍染於谷馨得法於懷中兢兢恪守不敢荒怠自幼已見重於人矣承恩堂自克勤創建茅茨後其徒相繼興葺

規模始宏。復置朱家尖香蓮隄。大水潭田。小瀾田。以供香積。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其得法師懷中。主席普濟。剃師谷馨爲監院。以緇流浩繁。兼之頻遭歲歉。費用不敷。米珠薪桂。襄理維艱。不得已。將大水潭小瀾兩處之田。變價以償寺中逋欠。而承恩反無恆產。此其師先爲公忘私之義也。至嘉慶十七年壬申。圓憫之。出已資贖歸。使僧徒不致乏食。未幾。圓爲普濟住持。又將所贖田以給寺支。前以承恩爲公。而不吝己財。後以普濟爲公。而暫移庵產。主席三載。得免掣肘。退居後。擬所贖祖產歸庵。以了初願。卒因告寂而罷。塔在園房內。秦志。釋能。撰。融。通記。

月中桂。道光二年壬午。改造普濟寺禪堂。及天字樓。煥然一新。又於朱家尖大乘庵。

重建置產。山中皆稱述焉。

秦志法統

鴻崑名能。崑別號巖雲。松亭顧氏子。自幼入山。薙染於普濟監院谷馨。受法於師祖。住持泰清德安和尚。負性穎悟。持躬溫雅。於儒氏經籍。無所不窺。工詩文。兼善臨池。作擘窠大字。爲一山之書記。咸以先生呼之。在寺三十年。志行苦卓。教法流通。

已居半座。積有餘資。念本堂承恩。自克勤創建後。未加丹堊。乃於道光五年乙酉。爲普濟住持時。重加修葺。復慮僧徒乏食。置朱家尖香蓮隄。土名清一堂。中隴田五十畝。以充香積。十九年己亥。又撥自置朱家尖白沙港田地山場一隄。助給普濟。朱家尖小洞隄田地六十畝。助入普濟中。無恆產之分房各庵。西荷花池墳頭山一則。助入法雨田二十畝。助給慧濟寺。添補齋糧。以其餘力。傾助嬰堂。是以儒心而行佛法者矣。普濟舊有志板。藏於衛教堂。嘉慶十年冬。東廊燬於火。板亦燼。是書成於康熙四十四年。至是百有餘載。崑恐寺中文獻無徵。以重鰲山志爲己任。考證廢興。網羅散佚。未敢一日懈。道光十一年辛卯。會定海縣署幕賓秦耀曾。來山禮佛。囑爲修輯。將事蹟可入志者。函寄署中。俾之刪訂成書。卽今所行秦修普陀山志是也。十四年甲午。知縣事王鼎勳。贈淨域檀那額。己亥。知縣事陳殿階。贈清心皓月額。秦耀曾撰鴻崑傳。及秦志初印本。定智果。江蘇無錫人。出家天童寺。道光九年。公舉爲普濟寺住持。二十三年。主席佛

頂慧濟。退院後。隱居茅廬。靜念彌陀。冀登道岸。嘗爲定海城隍廟主僧。與廳同知

徐蘭畦最契合。寂後。塔於城北普慈寺之左。

金壇王希程。湖寄軒詩存探訪。

慧源。名嗣銑。江蘇華亭夏氏子。世業儒。年十二。侍母鄭氏。行香普陀。愛山水之勝。清規之肅。不願還鄉。遂投洪筏。房餘慶公出家。厥後進具足戒於普濟寺。受記。蒞於定智尊宿。行履樸實。不事緣飾。而孜孜禮誦。日有限課。如是者十有餘年。旣而精研律部。導引初進。道化遂大行。光緒六年庚辰春。應天童之請。主席弘法寺。期滿回山。建丈室三楹。禮佛誦修。暇作詩文以自娛。十七年辛卯。爲普濟寺住持。募資築衆香塘。甲午。退歸舊隱。戊戌。春染病。臨寂時。訓誨合庵子孫。末後說偈云。這箇皮囊臭。在世終非久。一句彌陀佛。直向西方走。偈畢。趺坐而逝。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六。塔在後山洪涼亭上。徒潤濤。浙江嘉善人。任金山江天寺監院有年。爲揚州高旻寺。置衣單田畝。杭州海粟庵開山。崇光寺住持。示寂於海粟庵。世壽六十有七。塔建西湖六通寺旁。

天童續志探訪。

堃寶名悟圓。浙江仁和縣人。年七歲。入普陀祝髮。禮宗茂爲師。得法於定智。光緒二十年甲午。推爲普濟寺住持。勤勞自勵。凡應改革者。無不兢兢業業。以底於成。修葺齋樓。及鐘鼓樓。藏經閣等。并助朱家尖田三十畝。退院後。重興廣福庵。隱居於此。晨夕誦華嚴經。寂於民國四年乙卯。世壽六十有五。建塔於白華山麓。深訪

廣學名寬量。江蘇丹陽裴氏子。年二十詣普陀。禮淨守爲師。受具後。閉關潮音洞。禮佛誦經。夕不安寢者凡九年。光緒壬辰。赴呂宋募緣。得數萬金。回重修殿宇。宣統元年。爲普濟寺住持。諸多修葺。復出銀幣三千元。助設化雨學校。值民國肇興。寺中香火寥落。虧耗甚鉅。退院後。又往外國募化。至安南坑鳴地方。不服水土。未及數月成疾。越夕西逝。次年從僕攜資。至其地齋骨。而回。建塔於白蓮臺殿後。探訪

了餘名廣導。浙江餘姚人。賦性倜儻。輕財好義。父開商店。父死。導經理之。不二年。折閱乃厭世。欲出家。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遂託其母於尼庵。以家業爲養贍。導則至普陀錫麟堂。求其師爲剃度。其師向與之熟。不肯爲剃。卽以刀砍去左手中指一

節始允。是爲光緒十四年。次年受具戒於普濟寺。此後聽講者二三次。以師逝世。庵無人理。未能長預講期爲憾。性好周急。熱心公益。故叢林多以導爲監院。實未常住其中。不過代爲募緣津貼而已。清末各處開學堂。普陀亦開學堂。其周旋施設。唯導之功爲多。民國元年。普陀免糧地。盡行陞糧。有奸民擬任普陀山中某處錢糧者。導致書天津陳錫周居士。錫周挽鈕元伯。求中央政府出示。普陀本山爲大士道場。不須陞糧。遂止。民國三年。導以山上僧俗數千。香期來往更多幾倍。若有病苦。無醫院以養。殊失大士慈悲之意。乃以己之其祥篷改造。開拓地基。修建屋宇。用洋五千餘圓。本山並助二千餘元。隨即開辦。寧波海關。前清普陀買貨。皆免出稅。民國來。導託陳錫周居士。致書中央政府。海關得以仍舊。民國四年。公舉爲普濟寺住持。以寺中無開敞客屋。凡貴官巨紳來山者。多住法雨寺。往來不便。因創建五大開客廳。名功績堂。地基皆前砌後鑿。以取平者。其傍又建六開樓房。以爲官客之侍從所居。從此官長巨紳多住普濟矣。民國八年。政府擬遷德

僑於普陀。導復祈陳錫周疏通政府遂止。至次年各國始講和。是年退居。以養晦本庵。修持淨業。十二年冬。養病於上海。至十三年正月初二逝世。世壽六十一歲。塔於後山。卽宋真歇最初結茅之故址也。初有病。以鄭雪堂在上海。故往上海寄居報本堂下院。雪堂常往醫治。稍見效。元旦雪堂又去。欲診脈。導曰無須。吾明日去矣。果於次日西逝。雪堂與導爲莫逆交。因錄其落落大者寄來。其敘述如左。探訪

二法雨住持 共十九傳

明

大智名真融。楚之麻城人。年十五。投邑之定慧寺。薙染。侍師數年。抵建康。依牛首山嘉靖戊申。居燕京崇國寺。越數月。至萬壽山。受具戒。已入五臺。禁步五年。甲寅。往伏牛山。煉磨三年。持行益苦。丁巳。還楚。寓龍華寺。轉經。踰年入蜀。住峨眉山頂。禁步一十二年。建藏經閣於淨土庵。萬曆二年甲戌。又止蜀北。鑿華山。創金蓮庵。俾朝山者有所止息。八年庚辰。渡海抵小白華。叩禮金容。自謂託迹寶陀。舖糜吃菜。

了此生矣。乃結茅於光熙峯下。額曰海潮庵。

即今之法雨寺

漸建殿宇。廣開招待。郡守吳

安國。改額曰海潮寺。維時禪教中衰。融持戒精嚴。與雲棲。憨山。紫柏。諸老同時傑出。而實行偉功尤稱盛。其於佛氏之教。少而習焉。長而悟焉。老而篤焉。而於苦空無著之旨。非惟知之。亦允蹈之。壬辰五月三日。跌坐而逝。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四。建塔於寺西。嶮雪浪山之麓。其侍者曰性賢。字樂庵。四川富順人。諳練僧務。曾爲寺都管。徒如壽。別爲傳。

舊志。鳳提居士撰。大智傳。

性統智祖殘碑重現記曰。普陀法雨寺。創自大智祖師。當其示寂之日。告衆曰。茲地乃大士現靈之所。老僧開此道場。莊嚴香火。以事方肇造。未能極盡規模。今已矣。待百年後。再來重興耳。汝等記之。厥後興廢不一。康熙甲寅。海氛大作。徙僧內地。梵宮琳宇。變爲鹿豕之場。歷十稔。海宇清宴。大弛海禁。僧徒漸歸。二十六年。和碩裕親王。復施戒衣到山。蓋朝廷暨親王。皆知普陀爲大士道場。初不知有兩寺。故凡頒賜之及。不指稱往某寺某寺也。是時普濟寺。尙仍故明舊例。三方丈。各住

長老一人無專主其事者。內府之頒到郡。必由地方官長主持董率。丁卯四月。余承乏寺事。至之日。荆榛滿目。瓦礫成邱。闢治三日。始有徑可達。故寺址西北隅。朽屋數楹。明益公守之。皆取道旁出入。方丈遺像在焉。儼然無恙。余瞻禮之。明公遂述智祖遺言。謂今將百年。而和尙復來。重興之願。其可卜矣。余唯唯不敢當。及徵師泥洹年月。明公則以久遠失稽對。辛未三月春一日。將暮。攜近侍一人。信步緣山麓。潛詣祖塔。經行數匝。跌坐少憩。面對塔幢。忽見苔封破處。若有字畫痕。命侍者磨去苔蘚。得字三十一行。第一行。署曰大智融禪師塔銘。余喜曰。塔銘在是。寂期可考矣。但其中字畫半存半滅。磨第十三行中有曰。萬曆甲戌遊蜀鑿華。第十七行中有曰。庚寅泛南海。第二十三行首有曰。五月三日午時。跌坐而逝。餘二十二行。沒者過半。年復不可考。又磨二十六行中有曰。越明年癸巳。皇太后復命吳某等。奏請金幣香旛供殿。兼爲建塔等語。明年癸巳。始建塔。然則示寂在壬辰五月無疑矣。獨庚寅泛南海。壬辰卽示寂。首尾不滿三年。建業何能如是其速。疑寅

字當係辰字。由庚辰至壬辰十有三年。庶幾近之。後得山志考師行實。入山之年。果係庚辰。示寂之期。確乎不爽。於是又從萬曆壬辰。數至康熙辛未。恰合百年。乃爲帖徧給師之法眷。屆五月。羣集先覺堂。爲師展百年之祭。惟明公往闔募木未歸。至七月。得大將軍施公巨艦。載木千章。浮海而至。亟命鳩工。至十二月而殿成。重興之期。果符師旨。抑余何人。敢當再來耶。爲記於左。以告來者。志

按釋明智神鐘復歸記云。大智臨寂曰。寺後當火。俟天然茶毘後。卽移吾像他徙。後寺果以天然茶毘次日燬。又曰。百年後吾當再來重興。迨康熙己巳。發帑重修。恰符百年。以此知大智爲能前知。

天然名如壽。河南永城桑氏子。幼業儒。長投大智難度。大智歷創淨土金蓮。及普陀海潮。多壽之力焉。萬曆壬辰。繼大智主海潮。戒行精卓。繙白景從。增建殿堂。規模壯麗。謝事後。退居禪那庵。壬子八月示寂。按壬子係萬曆四十年。世壽七十五。僧臘四十五。塔在禪那庵側。舊志

按陳瑋志。誤合杭州僧天然爲一人。可謂不識好歹。只知湊集。許志辨之甚明。寶蓮。名如光。杭州仁和人。萬曆三十三年爲住持。行業昭著。善信歸心。三十五年。御

馬監太監黨禮。請於朝。敕賜鎮海寺額。

即舊海潮

隨賜北藏南藏經各一藏。護藏敕一

道。詣闕謝恩。奏對稱旨。賜紫衣一襲。給禮部札。付授僧錄司右覺義。塔建於千步

沙。

舊志

寂住。爲鎮海寺住持。崇禎二年。建梵音洞庵。爲退居之所。

舊志

文元。秀。四川成都人。崇禎十三年。爲鎮海寺住持。十六年。大殿燬於火。尋退居潮音

庵。清順治二年。寂。塔建伏龍山後。

舊志

清

明如德。蘇州人。順治三年。爲鎮海寺住持。於圓通殿舊址。重建小殿五間。以供大士。

前建伽藍小殿五間。塔在千步沙。

許志

明益。名普容。鄞縣人。康熙二十三年。爲住持。海禁初弛。荆榛彌谷。容除荒結宇。至二

十六年春讓同門自求福居焉。未幾縉紳屠公芝巖言於當事復延容。容卽請別庵統主席。已則孤身入閩。三年募杉木千餘歸。建圓通大殿。別庵卽治餘木。建精舍數楹。爲容退居。供以四事。俾終老焉。寂後復爲建宰塔於開山塔之旁。別庵題其像曰。世出世間孰爲可傳。爾熾爾昌。培在心田。繼前賢廣大之業。且勤且恪。創後代久遠之模。其慎其艱。視方來爲一體。以儉作惠。待嫡裔無二心。施慈以嚴。行志行意。古有芳規。善始善終。今已宴安。望容蒼而髮白。誠形直而影端。徒無諍名。通智。鄞縣人。容領住持時。智效力協理。及別庵中興。授職都管。克盡厥心。後息勞

於彌陀庵。

新志

別庵。名性統。蜀高梁龍氏子。母李氏。將誕。父明字夢白。龍浮江。衛一童子入懷而生。年十二。將謀脫白。時總戎李公在座。問之曰。做官好。做和尚好。應曰。和尚好。乃送之高峯。投三山。薙染。二十二受具。蒙印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繼席高峯。丙寅。抵天童。次年受提督陳贊伯。兵科屠芝巖。舊住明益等請住持普陀法雨寺。至之日。

荆榛滿目。瓦礫成邱。統薙草結茅。持律說戒。四來雲集。鉗錘綿密。二十八年。已已。賜帑建造。統經理惟謹。殿堂寮舍。規模式廓。帑金至山上堂。問。敲鐘播鼓。衆雲集。祝聖一句。請師宣云。無爲尊北極。萬邦拱紫宸。問。無位真人。壽量多少。云。萬年松。在祝融峯。問。皇恩賜帑。重興普陀。是何心行。云。皇天無私露。幽谷盡含春。堯天永戴。舜日長明。一人有慶。萬國咸寧。恩給內帑。爲膏爲霖。誰居化外。敢臥雲深。擔拄杖。作舞勢。祝云。分付鳳凰池上客。大家齊賀太平春。欽頒御書金剛經。至上堂。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雖是皆不可得。舉起經云。者法王大寶。卻在佛心。天子筆尖頭上。放光動地。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象教因之崇隆。正脈從此流通。天人羣生類。咸承此恩力。頌云。心宗般若著金經。黃卷何妨御汗侵。一滴九重恩降也。從教千古鎮山林。改鎮海額爲法雨。救黃到上堂。云。堯風浩蕩。舜日熙和。普天荷覆燾之恩。率土感持載之德。曆承帝統。功蓋百王。靈具佛心。慧超千聖。此是我當今皇上。至誠盡性。可與參天地處。若夫垂恩泉石。建大伽藍。賜

額山林光昭異數。直使三千大千普散天花。他方此方廣施法雨。大衆還見麼。展  
救黃云。宸翰天章來帝闕。河山壯麗萬斯年。小參云。虛空戴角。鐘鼓生耳。山頭浪  
湧。海底塵起。三腳驢子弄蹄行。隻眼波斯覷不及。賴得明州布袋。寬著肚皮。笑破  
了口。順也由你。逆也由你。東西兩堂解七小參云。東邊東閣。西邊西閣。只有中心  
樹子。未曾輕易動著。卓拄杖云。拄杖子。爲諸人宣出了也。還有當機薦取者麼。乃  
云。東邊有。西邊有。緊捏拳。長伸手。放開一綫。卻如何。短姑道頭。一帶石砌。起自大  
梁貞明二年。前十丈。後十丈。總計一千零二十尺。在山一半。入水一半。復卓一卓。  
統自己已。已辦理欽工後。翠華巡幸。迎駕奏對。及進京祝釐。召見者八。進詩者九。敷  
陳稱旨。凡所啓請。無不俞允。賜翰賜紫。佛地重光。爲從古寵眷所未有。其閒雖應  
仁和之永壽。錢塘之聖因。餘杭之徑山。無錫之慈雲。諸請。不過分化兼攝。未嘗久  
離此山也。其精修卓論。高步海隅。爲人廓達有擔當。與人交。真誠剴摯。法雨自大  
智開創。如光再造以後。滄桑灰燼。至統首創殿樓。改萬曆來百年第。習講律之傳。

爲禪宗大乘之學。故於茲寺爲中興。於禪宗爲開法第一祖。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朔涅槃。世壽五十有七。僧臘四十有五。塔於本寺蓮花峯下之右。著有續燈正統。祖師正宗道影。高峯宗旨纂要錄。梅岑集。徑山錄等書行世。繹其著述演說。大約通旭。蘊藉中卻迅捷。性統穩實中更爽駿。殆亦法門游夏。各抱具體之長者歟。普陀恆規。凡爲住持。及有名德僧。皆立公堂。爲後人遺念。統之舊公堂。過於淡薄。光緒十八年。法裔戒文開如等。糾集十餘股。共築朱家尖衆香塘田百畝。起立新公堂。輪流薦獻。其道行之足。以起觀感。而垂後昆者。如此。法嗣洞徹。翠厓。玉峯。見虹。樂道。在瑤。文樵。玉峯。洞徹。見虹。樂道。別有傳。文樵。名空體。徽州人。任爲首座。住寺多年。歷練舊務。耆壽積勞。衆多推之。在瑤。璣。爲寺監院。襄理有功。後退處伴山庵。以息勞。法嗣明智。別爲傳。波

波許泰三志。雍正寧。波。府志。嚴會。樂語錄。錄序。

玉峯。名空懷。徽州江氏子。自幼志切修淨。稍長。就江西白雲寺落髮。後至普陀。從別庵受法。深契玄宗。別庵嘗以偈贈。有西乾東土無相付。一滴親傳任舉揚之句。任

以首座。及別庵寂。遺命守龕。別庵遺本到京。奉旨出龕。後將方丈交與遺本內徒弟。時列六人。懷以序長。遂於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二月。爲法雨住持。宣揚提倡。一以闡發師旨。梵俗俱歸禮焉。許志

洞徹。名空明。湖廣麻城人。薙髮於河南蓮康山。聞法於普陀別庵和尚。默然靜會。獨有心得。嘗赴慈雲開法。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法雨住持玉峯。以年老讓明。主席四年。住世六旬。示寂後。見虹。請明主入祖堂。法語云。平常行履。實踐實修。末後歸根。得宗得旨。法雨寺內。衆侶尊之爲師。先覺堂中。千秋奉之爲祖。洵實錄也。許志

見虹。名空焱。湖州歸安盧氏子。父君表。僑居德清。母唐氏。生焱時。有募僧至。疏簽福緣。善慶四字。遂名福緣。稍長。日誦佛不輟。七歲。乃送杭州吉祥庵。師舜則。剃落名際慧。徧歷名山。受報恩具戒。參證漸有所得。後謁普陀別庵和尚。得受鉗錘。頓超妙悟。遂令秉拂代座。改授今名。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別庵命主聖因寺席。是年齋別庵遺本進京。回卽應徑山講。入院。仍兼聖因法主。未幾。普陀復請回山。雍正元

年。據法雨席。以同門猶子。明智爲監寺。整肅禪規。宣揚妙義。衆心咸歸。己酉二月十二日。微疾。作偈告衆云。吾世緣將畢。十四日行矣。果如期涅槃。時外寮客衆咸見。焱披法服出門。後一人尾之行。前寺開店者皆見之。而不知焱已西歸矣。寺有燒火僧方顯者。與焱最莫逆。是早顯方薨。聞信亦跌坐而逝。衆始悟。隨行者之卽顯也。焱侍別庵時。年纔十五。慧根性具。聞道最早。於儒家經史詩詞。又極淹博。所作清逸超脫。飄飄有陵霞氣。語錄詩文。俱刊行世。塔在蓮花峯下之左。許志法統

樂道。名空經。直隸鉅鹿陳氏子。幼出家於本鄉之臘觀寺。來普陀侍別庵。勵行勤苦。時蒙發帑興修。經請於殿內。坐關勸募。如是者十有三年。卒底成功。而靜久悟深。遂爲別庵印可。傳以法要。嘗應儀徵功德林。嘉興天寧寺諸請。宏開法席。廣播宗風。雍正七年己酉。見虹旣歸寂。衆推經爲法雨住持。肫誠開誨。羣志成服。九年辛亥。又蒙敕修。賜帑愈多。工程愈大。經時年已七十矣。不耐煩劇。遂告退。優游精舍。復數年而寂。世壽七十有三。塔在蓮花峯下。許志法統

法澤。名明智。福建漳平許氏子。母沈氏。夢菩薩持白蓮一朵曰。以畀若。若其善視之。既而智生。慧相豐滿。幼卽慕淨。許故簪纓家。父母愛其穎。不忍離。智念愈堅。年十五。乃送高隱寺落髮。十九歲具足。久歷知識。康熙五十八年己亥。至普陀。受法於別庵。嫡嗣在璿璣。慧性圓明。頓超玄悟。雍正二年。法兩住持。見炷。請爲監寺。重其戒行。嚴卓。法性精深。又練達。應事咸當。每欲推讓。謂此席非法澤莫可當。智愈懷謙退。後樂道主席。智勤勞如初。九年辛亥。發帑七萬兩。重修前後兩寺。樂道自以不勝告退。當事令合山公舉繼席。勤理欽工。鉅細畢舉。在工諸員。俱敬禮之。縣主黃應熊。禮護尤篤。曰。續別庵一燈者。其在斯乎。三年工竣。赴闕謝恩。龍顏大悅。賞禮優渥。性率樸。遇事有斷制。爲大衆宣闡法蘊。肫懇切摯。剖析精微。以故遠近悅服焉。寂後。塔於蓮花峯下之右。許志法統

遠輝慧。乾隆三十八年。法兩住持。時寺產法器。被前任住持某。抵償各庵負貸。慧矢志振興。募金補葺梵殿。蒙總兵李國樑勸諭。各庵甘心歸還。一以李公護法之熱忱。

一以慧師宏法之赤誠。故不至久致傾覆也。許志

超塵名績。恩嘉慶初。法雨住持。以前住持朗和墾朱家尖白山頭未竣工。恩爲築勒堤塘。得田八百餘畝。知縣宋如林作序記其事。秦志

海南性華亭繆氏子。薙染於普陀觀音洞。戒行嚴卓。篤志焚修。道光六年丙戌。公推爲法雨寺住持。閒遇歲歉。齋糧不敷。雜以山藷。尙能悅服衆心。二十二年壬寅退

席。世壽已逾古稀。住持十有七載。其苦行爲後人所景仰焉。探訪

立山名滿圓。別號無著老人。松江金山顧氏子。父卽福本悟公。年十四。父卽出家。心欲隨之。以母在不果。至弱冠。禮父祝髮。詣大崇福受具足戒。以寇據南京。不便參方。遂住普陀。或居松江。晦迹韜光。無心應世。同治九年庚午。掩關於伴山庵。日禮華嚴。徧參海衆。時法雨寺久經兵荒。凋敝已極。本山尊宿信真和尚。率諸法眷。叩關請圓爲住持。壬申春進院。以興復爲己任。竭力經營。整理修葺。不數年。閒百廢俱舉。雖未全復舊制。而大局已有可觀。久之。爲修淨業計。築庵於清涼岡之麓。額

曰常明。蓋取心性寂照圓融。橫徧豎窮之義。欲人修因以克果也。光緒十年甲申。退居是庵。決志西歸。念佛不輟。又令庵內二時課誦。二時念佛。永爲恆規。置稻田三百二十二畝。除撥無著公堂一百畝。餘永爲常明大衆念佛資糧。嘗曰。末世衆生。障深根鈍。向上一著。不易湊泊。大悟尙難。何況實證。惟淨土一法。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聖下凡。皆當修持。汝輩恪遵毋廢。若有廢者。非我弟子。會同法眷。立時擯黜。毋或容隱。著爲恆規。寂於光緒己丑冬。世壽六十有五。所度弟子數十人。能繼迹者。惟有化聞。別有傳。

常明庵緣起碑記。

化聞。名福悟。奉天鐵嶺張氏貴胄子也。幼業儒。長值髮捻亂。投僧忠親王幕。以勦捻功擢監司。光緒元年乙亥。航海禮大士。感宿因。立山圓。親爲祝髮於伴山庵。踰年。稟具足戒於金山江天寺。立山重興法雨。得悟力爲多。志同道合。遂付衣鉢。辛巳。北遊京師。欽簡翠微山香界寺住持。甲申。南返省師。遂繼席法雨。以續興爲己任。凡其師未暇及之工。或創或修。無一處不使一新。山中向有貢茶。歲費數百金。首

白知廳事陳公裁之。合山感德。拓海塗田數百畝。贖桃花腴田八十餘畝。以贍衆。道風遠播。盛德感人。夏講冬禪。未嘗或輟。癸巳秋。欽頒龍藏尊經。奉旨傳萬壽大戒。七衆弟子逾五百人。普陀自梁代開山後。纂輯志乘。代不乏人。然多散佚。卽康熙時。裴輯山志。失傳已久。自悟獲交日本岸櫻。而得其書。付其徒開如珍藏之名山文獻。流入外洋。復由外洋而歸諸名山。俾之尋流溯源。不致數典而忘厥功。尤非淺渺。頻年跋涉重洋。奔馳南北。精力已瘁。丁酉秋。復詣京都謀新藏閣。未幾。示疾而返。至十一月。趺坐西逝。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三。塔在寺西護法堂旁。相國徐公邨爲撰銘。披剃徒四十餘人。開霽開如。其尤著者。別爲傳。嗣法弟子二十餘人。

開霽撰悟  
祖公堂記。

開如名德。月江蘇南匯望族葉氏子。幼喜禮佛。誦經弱冠出家。詣普陀伴山庵。化聞悟座下。虔請祝髮。悟見其丰骨爽拔。亭亭如蒼松野鶴。將來必大有成就。遂薙度之。旋受具。天童未幾回山。悟命任法雨寺副寺。旋升監院。歷十有四載。其閒值悟

興修法雨。月鼎力襄助。勞怨不辭。及悟西歸。衆推繼席。以寺工未竣。堅居舊職。勉以成先志。溯法雨自兵燹後。重興者立山圓。續興者化聞悟。完全而莊嚴之者爲月。祖孫三代。德萃一門。何其盛也。光緒二十七年。始應法雨寺住持之請。惻念第十二世祖澤公。手創長生庵。年久頽廢。銳志恢復。及任滿告退。遂棲息其中。爲憩勞禪悅之所。乃自海通以還。山中香火日盛。人事亦日繁。非具有幹濟才。不足以領袖縉流。肆應紛俗。光緒末年。僧界有僧教育會之創設。有力者欲羅致普陀而附庸之。月苦心擘畫。彙衆堅拒。請縣請省。得於山中自設教育會。建造會舍。並附設僧小學。國民小學。逐漸推廣。民國光復。有冒稱社會黨。共和促進會者。先後到山。以月爲教育會會長。向之勒籌巨餉。糾集無賴。聲勢洶洶。以槍械炸彈相迫脅。奔告官廳。置之不理。合山秩序幾紊。月剛柔互用。冒險抵禦。至稟奉浙江都督蔣查辦令。始各驚竄得無恙。山志修自元明者。書已不傳。修自清世者。裴輯下例多沿襲。甚或入主出奴。故爲詳略。月發願重修。與編輯者。書函往復。期無負我佛

實悟實證之旨。凡設施之關於一山大局者。率類此。生平持戒安禪。恪守己分。處事極詳慎。對於各方賑務。竭忱贊助。且先出淨資爲之倡。以盡度生本願。今雖年近古稀。宴坐退院。而主持山政。振作宗綱。羣納仍依之。若金湯。民國浙省長齊。給扁曰。急公好義。農商總長李。贈額曰。深入佛海。德邵望重。羣流景仰。洵無忝佼佼之望者矣。同事者。恐名德之日久。或湮爲破例。而附於諸傳之末。

三本山出家 共三十四傳

明

密藏名道開。南昌人。棄青衿。披髮於南海。聞紫柏道風。往歸之。紫柏知爲法器。留侍焉。嘉興楞嚴寺。爲長水法師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紫柏慨然傷之。欲爲恢復計。囑開任其事。陸太宰弟雲臺。爲建禪堂五楹。旣成。紫柏刺臂血題其柱云。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呵佛猶益真修。後二十年。太守槐亭蔡公。捨資重修之。蓋紫柏願力所持也。居常歎法道陵遲。又念大藏卷帙重多。遐方僻陬。

有終身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以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太宰陸光祖。司馬馮夢禎。廷尉曾同亨。冏卿瞿汝稷。共商度之。以開董其事。於萬曆十七年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及半。開以病隱去。高僧傳四集

寶峯。陳徵君眉公之世父。萬曆閒與妙峯同建殮霞庵。勵志靜守。不緣外務。惟受眉

公一家供養。

表志。殮役庵下。

寶光。名如燈。襄陽人。鎮海開創以來。卽爲都管。兼任庫司。叢林事盡屬經理。秉公愛

衆。緇素咸敬服焉。

舊志

玉田。名如璧。楚人。爲鎮海寺監寺。備極勤勞。

舊志

玉堂。名如珂。嶧縣人。大智徒。爲鎮海寺協理。修砌几寶嶺。至鎮海寺路五里許。因名

其路曰玉堂街。示不忘也。後於天台山建修隱庵。頗爲緇素見重。

舊志。天台志。

按如燈如璧如珂皆明代鎮海寺執事有功者。

履端名海觀。建林樾庵。於淨業之餘。以言寓道。興至留墨。著有林樾集行世。張忠烈焯言爲作序。裘志藝文載海觀白香山繪西方極樂世界圖引香山詩說玉帶記

諸文。殆集中之一種也。

裘志精藍林樾庵下並藝文。

道山名永闕。一字靈隱。武林孫氏子。出家普陀之靜室。天啓初。有抱璞蓮法師。兼受龍池禪學。建期武康淨名庵。闕與影渠名清沼者。乃樵李孫氏子。出家本府之施庵。二人於抱師座下。同堂相聚。盟世外金蘭。從是形影相隨者二十餘年。沼沈靜寡言笑。闕爽朗。多談諧。似不相侔。而謹身節用。孤峻少合。則出一轍。故始自叢席。終迄住靜。不啻如水乳也。既參抱師之禪。復聽古德法師之教。古師爲予授戒。闕黎而予生平不入講席。與二師雖同門。初不相識。至乙亥春。阻雨祥符。始相傾信。是年冬。二師獲閱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大悔見此二書之晚。知台宗圓頓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誠不異單傳正印。而六卽簡濫。尤足救末世狂禪之失也。蓋沼師久習禪坐。頗通教典。闕師曾在淨名堂中得箇省處。每歎諸方禪學。展轉訛

僞無可並譚。僅寄情詩句之間。與雪嶠秋潭諸名宿酬倡。視斯世同流合汗輩。若將洗焉。甘淡薄。守枯寂。凜凜乎。若冰雪之寒。矯矯乎。若雲外之鶴。今讀其詩。猶可想見其眉宇也。辛巳九月初八日。沼師示寂。享年五十有五。次年壬午九月二十五日。闕師示寂。享年四十有七。遺骨共歸西溪普同塔中。沼師從行腳後。遵頭陀行。每事任闕師爲之。唯拱默靜修而已。闕師僅薙度二人。一名福具。字戒心。久從予遊。一名福定。字止林。長師一歲。而出家在福具後。卽今督梓詩稿者。亦能勤修禮誦。不墜家風。二師生平最落落寡合。而一與之交。則道誼最切。每令人念之不忘。從來不事干謁。不營世務。構李緇素。每追慕其高風。誠末世優曇華也。何俟登壇豎拂。方名人天師範哉。

靈峯宗論

按靈峯老人作此傳。命名影渠道山二師合傳。老人以生寂年次論。二師並舉。乃先影後道。茲因道師係普陀出家而採入。故有以道爲主。以影爲附之不同。其餘概依老人成文。全篇仍屬老人口氣。致與本編各傳微有不同。但標名處。

略改一字以合各傳之格式耳。

普陀僧。佚其名。焚修有年。一日語衆曰。在山多年。今將歸去。衆問歸何處。僧曰。有來則有去。衆曰。盍少待汝徒。僧曰。三日內必來。越三日。徒果至。因沐浴。取漆桶坐其中。中念往生呪。衆僧同念。呪畢視之。已坐化矣。異香經日不散。雍正寧波府志

按府志列於明釋。故附此。

清

正明。名養拙。姓常氏。蒲版人。生稟異姿。澹懷世網。年踰志學。獨懷幽趣。初夏日沒。仰見青天。忽焉歎曰。世界許闊。如何拘此。壞我善因。誓心捨去。年二十。落髮於南海普陀。參學金粟黃檗。不事文學。唯以苦行磨礪性靈。一日見僧讀萬峯語錄。聞萬法歸一。恍然大悟。後嗣法五峯。每當入室。如脫桶底。如滅燭光。種種密印。皆悟後事。嘗云。迷因悟有。悟以迷生。迷悟兩忘。聖凡路絕。又曰。入得三界。混於常流。識得箇事。無處停留。又曰。有耳不聞。有口不說。歷代祖師。亡鋒結舌。五峯偕之西來。付

以瀉山結茅爲廬。菽粟以食。揮麈論道。宗風漸開。四方之士雲集響應。主瀉十餘載。嘗與百人俱頓成叢林。每藉草參禪。就饜說法。靈祐之統賴以不墜。順治己丑春。知世緣將盡。留僧伽黎。囑門人慧山。栩然入化。塔於瀉山前阜。高僧傳四集

無凡名紆誠俗姓。汝氏名應元。華亭人。事同里張公肯堂。少讀書。通文墨。頗大魁。碩有勇幹。張一見奇之。在幕府。最荷委任。積功至總兵官。及張公軍散入海。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張公在舟山。嘗撫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一綫之寄。其在君乎。無凡謹受命。遂爲僧。於茶山寶稱庵。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魯王監國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葬畢來此。遂安置太白山中。聞茂滋羈鄞獄。無凡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僧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鄞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茂滋乃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

卒。無凡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山。結壙亭集

按定海縣志云。帥追餘孽至普陀。無凡請葬閣部尸。又云。爲僧已六年。朱緒曾以爲均失實。是也。山志沿用縣志。失於不深考。

又按定海廳志云。大學士諡忠穆張肯堂墓。在普陀茶山。全祖望有碑記。忠烈邱壘。宜加崇護。昔無凡於其旁築寶稱庵以守之。義概凜凜。奕禩共仰。今庵雖存在。墓則樵採不禁。所望庵中人。繚以牆垣。重建謝山碑記於庵中。是亦保存古蹟之勝事也。

智玉居法華洞。年百二十歲。本前明邊將。居易錄

海文無能四世孫。清初爲普濟寺藏執。同太倉信士高御天募黃磚鋪砌寶殿莊嚴。有俗志精藍淨勝庵下。

通賢名浮石。姓趙氏。當湖人也。生有奇稟。性厭葷腥。稍長志學。便懷出世。年十九。潛越南海。禮紹宗薙染。因歸省。父母以獨子苦留。稍自蓄髮。貌爲慰解。後投武原普

淨庵乘白。重相剃度。受沙彌戒於雲棲蓮池宏。圓具於海寧湛然澄。隨侍嘉禾東塔。聞同堂舉七賢女尸陀林話。有省。歸葬二親。復參澄於雲門。及聞金粟悟道風崇峻。決志歸依。明崇禎辛未。悟遷天童。隨入侍寮。未幾思出掩關武原。請辭。悟語之曰。汝三年關後。可隨處開堂。厚自保重。去經二載。悟過嘉禾。破關執侍。一日集衆。以拂子囑師曰。付汝爲衆去。自是當湖青蓮。請師開法。甲申冬。主席遜村報昌。順治戊子。遷海門廣慧。甲午。牧雲謝事。天童延石住持。丁酉。遷嘉禾棲真。己亥。遷宜興善權。庚子。住虞山福城。退老西山支公之白馬澗。丁未。七月二十五日入滅。世壽七十有五。塔於徑山之鵬搏峯下。有語錄行世。高僧傳四集

敬雲。創建萬年庵。造行專一。與人無爭。日課準提神呪。蕭然世外。秦志精藍萬年庵下。

精藍龍沙庵下。

明意。自普陀祝髮。重修觀音教寺。康熙十九年正月十一日早。日修行者稱五戒。今

無憾矣。次日至西門外隙地化去。衆結庵於其所。曰化身庵。鎮海縣志

行悅名梅谷。亦號呆翁。晚稱蒲衣尊者。姓曹氏。婁東人。年十八披剃於普陀海岸庵。受具後。擔簋詣崆峒。參瑞曰。知向上事。復參天童悟。問掣電之機。還許淡泊也。無悟方詰難。卽拂袖云。鶴子過新羅。悟連棒趁出。谷當時會得。賓主句。年二十二。再參報恩。已而入夾山。參南澗。箸庵問。問云。隔江招手。便乃橫趨。上座還具者。箇眼否。谷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南澗卓杖云。能有幾人知。谷云。果然作家。南澗便喝。谷卽禮拜。明年隨侍金山。卽承付囑。後居廬嶽數載。時年茂。暇日。乃簡古公案數百十。則皆爲頌之。丁酉。繼席南澗。乙巳。主粵東龍樹院。丁未。主蔣山天華。辛亥。秋復入粵。住大隱禪院。癸丑。至南安。居西華山龍光寺。己未。赴江寧。蔣山金陵寺。請壬戌。擬之臺山。先入京師。勸錫西城。甲子。秋。客東城彌勒庵。臘月朔夜。索水沐浴。焚香禮佛。辭衆端坐。垂誠懇至。衆皆感泣。請末後句。乃說偈曰。使符多謝遠相迎。撩起袈裟請共行。一曲浩歌歸去樂。從來老將不談兵。遂寂。三日茶毘。舍利瑩瑩。

靈骨片片作金玉聲。塔於南澗北蓮花峯。壽六十六臘四十八。凡七坐道場。五會說法。一語一機。有照有用。學者宗之。弟子數十人。有正宗語錄。列祖提綱。增集禪宗雜毒海。歷代帝王宏教錄。二會語錄。夢冰。東臬。拈莊。放鉢。北遊。諸集。皆梓行世。

高僧傳四集

扣平名超直。爲法雨寺監院。往金陵募建殿木。還病卒於途。其徒潤石齋其骨歸。建

塔庵側。別庵每至其塔。輒悽愴動哀。賦詩志感。至今寺多其功。歲時掃塔致祭焉。

舊志。觀音洞庵下。

清磯名寂濱。松江人。天啓時。九歲入山。常課法華。年九十八。清癯古秀。嬰鑠善步。與

之言遺事。媿媿不倦。志。表

按表志事略云。清磯翠微庵老僧。其徒年亦七十餘。釋堂和尙言。此庵出壽僧。

昔其師祖。有百餘歲者。

雲啓名照寧。奉化人。爲普濟寺知事。秉公竭力。不辭辛勤。舊志

通詰如迴七世孫重修梅岑庵愛詩文喜花木勺波拳石盈列几案儼然有巖沼之

觀。表志精藍梅岑庵下。

普授寂童孫康熙內徙時各僧俱以蓄積輜重為事授獨取寺中志板負藏郡中播

遷後寺中文獻賴以不墜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展復後授率徒廣忝等啓闢故土

日就宏遠所交多雲閒名公碩士後專志華嚴每有自得一日製衣二件藏櫃中

衆問之曰我有用汝等不知也未幾病逝子孫取所藏衣殮之蓋預知時至者。舊志

精藍隱秀庵下。

手量康熙二十八年重建無垢庵勤修密詣廣行方便親仁愛衆遊方者多稱焉。舊志

無垢庵下。

通溪康熙時僧自罷參歸隱修葺故宇真操實履德行著聞普濟寺春冬戒屢請為

羯磨。舊志清涼庵下。

大曉名實徹江蘇崇明陳氏子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生童年純樸不事浮華父欲聯

姻。堅志逆命。年二十三。依普陀梅檀庵。天語和尙。難染。越歲。就普濟寺。珂月和尙。受具。隨侍本師。住鄞縣聖壽寺。命監院事。兩閱春秋。詣顯聖參丹巖和尙。與同參。但惑多所問答。復請益於雙盪。以爲大事了畢。往臨安住山。忽染大病。自覺所得。未是究竟。病愈。復詣諸方參請。無有能發疑情進步者。自誓入終南住石洞。了此一生。偶一晚。站於洞口。雲霧晦冥。忽見電光一爍。豁然大悟。說偈云。奇哉奇哉。甚奇哉。閃電光中正眼開。明暗兩條生死路。誰知無去亦無來。始覺從前所得之非。自後每坐。竟忘日月。開眼見世界全空。忽覺秀雄峯。倒至面前。頓然一驚。說偈云。本來非色亦非空。無我無人萬象同。能所掀翻誰是主。堂堂不是秀雄峯。從此自信。不復作出山想。有同參言。古人悟後。必須見人。力勸出山。聞香林月行道鍾山。遂往親近。互相契合。付以南澗源流。未幾。月因病退席。織造曹公。同本寺耆舊。請徹繼之。及月寂。徹守龕。心喪三年。力行祖道。十有二載。後又應織造海公奏請。住金山江天寺。徹見法道式微。狂瀾日下。刻苦勵衆。盡力恢弘。海內衲子。無不仰望。

越十三春退隱海州。毘陵士庶欽其德。敦請主天寧席。入院後百廢具舉。乾隆十

六年春。聖駕南巡。幸寺。問答深契聖心。丁丑復欽命賜紫。乾隆十二年是歲仲夏。示微

疾。畫圓相云。未入娘胎。恁麼來。湛然正眼。古今開了。知非我非世界。無邊無際。樂

無涯。偈畢以終。世壽七十二。按二當戒臘四十九塔訪據

恆學名能積。四明王氏子。自幼勤破浮華。希求出世。及壯至普陀。投入東天門分支

悅嶺庵。禮禿倉爲師。受具於懷中。得法於陵雲。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八世。得受正

法名達積。專心向道。篤志焚修。菩薩頂。卽白華頂亦名佛頂山高五里餘。有梵宇。創自明季。

其後興廢無常。惟存石亭供石佛而已。一日積遊其頂。於其平曠處。忽見石刻慧

濟禪林四字。遂存興建之志。叩辭師長。誓願募緣。渡吳江。寄迹黎里。結茅乍川。行

魚五載。備嘗辛苦。後得黎里善信。首助千金。從而樂輸者日益衆。遂於乾隆五十

八年開始建造。不數年。殿宇堂寮俱告竣。并自郡城鑄鐘。由海船載至山後。其路

甚陡。百餘人牽曳。弗能上。越三日夜。夢佛曰。鐘可上矣。醒卽督工運鐘。頃刻至山

上顯有神助。當殿宇興工之日。於土中得木雕僧首。面目清癯似積。其徒裝金。偕積像供養於影堂。意是前朝得道和尚。化身以了宿願者歟。嘉慶元年。開鐘板。掛單安衆。其時繇流歸嚮。恐香燈喪殮之不給。於朱家尖中和廟前。置買田產。以供四方朝山伊蒲之需。復定每日五堂功課。二粥二飯。以已統率之。至今猶守其遺規。而慧濟寺之名大著。積遂得爲開山之始祖。嘉慶六年辛酉。示寂。世壽五十有八。塔在北天門左。其徒一泉。名仁源。越州人。登泉。名仁舟。山陰人。俱能恢宏法道。振作宗風。建上客堂。修圓通殿。約身厚物。葺敝補殘。爲克家之令嗣。登泉。世壽六十有六。塔在佛頂山左。登泉徒頂順。建雷祖殿。後山篷。又建半路亭。及龍樹殿於道頭。爲僧衆往來憩息之所。世壽五十。塔於佛頂左。頂超。名聖光。江蘇人。得法於朗如。重興鎮海梵皇宮。并置穿山田六十畝。助梵皇宮。及慧寂寺。道光十二年。回山。主佛頂席十一載。建方丈室五間。二十三年。公推爲普濟寺住持。二十六年。寂。世壽六十六。塔於海天佛國之左。

秦志。恆學傳。採訪。

在經名昌茂。紹興人。年二十五。出家於普陀積善堂。詣鄞山舍利塔前。然指供佛。徧參名山知識。晚年住蘇州松雲庵。終身供奉阿彌陀佛。及地藏菩薩。見人輒談因果。勸修淨土。歸依者盈千。生平不放餓口。曰無德行故。受人銀錢。隨受隨施。嘗刊佛經數種。及萬善同歸等書。又鑄大鐘三具。發願度地獄衆生。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夜。忽患胃病。自知將終。禮佛誦經。益加嚴密。命邀歸依弟子某某來。時夜將半。侍者勸待天明。曰白菩薩。至吾定四更時去矣。口中念佛不絕。令沐浴更衣。果至四更危坐而逝。年八十三。閻維得青白色舍利十餘粒。淨土聖賢錄續編

賢良黃巖人。始爲僧於普陀洪筏堂。道光甲申。駐錫上海三昧庵。徒跣行魚十餘年。積募資以修庵。又購地大南門內。建洪善庵。素持大悲呪。能呪盃水升高不溢。謂飲之可治病。頗驗。同治甲子六月示寂。上海續志。僧道補遺。

信真名空修。鄞縣陳氏子。童年受書。不喜藝業。知有教外事。立志脫白。親在不忍離割。年二十二。天童志。作二十一。親事畢。投普陀佛頂山慧濟寺。定育剃髮。卽受具於寧郡。

白衣寺。宿根煥發。得上品戒。後得法於慧濟頂超。道光二十八年。天童續志八作九。主席。

慧濟。統理大衆。五時功課。枯淡高風。遠近景仰。咸豐三年。寧郡縉素。敦請主天童

寺席。天童爲兩浙名藍。禪宗鉅刹。修入院。宏闡宗風。凡有信施。惟修殿宇。期滿退

隱佛頂。重復主席本寺。至同治九年。退院。前後計主本寺席二十一載。春秋愈高。

行持愈勤。聞善舉。不吝資財。如杭州海潮。定海南郊之體仁局。長塗之揆文義塾。

皆有義助。世壽八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一。塔在海天佛國石左。法裔通智。覺道別

有傳。頂關詩撰塔銘。天童續志採訪。

淨禪。名聖德。山西平陽人。幼年便持居士之行。進香普陀。爲病魔所困。遂出家。次年

投天童納戒。未幾。回普陀。參信真修。公久之不能灑脫。又依清玉。獲印證。乃受杖

拂。天資穎敏。體貌魁岸。起廢支衰。踊躍奮進。故所至皆成寶坊。至二時殿堂。鉅細

坡事。無不躬臨其間。儼然有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風。先住蛟川梵皇宮。次

遷招寶山。光緒十年甲申。升席天童。適值改革。寺規衆留連。十六年庚寅春。辭

回招寶。踰年冬。示疾而化。世壽五十有四。窆全身於招寶之麓。天童續志

德清。名空行。江蘇松江人。脫白於松江湛然庵。乃立山老人之孫。故雖非在本山剃染。仍列於本山出家。

歷盡叢林。徧參知識。深明單傳之旨。光緒十九年癸巳。應天童請。丙申春。退隱普

陀常明庵。越一年。示疾而逝。塔於普陀雪浪山之麓。天童續志

淨守。名榮通。寧海胡氏子。幼業農。值桂匪亂。從征於鮑超麾下。及匪平。不樂仕進。投

臨善長老出家。日夕誦大悲神呪。光緒初年。募建白蓮臺。鋪砌小道頭。及龍灣路。

並助法雨寺新築塗田一百畝。彌勒楊枝兩庵。各二十畝。探訪

覺道。定海觀音山方氏子。自幼出家於普慶寺。具足於天童寺。來山訪道。寓慧濟寺。

信真修。見其品行端方。付以寺中重任。精敏有功。光緒十一年乙酉。於彌勒峯下。

重建普慧庵。大為開擴。後又築室於庵右。額曰般若精舍。為靜修之所。以其在山上。興建。終老

於山。故列本山。朝夕禮誦。不聞庵事。宣統元年夏。跌坐而逝。探訪

仁光。處州人。年五十四。至普陀出家。初住獅子洞。後住古佛洞。宣統間。蛻化。世壽九

十有六。其蛻化時。預知寂期將至。跌坐缸中。囑其徒封閉。越三年啓視。肉身不壞。其徒塗以金漆。供奉洞中。香火特盛。探訪

開霽。名耆孫。字英仲。號嚼菘。江蘇淮陰嚴氏子。光緒初。歷署浙江餘杭桐廬等縣。十年甲申冬。浮海登普陀。禮大士。感宿因。謁法雨寺。住持化聞悟。踰年二月。祝髮於伴山庵。薙派名源輝。字開霽。自號孤峯。稟具足戒於普濟寺。化聞付以衣鉢。法派名德輝。歷主瑞安聖壽。龍游靈耀。吳興天寧。嶧縣戒德諸寺。民國二年十二月。示寂於靈耀丈室。世壽七十有六。僧臘三十。著有僧家竹枝詞。西方樂四十八詠。極樂歌。注釋便蒙。各一卷。俱刊行。律呂圖說一卷。附刊於春草堂琴譜。探訪

四十方寄寓 共二十二傳

宋

哲魁。隰州僧。性孤硬。潛迹天童宏智覺座下。不言同鄉。經十餘載。覺聞欣然訪曰。父母之邦。何太絕物乎。欲招至方丈。魁謝曰。已事尙未辦。豈暇講鄉禮耶。曳杖而去。

竟往寶陀真歇故居禪宴月餘。臨終召衆說法而逝。闍維舍利無數。德介天童寺志

大休名宗珏。真歇了嗣。和州烏江孫氏子。生不茹葷。年十六。白父母出家。時長蘆祖照聲震東南。珏往謁。與語奇之。建炎閒。避地浙東。居補陀巖。道價愈高。紹興二年。開堂岳林。又住雪竇。二十九年。直閣張偁招主天童。珏容貌奇麗。度量恢偉。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尤卓然過人。城中湖心寺僧辯公。與珏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澣。辯以遺書來。珏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時。其晚就座。整容跏趺而逝。法嗣足庵智鑑。居雪竇。鄞縣志引樓鑰撰塔銘。德介天

童寺志。

明

別古崖。氏族法系俱未詳。善相術。其法俟夜將二鼓。或五鼓。然兩炬。坐對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既得。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節契然。鄞縣袁琪嘗遊東海至普陀。崖見而奇之。謂曰。子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

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俾辨之。又夜懸五綵絨線窗紙外。使映月光辨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琪。且曰。子後當出我右。琪果以相成祖於藩邸顯名。卽今所傳柳莊相術是也。

鄆縣志引戴良撰袁琪傳。

象先名真清。長沙湘潭羅氏子。年十五。補邑諸生。十九出家。依南嶽寶珠菴。染二十。五從寶珠禮普陀。續遊天台。愛其幽曠。多聖賢居止。遂翦茨以居。宿稟台教。仰智者之風。巖棲谷飲。固其志也。始居華頂。繼閱大藏於萬年寺。修大彌陀懺於天柱峯。率以千日爲期。爲人英卓溫厚。雖親禪觀。尤重毘尼。而虛己從人。無德不師。無善不采。故爲四方所推重。講席頻開。學徒雲集。一夕夢見琳宮寶樹。彌陀三聖。清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曰戒香熏修。悟中品往生之象。萬曆丁亥八月。蒙慈聖太后賜金紫方袍。戊子正月二十九日。告門人曰。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開世。固不久留。至夕。別衆而逝。茶毘舍利紅白綠三色。香氣郁郁。示滅於嘉禾之龍淵寺。塔在天台雲居之南隴。兵部職方司主事袁黃爲撰塔銘。

釋傳燈天台山志釋氏稽古略。

蘊空名明照。三衢江山曹氏子。性恬夷。自失怙。卽以家植歸兄。矢志學佛。時烏夷梗塞。未遑離俗。年二十。始於杭之梵天。無用禪師。接足難染。又以法眼未明。往投大尖山大拙和尚。授以萬法歸一之旨。深自服膺。既而泛南海。禮補陀。值寶珠和尚。爲時宗望。見照堪爲法器。傳以衣鉢。且誨以韜光自牧。遂詣天台。乃於萬年山。誅茅居焉。住山凡二十載。募建大雄寶殿。法堂。藏閣。煥然一新。萬曆丁亥秋。遣內官護送龍藏。安供山門。命照住持本山。賜紫衣御杖等物。己丑西歸。世壽五十有七。僧夏三十有八。塔在天台萬年寺。

釋傳燈撰行狀

達觀名真可。晚號紫柏。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母夢異人。授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可生五歲。不語。有異僧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可遂能語。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年十七。仗劍遠遊塞上。至蘇州閭門。天大雨。值虎邱僧明覺。相顧盼。壯其貌。以傘蔽之。同歸寺。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快悅。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

以汚在此中耶。解腰纏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自是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閭。見僧有飲酒茹葷者。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至常熟。相國嚴養翁。識爲奇器。留月餘。旣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辭覺曰。吾當行腳。參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可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可大疑之。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陵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後北遊至京師。參徧融。嘯巖諸大老。萬曆三年南歸。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心大相契。每念法道陵遲。大藏卷帙重多。難爲徧布。欲刻方冊。易以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于十二年發起倡募。至十七年。創刻于五臺山妙德庵。董其事者。爲密藏道開。又有幻余法本爲之輔弼。歷四年。以五臺苦寒。遂移于徑山寂照庵。以嘉興楞嚴寺爲藏板及印刷所。可初于刻藏有成議。後乃返吳門。省得度師。刻藏事詳見本山出家密藏傳。後之都門。訪憨山於東海。又西遊峨

媚禮普賢。繼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志願重興。克符所願。江州邢孝廉。延居長松館。可爲說法語。名長松茹退。復北遊。至潭柘。慈聖聖母聞可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可固讓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儒隨可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三枚。光燭巖壑。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以聖母齋襯餘金。贖琬公塔。經即石處邀慈山偕往瞻禮。并屬作記。回寓慈壽。與慈山同居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二十三年。慈山觸聖怒。詔逮下獄。可在匡廬聞報。許誦法華百部。冀祐并擬赴都相救。旋聞南放。乃待於江濟。及會。執手歎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二十八年。上以三殿工榷礦稅。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縊死。可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可多方調護。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未減。可每歎曰。老慈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

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三十一年癸卯。忽妖書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閒劾可。竟以是罹難。幸早見重於帝。適見奏章。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著審而已。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時執政欲死之。可聞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說偈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可。聞急趨至。撫曰。師去得好。可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壽六十一。臘四十一。可嘗教人誦毘舍浮佛偈。慈山問。師還誦否。曰。持二十年。止熟一句半。若熟二句。則死生無礙矣。如此自由安逝。乃持偈之實效。深見其悟證之高。超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徙身浮葬於慈慧寺外。次年秋。陸西源欲致可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繙素見之。無不感歎禮敬。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又越十三年丙辰。方茶毘。建塔於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可徧禮諸方。無刹不至。及常遊都下。上悅帝心。凡普陀敕建殿閣。皆其啓奏之力。每見古刹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

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以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

參請機緣開示門人輯之有紫柏全集二十卷入清藏夢遊集慈山撰塔銘及舊志碑德

守庵名性專崑山張氏子少拔俗已畜妻育子彌周卽厭棄不恤曰吾將爲法王子肯爲人作生死冢耶尋薙染廁沙彌相每往稠衆中執勤負辛如僕喜慍不形色或勉之曰當作大比丘無區區於事相曰某猶形同沙彌也若大僧吾何敢當如是數寒暑登昭慶戒壇獲受大慈芻律儀篇聚凜若冰霜方之古持律比丘不少讓或又勉之曰當作大心人無區區於小乘曰某猶名字比丘也若菩薩吾何敢當於是徧禮名山參訪知識若普陀五臺伏牛少室諸大道場宣理二大法師徧融古清法堂大千諸耆宿莫不服膺道味親炙馨欬復登西山戒壇增受大戒如是又數寒暑乃策杖南還遇妙峯大師於杭之柯子山法華講席始受菩薩戒聆法音咨嗟悅服旋詣華頂峯行頭陀行誅茅爲茨蕘蕨作供十二時中惟誦惟禪嘗言無上菩提悟之易而證之難正以根器下劣耳故經云不於一佛二佛所而

種善根。要須福慧兼修。先之以尸羅清淨。三昧方得現前。余生前鮮植福。致此身善病。雖糜粥如飴。亦未嘗飽食。有待若此。妨道孔多。余將爲未來淨土身。莊嚴清淨報也。故浙中像教。久經廢弛者。若溫嶺千佛塔。赤山三聖像。臨海大佛像。石城百尺彌勒像。皆賴其力。煥然一新。性樸素。衣一吉布直裰。四十餘年。未嘗更治。持過午不食齋。終身不改。妙峯歎爲今世持戒者。惟守庵一人。寂於萬曆乙巳。世壽

七十有三。僧臘四十有八。

釋傳燈撰傳

妙峯名福登。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裔生秉奇姿。脣掀齒露。鼻昂喉結。七歲失恃。怙爲里人牧羊。十二歲投近寺僧出家。僧待之虐。逃至蒲坂。行乞于市。夜宿郡東文昌閣。閣係山陰王建。請萬固寺朗公居之。一日山陰王見之。謂朗公曰。此子五官皆露。而神凝骨堅。他日必成大器。當收爲徒。善視之。未幾地大震。民居盡塌。登壓其下。無所傷。王益奇之。乃修中條山棲巖蘭若。令登閉關專修禪觀。日夜鵠立者三年。入關未久。卽有悟處。作偈呈王。王曰。此子見處已如此。若不挫

之後必發狂。遂取敝履割底書一偈云。者片臭鞋底。封將寄與汝。並不爲別事。專  
打作詩嘴。封而寄之。登接得禮佛。以線繫項。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闕滿。往見王。  
則本分事明。具大人相。王甚喜。令其往聽楞嚴。受具戒。繼又令其徧參知識。北方  
乾燥。及到南方。朝普陀。因受潮溼。徧身生疥。發願造滲金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  
像。並銅殿。送五臺峨嵋普陀。以永供養。回至寧波。染時證。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  
得。遂以手掬浴盆水。飲之而甘。次日見其甚穢。大嘔吐。忽悟曰。飲之甚甘。視之甚  
穢。淨穢由心。非關外物。卽通身發汗而愈。而疥瘡仍舊。至南京大報恩寺。無極法  
師。講華嚴懸談。愍山爲副講。登討一淨頭單。以期養病而聽經。每日于大衆過堂  
及放養息時。打掃廁室。甚爲清潔。愍山億此淨頭。必是高僧。遂私訪之。與登訂盟  
爲同參。不久廁室不潔。愍山知登去。遂亦去尋之。登去後。回蒲州。乃於中條最深  
處。結茅靜修。辟穀三年。大有所悟。山陰王於南山建梵宇。請登居之。又令往北京  
請藏經。於京師市中。得遇愍山。及經事完畢。同至蒲州。次年同往五臺。卜居於北

臺下龍門之妙德庵。越三年。各寫華嚴經。愍山用泥金刺血和金寫。其金紙皆慈聖皇太后所賜。登則刺舌血和硃寫。各以此報罔極恩。及經畢。登擬建無遮大會百二十日。事已安。慈聖太后遣官來山祈皇儲。遂以此功德通歸祈儲。過十月皇儲生。卽泰昌也。此會已畢。登與愍山以大名之下。不可久居。同皆下山隱遁。愍山往牢山。登往蘆芽山。結庵以居。太后命人訪而得之。卽爲賜建蘆芽華嚴寺。成一大道場。自此建叢林。修橋梁。鋪山路者。二十餘年。凡大工程。他人不能成者。一請登料理。不久卽成。成則去之。不復過問。一生所興大道場十餘處。並其他工程。由登之福德智慧。與其忠誠。故上自皇帝宰輔。以訖士庶。無不景仰信從而樂施之。三大名山之銅殿。亦登所親製。詳見本志明季檀施之末。將終前。晉王請修山西省城大塔寺殿宇。工完。又修會城橋。長十里。工未完。登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通爲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輔助料理之眷屬。悉令歸萬固。不留一人於餘處。至臘月十九日。端坐而逝。壽七十三。臘四十餘。時萬曆四十年。將逝之前數日。皇帝勅封真

正佛子之勅黃到。及聞其逝。又賜金建塔。並令凡登所有未完之工。悉令完之。猗歟懿哉。如登者可謂人天師表。法門砥柱矣。當其閉關得鞋底時。若非有大根行。當卽氣死。豈肯以此繫之于項乎。况已通宗教後。爲養病故。討淨頭當。今人稍有見處。令彼打掃佛殿。尙不肯。况廁室乎。又况偷空打掃。必致極其淨潔乎。所興十餘處大道場。自己眷屬一人不住。其謙卑自牧。無有我相。唯知爲法爲人。了無自私之念。非乘願再來。振興法道者。能如是乎。登一生道行功業。詳具夢遊集本傳。

今略舉其大概而已。

慈山大師  
夢遊集

無能名真拙。姓張氏。順天勳戚。七歲。祝髮大千佛寺。後往九華禮地藏。以昔父母無嗣。禱此而生也。萬曆丙辰冬。謁洛迦。見遠來朝禮大士者。多露宿。因於淵德觀左。建海雲庵。以接遊僧。生平不枕臥。不鹽食。金錢纖毫不染手。初不識字。久之開悟。一覽成誦。有書生叩之曰。戒定慧奚似。應曰。是卽儒家定靜安慮也。所到多有修建。在姑蘇葑門內。創構青松庵。時以一舟往來。收淨屍瘞之。一日誦涅槃經畢。端

坐而化。雍正  
波府志

清

達本元。汾州平遙郝氏子。禮南海。途遇費隱容引之。參密雲悟於金粟。悟遷天童。元隨行。一日樵於太白。聞隔嶺虎嘯。豁然了徹。隨口便成數偈。呈一首於悟云。太白山中聽虎聲。忽然大地絕無塵。三千沙界冰輪滿。一段清光分外明。悟領之。後悟遷化。再參古南門。蒙印可。傳以源流拂子。釋達洋天  
董寺續志

海宏。名自明。四川涪江人。年九歲。隨父母至洛迦進香。遂皈依長岡永壽精舍。後歸靈緒鄉福田庵。守戒律。郡國學史大成雅重之。顏其居曰印心。里老延王永寧寺。

鎮海  
縣志

法幢。名行幟。溫之瑞安人。姓林。名增志。崇禎元年戊辰進士。官翰林。日與金聲、金鉉、熊開元、黃端伯、錢啓忠。以理學節義相切劘。歷官少詹事。甲申後。薙髮爲僧。初居呂峯山。徙密印。遊雁蕩。觀雪竇瀑布。遂嗣法於石奇。乙未入海。訪梅子真遺迹。結

茅居之歲。饑糧匱。殮蒿藜。然松明誦經。怡然自得。越六載。返東甌。示寂於密印。許志。鄞縣

借庵名清恆。乾嘉閒。主鎮江焦山寺。以詩名。著有借庵詩鈔。枯木堂筆記等書。達官如阮文達元名士。如王柳村豫輩。樂與之交。嘗渡南海。至普陀。泊潮舟山。云其地僻處海中。不與他洲接壤。生民無外慕。其土之產。適可自贍。俗古風淳。無懷之民。今猶在也。其說可以補邑志風俗之缺。以偶爾之行蹤。悉海外之俗尚。亦可謂所

至留心者矣。吳雲焦山志。借庵自撰。福祠記。

普周。鄞人。號月齋。一號鶴亭。一號飛泉隱者。能詩文。工書畫。自普陀居象山白蟹潭。後居蒙頂山。所卓錫處。必莊嚴佛宇。及幽齋靜室。時有盜數人。窺其積囊。夜半至山。明示其意。普周方坐禪。呼一甃侍者。令演拳勇。則飛步抽簷瓦。二而下。復飛步置原處。盜懼乃去。聞普周技更勝。象山縣志。引蓬山清話。

流長。名悟春。焦山定慧寺住持。了禪月輝徒。俗姓金。監利人。幼爲江陵莊王寺僧。及

長遊洛迦。窮其勝。晚歸焦山。徧閱三藏。通其大義。咸豐閒。髮匪之難。與了禪同守。

焦山不去。竟賴以保全。卒年四十三。

吳雲焦山志

玉峯名古崑。一號戀西。志淨土也。江西廣信人。年十餘齡。投普寧寺出家。靈根宿具。讀大乘經。卽了大意。繼受具於天台國清。志遵梵網。隨衆參禪。力究宗旨。聞鐘聲。恍然有省。咸豐辛酉。在明因寺。忽遭兵災。方覺前來學未真實。荷佛加被。雖傷一足。猶可奔逃。遂隱於普陀佛頂山慧濟寺。於夏月閒。得閱淨土十要。感激之狀。如多年閤室。忽遇明燈。自悔從前不肯細讀。空過光陰。復閱幽溪圓中鈔。增益法喜。自此盡棄舊習。立堅固誓願。嚴持戒律。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自行化他。惟誠惟懇。僧俗從化者甚衆。開示後學生死之苦。其言痛切。聞者流淚。教人念佛。日有定課。終身無閒。畢命爲期。如此不退。定生淨土。復刊大乘經律淨土妙典。流通正法。用報佛恩。種種勝行。難以盡述。光緒十五年。慈谿西方寺僧淨果。請居該寺。以寺名合於本願。遂定居焉。崑自發心。直至臨終。日持佛名六萬。二時回向。暑寒無間。永

爲定課。嘗然頂香十炷。供養十方諸佛。又然二指。供養兩土世尊。以期業障消滅。淨德圓成。穩步蓮邦。高增品位。光緒十八年七月初六。午後覺腹微脹。次日淨果延醫。醫云脈已全無。不須用藥。崑惟面西。趺坐念佛。精神爽健。過於平時。醫生歎爲希有。淨果請僧八人助念。向西長跪。稱聖號約一枝香。甫至申刻。見其合掌。猛力念佛數百聲。怡然而寂。初九入龕。面色津潤。頂上猶溫。次年二月望日。茶毘。現諸祥瑞。緇素數百。莫不感歎。生爲淨土領袖。沒後勝品往生。無可疑者。淨土十要

聖賢  
續錄。

曉柔。台州人。通台教。深信淨土。著有法華演義。頗利初機。又以遇境逢緣。所作宏揚淨土之若文。若詩。集作一册。名淨土證心集。又有卮蓮賦草。有二三篇賦。發明唯心淨土之義。俱刻板流通。光緒初。至普陀。詣洛迦山中茅篷。篷主成聰師。看過淨土證心集。問師何處人。曰。台州某處。聰曰。貴處有曉柔法師。我甚欽佩。師知之乎。柔曰。卽不慧是。聰遂頂禮。請在此住。柔隨順彼意。住數十日。乃去。採訪

蓮根不知何許人。深信淨土法門。刻定功課。日念六萬聲佛。善書。每寫淨土言句。以送人。閒或作詩爲文。發揮淨土要義。住普陀修竹圓通兩庵。後之梵林。篷數年。其地幽靜。人莫能知。後不知歸於何處。其殆決定往生淨土者矣。採訪

竹禪。四川梁山王氏子。避難出家於邑之報國寺。遊蹤徧四大名山。嘗效喇嘛裝。光緒閒。往來普陀有年。寓白華庵。有高人風趣。喜撫古琴。其聲淵淵。悠揚悅耳。令人萬念頓消。工篆刻。有印譜。及刻心經句印一卷行世。又善繪水墨山水。人物竹石。性慷慨。凡修築寺院。賑濟災黎。輒畫數百紙助之。求者非其所好。雖貴顯亦不應。嘗謂丈匹紙幅。猶嫌短少。不能揮灑自如。晚年有句云。老僧年邁七十七。終日手中不釋筆。紙長丈二。猶嫌短。信手拈來塗粉壁。所至名山古剎。多有留墨。體格高超。軼唐邁宋。人以是珍重之。常熟翁相國同龢。嘉定徐殿撰。郁皆與之遊。壬辰在京都。殿撰居以舊第。卻不就。蓋落拓其素性也。住錫上海福田庵。庚子春。語庵僧曰。吾世緣將滿。當從來處去。此閒有恐怖。然無礙也。遂返蜀。至冬示寂於雙桂堂。

丈室。世壽七十有七。是年北方拳匪亂。邑僑遷徙殆盡。土著亦皇皇。卒無事。其言

果驗。

周國興撰行狀。上海續志  
僧道周積餘讀書瑣記。

通智名尋源。別號憶蓮沙門。儀徵阮文達公元之幼子。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生。母氏某。京都人。文達逝世。其母攜歸京都。寄居舅舍。及長。貌瓌瑋。而音洪暢。好道術。不求仕進。欲爲長生神仙。放曠襟懷。優游蓬島。每以不遇真人爲憾。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一。偶至龍泉寺。遇首座本然。億必得道高僧。與之談。已所懷。然公斥爲擔麻。棄金。認奴作主。遂頓棄所懷。卽求攝受。然爲難髮於本京七塔寺。從茲研究教典。勵志修持。光緒四年。受具戒於京西雲居寺。乃發足遊方。徧參宗匠。十四年。於普陀佛頂山。信真老人會下。得受心印。是年宏楞嚴於法雨寺。嗣後應講聘者十餘年。雲蹤無定處。惟天童小白嶺。維揚萬壽寺。普陀普慧庵。嘗多憩息。生平志在楞嚴。行在淨土。日課佛號三萬。誓求往生。晨持大悲呪一尺香。以爲助行。嘗謂學者曰。禪宗名爲教外別傳。淨土實爲教內真傳。汝等煩惱未斷。道業未成。切不可錯。

認定盤星。高推禪宗。藐視淨土。其講楞嚴也。於七處徵心。十番顯見處。必詳明此土開悟之難。淨土證道之易。至勢至章。則殷勤勸導。不遺餘力。直欲法會大眾。人各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卽隨勢至。親證圓通。其至由惡業而沈淪四趣。乏定慧而墜墮五魔處。尤復極陳得失。痛示利害。每淚隨聲出。語音哽噎。著有楞嚴開蒙十卷。復刊彌陀疏鈔。及演義要解。便蒙鈔勢至圓通疏鈔。記心得志所向也。三十二年丙午冬。示疾育王。丁未春。普慧庵主覺公。卽接至庵。備極照應。至四月初三日未時。合掌念佛而逝。世壽六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五。瘞全身於佛頂山後之燕窩岡。嗣法門人在普陀者。惟源通。悟開。餘不悉知。通智公堂序。

幻人名隆藕。字獻純。廣東廂黃旗駐防馬氏子。早歲蜚聲庠序。膺兩粵制軍。瑞澄泉麟之聘。掌章奏。年四十一。歎身如泡影。官爵奚爲。乃脫白於雲頂之門。受記於欣湖之室。光緒紀元乙亥。負錫遠邁。首參焦山大虛。越二載。聞廣昱淨。宏法華於太白。遂至天童。淨以龍象識之。己卯。淨又宏法華於普陀法雨寺。藕隨之。偕行。淨俱

親爲敷釋奧義。自此道價鬱跂。叢林傾挹。行腳所至。咸推首座職。其爲人修幹孤高。性度剛毅。對於士夫。不俯仰媚悅。引誘後進。辭色溫如。宣統二年五月。示寂於上海留雲寺。閱世八十有三。坐四十二夏。天童續志

誦閑。台州人。弱冠出家。學天台教。頗有心得。又深信淨土。日有定課。未幾。卽開座講演。清光緒二十四年。了餘和尙爲普濟監院。請閑講法華經。閑欲爲其師作一養老處。乃曰。我欲在此山修一茅篷。養靜了餘。乃於梅檀庵後。爲之建築。名曰爲蓮篷。次年來住。後欲請其師來。其師之友不肯令遠去。因茲閑亦不住矣。曾主溫州頭陀寺。民國初。興觀宗寺。宏闡台教甚力。著述甚多。頗利初機。年近七十。尙講演著述不替。可謂台宗之傑出者。探訪

普濟法雨二寺住持表

普濟法雨二寺住持表  
 普濟五代開山時名不肯去觀音院。至宋元豐三年賜  
 禪寺。清康熙三十八年。御書普濟靈額。及普濟禪寺額並賜。○法雨。明萬  
 曆八年開山時。名海潮庵。旋改海潮寺。三十四年。賜額護國鎮海禪寺。清康  
 熙三十八年。御書天花法雨額。及法雨禪寺額並賜。

五代

梁

丁卯開平元年  
 及至龍德二年壬午。丙子。已歷十六年。

不肯去觀音院

二真

丙子  
 慧鑄開山  
 有傳

五代

唐

癸未同光元年  
 自同光至清泰。四主共十三年。

五代

晉

丙申天福元年  
 自天福至開運。二主共十二年。

五代

漢

戊申乾祐元年  
 三主共三年。

五代

周

辛亥廣順元年  
 自廣順至顯德。三主共九年。

宋

庚申建隆元年

自建隆庚申至紹興元年辛亥。已歷一百七十二年。及至祥興元年戊寅。共十八帝三百一十九年。

寶陀

元豐三年  
 所賜額

紹興元年 辛亥 真歇清了 有傳

紹興七年 丁巳 自得慧暉 有傳

繼以了然 徑山悟嗣

弁至瀾

大繼業

恩求以

雪屋立

垣堂圓

邊庵成

還庵琛

鑑庵實

小庵高

七嘉 年定	戊甲												
		開雲德韶	有傳										
		大川普濟	有傳										
		鐵腳清											
		古巖顛											
		深谷喚											
		無咎吉											
		寒巖悟											
		夢窗嗣清	有傳										
		石屋環											
		寒巖舉											
		松州基											
		玠禪師	有傳	分與東巖二俱無考。故亦列于前。	按玠寂年在東巖前。主席年。								

普陀洛迦新志 卷六 住持表附 宋

東巖淨日傳有

混溪清

白雲恭

愚溪智

二景  
年炎

丑丁

如智有傳○舊志作元至元十四年即宋景炎二年因統緒所關故仍作宋。

元

己卯  
至元十六年

自宋統全亡於世祖十六年己卯乃作大元承統之始。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共十帝八十九年。

寶陀

東洲永傳有

一山寧傳有

如律傳有

次翁元

險崖遇

四大  
年德

子庚

三大  
年德

亥己

太虛沖

自繼以三十人。均列宋如律。舊志則列于元之禪德。玠禪師。列于元末。法統。餘三人。均列宋如律。舊志則列于元之禪德。玠禪師。列于元末。出使日本。無事。迹年分可考。按東洲。即元初僧。列于一山。顯有大德三年。

二天  
年曆  
巳己

孚中懷信  
傳有

古鼎祖銘  
傳有

大方聘  
宗旨。盡其源底。初住慈谿。石門。歷象山。山智門。遷郡之天寧。已而繼

竺西坦。席住天童。說法巧譬。旁引曲成。後學生平。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清容居士袁稱。嘗以詩相贈答。見德介天童寺志。

朴翁淳

元虛照  
釋南堂寄詩。演法高登。玉几峯。宏機堪。復器之風。不因北海。鵬程

同。見郭子章育王山志。

竺二芳聯  
正宗莊嗣下

所庵睿  
按元劉仁本題。盛照明普陀洛迦山傳云。住山僧。睿上人。以其傳來請誌。核以年代。殆即其人歟。

至正十五年

乙未 大千慧照 有傳

自孚中至大千八人。舊志法統屬元代。除孚中古鼎大千外。事迹年分均失傳。

明

洪武元年

戊申 自洪武戊申至崇禎癸未。共十七帝。二百七十六年。

普陀 萬曆三十三年。改寶陀為普陀。

海潮 萬曆三十四年。改海潮為鎮海。

洪武初

大基行丕 有傳

本初原

永樂

祖芳道聯 有傳

正德十年

乙亥 淡齋 有傳

普賢道誠 有傳

寶珠德意

木空圓獻 有傳

嘉靖二十六年

丁未 圓錦 奉化人



萬曆三十九年	萬曆三十七年		萬曆三十三年	萬曆三十年	萬曆十九年	萬曆十八年	萬曆十六年	萬曆十四年	萬曆十二年	萬曆十一年	萬曆二十年
亥辛	酉己		巳乙	寅壬	丑辛	子庚	戌戊	申丙	午甲	巳癸	辰壬
三藏真經 <small>傳有</small>	遜吾如讓 <small>傳有</small>	奇峯真才 <small>傳有</small>	普光真遇 <small>傳有</small>		寂庵如迴 <small>傳有</small>		雲峯真宰 <small>傳有</small>		東洋真海 <small>烏程人</small>	瀛石真璧 <small>鄞縣人</small>	
			寶蓮如光 <small>傳有</small>	自心照 <small>高郵人</small>		自修誠 <small>揚州人</small>		本空德 <small>江甯化人</small>			天然如壽 <small>傳有</small>



為探龍藏傳心印。寒雨空巖自掩扉。

慧印通恩

振里照葵

恆悅普常

無念性空

素明性樂

樂淵海鯨

天真海相

濟川海筏

陵雲性嶽

滄洲海先

古宗

元泰 年昌 申庚	二天 年啓 戌壬	四天 年啓 子甲	七天 年啓 卯丁	二年 年禎 巳己	三年 年禎 午庚	九年 年禎 子丙	崇禎 十三年 辰庚			
茂榮真蕊	玉峯性寶	妙用性旋	六夢海涵	應悟海澄	桓宗照祚	靈脈性澄	生二寂一	自竺西至生二二 子禪德均未言其 爲十六住持與否 事列	有云前朝者舊執 事有悅後無念前 志	院附其名後皆相 繼主 院事等語故照舊 列之。
寶珠珍 <small>北直人</small>	聚宗旨	法堂徹	優曇仲 <small>無錫人</small>	寂住 <small>傳有</small>	總持一	樸庵蘊 <small>四川人</small>	文元秀 <small>傳有</small>	乃按秦昌庚申至 崇禎庚辰之年分 持所列普陀寺之 禪		

清

順治元年甲申  
自順治甲申至宣統辛亥  
共十帝二百六十八年。

德列于此者皆無年分事迹。  
可查。生二下小註已詳及之。

三年治  
戊丙

普濟  
康熙三十八年  
改普陀為普濟。

明如德  
傳有

法雨  
康熙三十八年  
改鑽海為法雨。

八年治  
卯辛

貫介照中  
傳有

資休住  
徽州人

十一年治  
午甲

妙元海音

爾欽敬  
鄞縣人

曉初海聞

公胤通裕

十八年治  
丑辛

養源寂童  
事見舊志  
隱秀庵下

若虛海遐

	慧融照勝	
	太素照微 <small>鄧縣人</small>	
	一輪普容	
	西宗性印 <small>此下五人按秦志列</small>	
	無礙性懋	
	宏如海福	
	養如性倫	
	龍安海寶	
康熙二十三年		明益普容 <small>有傳</small>
	慈德 <small>道衡前任住持。見通旭普慧庵記。</small>	
	海涵 <small>事見舊志梵刹。普濟太古堂。</small>	
康熙二十五年	道衡普周 <small>有傳</small>	

傳如心受

鄞縣人

公闡通亮

有傳

巨然照音

松江人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自求福

別庵性統

有傳

康熙二十八年

己巳

通元照機

有傳

天鑑通遠

揚州人

耆英隆壽

鎮海人。華亭陸祖修贈詩云。師住名山六十年。化城

幾度見滄田。白蓮花發重棲定。紫竹林深又結禪。萬斛潮音香界落。

一庵佛火海天懸。前身我自為居士。丈室長期設法緣。○按自貫介。

至者英。二十二人。除慈德海函。今新探入外。餘俱舊志列于清初禪。

德。除貫介。養源道衡。公開通元略。有可查外。其餘事迹。年分均失傳。





嘉慶十七年	申壬	融通能圓	傳有	巨川達	自文學。至巨川十四人。除訪
乾隆五十七年	子壬	以仁政	募鑄大銅鐘各一。	玉山通	
		萬寧祺	塔在園	有光玉	
		省中照	塔在龍	法霖源	
		靜源仁	衣鉢塔在	叢香緣	
		天然仁	塔在	旭初秉	
嘉慶八年	癸亥	境緣遇	秦志承德記。九年境公寂。衆舉承德繼席。知爲此時住持。	超塵續恩	傳有
		承德維賢	傳有	文通道	
		蓮芳勝	塔在園	宗乾仙	
		書文瑞	塔在園	觀一基	
		正法達堅	塔在芥	本立源	
				明珠融	

普陀洛迦新志 卷六 住持表附 清

道光二年壬午

月中桂  
傳有

稿俱列在仁芳後。爲法雨住持。

茂松蔭

昌蔭

秦志錫麟堂記道光初住持。年分無考疑卽茂松蔭故列此。

聖參德

見秦志法雨重銘銅鐘記。

道光五年乙酉

鴻崑能崙  
傳有

海南性

傳有

法音雷

自鑑堂至法音二十七人。了塵昌蔭乃今新自探入者。其餘二十五人秦志列于法統之末。除鑑堂夢閣雲中承德融通月中。

學周榮

鴻崑有傳及越三懷中以述仁十分人。略有資考外餘十五人。

巨川裕

多失考。是舊志今亦仍之。

圓仁

定智果

有傳○果字祖堂牌位作榮

性懋林

學周下四人據訪稿列在海南後爲法雨住持。年分無考。

頂超聖光

附見恆學傳

道光十三年癸卯

圓明徹

九道光年己丑







元民國 年國 子壬 文蓮生 退四年院

了一廣得 江西九江周氏子

四民國 年國 卯乙 了餘廣導 有傳○八年退院

化杲心開 江蘇寶山朱氏子

五民國 年國 辰丙

了清廣香 廣東惠來吳氏子

六民國 年國 巳丁

了明廣月 浙江慈谿盛氏子

八民國 年國 未己 蓮曦演蘊 十一年退院。廣東香山縣人。

十二民國 年國 亥癸 了信廣裕 廣東潮陽人

普陀洛迦新志卷六終

普陀洛迦新志卷七

古會稽陶 鏞鑑定 古翁山王亨彥輯

營建門第七

內分亭祠坊塔路橋五子目。凡屋宇除寺庵茅蓬外如學校醫院等俱包在亭祠之內。

彌陀淨域成就莊嚴。慈氏宮中修陳樓閣。况在塵寰之境。可無構造之工。斯山塔現多寶妙證法華。街闢玉堂。恍遊清署。橋登智度。總歸般若之門。路號莊嚴。證入金剛之定。護法則天龍海若。紀贊則聖誥宸謨。非徒以壯遊觀。亦藉以增信嚮。志營建。

亭祠 共四十三所

龍章閣 宋嘉定七年僧德韶建。安置寧宗圓通寶殿大道場諸御書。今廢。址不可

考。志

御製碑亭 在護國永壽普陀寺。明萬曆三十五年發帑千兩遣御馬監太監党禮

建。後廢。志

玉音亭

御製藏經序碑亭

應制經贊序碑亭

俱在本寺旁近。明鎮臣侯繼高建。今俱廢。裘志

萬壽御碑亭

一在普濟寺海印池北。五間。高三丈八尺。深四丈。廣共六丈。一在法

雨寺第五層。五間。並清康熙四十一年建。安置康熙御製文碑石。法雨寺碑亭亦

名天章閣。御書亭。又兩寺碑亭。皆豎蠲免錢糧碑於其旁。

許秦志探訪。

清鄞屠粹忠法雨寺萬壽御碑亭記。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普陀法雨寺住持

性統。創建萬壽御碑亭於圓通大殿之前。表恩榮。展祝釐。而垂久遠也。先是二十

八年。翠華南巡。因提臣陳世凱。鎮臣黃大來之請。賜帑建圓通等殿。三十八年春。

皇帝復南幸。駐蹕杭州。性統迎駕謝恩。召見於行在。問勞再三。寵眷優渥。尋改前

鎮海寺。曰法雨。給江南黃瓦一十二萬。帑金千兩。補全未竟之工。賜額大殿曰天

花法雨。方丈曰修持淨業。既又賜御揭米元章字一幀。御書金剛經一部。於時宸

章輝爛。焜耀海天。性統深維。聖恩罔極。臣僧何人。邀此異數。乃謀於提臣張雲翼。趙宏燦。鎮臣藍理。施世驃。郡邑臣甘國璧。繆燧。購美石。延良工。摹而鐫諸碑。且闢地構亭覆其上。自開闢以迄今。茲萬千年來。嬴天章於鰲背。勒御翰於蛟頤。可謂奇矣。浴日月以助光華。驅龍象以護風雨。可謂壯矣。於其落成。性統寓書京邸。命粹忠記其事。因稽首載拜而言曰。於哉。自古繼天御極之主。聖神文武。天縱多能。未有如我皇上者。維時車書一統。玉帛萬國。幅員之廣。亙古所無。洛迦海外。彈丸土耳。置之若有若無。寧遂以此損聖治於萬一。而聲教所訖。紺宇斯開。雨露一霑。天章以被。類而推之。無一夫不獲。無一物不得其所。可知也。御書比年來。大小臣鄰。時受寵賜。上以榮其祖父。而下及其子孫。其摹而登以石。覆以亭者。莫不榮耀里黨。此皆臣子之分所宜自靖。性統內空五蘊。外捐萬有。乃所不能空且捐者。惟天子之殊恩。意其忠君愛國之心。勤懇無已。而寓之乎此。儒與釋。豈有異哉。曰。御碑表恩榮之自也。曰。萬壽。展祝釐之忱也。他日望氣者。東海日出之隅。榮光四燭。

雲漢昭回。嗚呼。非中國有聖人。彼西方聖人之教。其能至是也哉。許志

御碑亭 一在普濟寺。石坊下馬處。二開圓頂。高三丈。深二丈二尺。廣共四丈六尺。

一在法雨寺。第三層五間。並建置雍正御製文碑石。許志

渡海紀事碑亭 在普濟寺左。明巡撫尹應元建。清寺住持通旭重修。張志

明漢陽尹應元渡海紀事。大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夏五月。督撫浙江都御史漢陽尹應元。視師海上。時總戎都督僉事處州李承勳。簡銳卒數千以待。聞補陀山峙大海中。登此山則諸凡險要。可指顧而知。又近歲聖母皇上。屢遣內官齋帑金。重修梵宇經藏。應元以為百聞不博一見。決策往焉。總戎具舟卒。諱風潮。訂行期。海道副使同安王道顯。參將蘇州袁世忠。寧波知府建安鄒希賢。同知金谿黃樛。推官宜興何士晉。定海縣知縣漳浦朱一鶚。悉從都御史。以是月十三日解纜。十五日抵補陀。既焚香頂禮觀音大士。遂歷海潮。陟絕巘。望滄溟。凝睇扶桑。周咨海島。真三生奇觀哉。夫普陀海潮寺等耳。又同在一山。海潮巨剎。宛然恬不為異。而

普陀名號最著。因災修復。殊非非常之原。一旦重以天子之命。勢必竦動遠近。鯨波叵測。偵備宜嚴。乃屬參鎮各官。整旅飭防。聞警卽援。永期寧謐。萬萬弗遺。君父憂。總戎暨諸司。分猷共念。可謂一時之盛。爰鐫石歲月。以告嗣來云。

懷闕亭

在烟霞館左。萬曆中。督造張隨建。今廢。

張志

清淨境亭

在寶陀寺南嶺上。三摩地。明洪武庚戌。寺僧行丕建。今廢。

張志宋謙清淨境亭銘

明金華宋謙清淨境亭銘。普陀洛迦山者。在東大洋海。梵語補怛洛迦。華言小白華。傳言山有二。皆觀音大士示現之地。其一自西竺。歷羅刹鬼國。暨諸魔土。始至其境。其一卽華嚴大經所說善財南詢之處。蓋今所也。山絕起海中。周圍僅百里。寶陀寺在山南。去寺三里。至潮音洞。洞脚插海。張頤欲飲。怒風驅濤。進退擊衝。洞巔通穴。曰天窗。白光注底如月。唐大中閒。梵僧拜洞前。燔十指禱之。指且盡。大士爲現身說法。授以七色寶石。自後人以誠感。輒應。或現紫金自在相。縞衣縹帶。珠璣紛然。或現千首千臂。護法大神。翼衛後先。稍轉而右。爲善財洞。窈黑不可測。從

洞折而北。有石類香鑪。類佛牙。奇甚。惟磐陀石。上最寬平。可坐百人。自石折而西。有獅子峯。有象巖。有佛手峯。皆以其形名。有三摩地。嘉木蕭森。怪石駢列。臥者。離立者。蹲欲起者。迎躍似舞者。其他勝概。難可數計。洪武庚戌。春正月。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寶陀大師行丕。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盍爲亭。大師乃建於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云。予聞西方。國名淨土。纖穢不存。以黃金爲地。寶樹重重。迦陵頻伽。能演妙法。人思至之。有不能得。豈意東海之區。清淨之境。爲近之耶。是宜大士顯靈於其地也。大師字大基。行丕。其名。鄞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爲時之名僧。初由佛隴。昇主是山。匡衆說法。恢復產業。振興夫叢林法席者。非茲之可備載。故略而不書。銘曰。大海東匯。厥名惟瀛。并包川洛。混合坤經。鯨波四繞。龍島中停。濯濯綠淨。噉噉青縈。片滓弗立。纖塵不驚。如蓮出水。類鑑含明。流雲斂翳。新旭爭熒。金沙布地。寶樹森屏。巨石佛足。嵌洞潮聲。大士顯瑞。梵童揚靈。仙帶翻縹。玄珠垂瓔。月相穆穆。颿馭泠泠。龍君持戟。水伯

捧旌衛茲勝。特控此高冥。俾彼開士。爰謀建亭。莫平匪砥。有覺惟楹。直迺寥廓。將齊櫻寧。塵因道寂。境逐心清。徜徉淨國。周流覺城。敢告來裔。庸勒新銘。節

觀旭亭

在法華洞側。今廢。

萬言法華洞詩探訪。

著衣亭

在無量殿左。今廢。

我志

莫捨身亭

在潮音洞上。參將董永燧建。今廢。

我志

清邑令繆燧捨身戒。人有捐生投於梵音洞下者。安翼爲大士所收錄。嚴飭禁杜不止。歲或以告。嗚呼。捨身之說。吾不知何時而起。其云福利。真不可解。而世往往惑之甚矣。人之至愚且忍也。今有父兄急難。或告之曰。爾其殺身成孝。人且趨起不前。甚至假託竄避。以幸免者。今有軍國重務。或告之曰。爾其諍之以死。人且畏蕙緘默。甚至依阿詭隨。以附恩寵者。今有蹈非常之變。禍不可測。爲之友者。徬徨歎息。或告之曰。爾其以死救之。殺身成義。則卻步掉首而去。夫忠孝節義。古今之美德。天下萬世所常尊。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而代不數見。信誣妄之說。委父

母遺體於波濤巖石間。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也。而趨之若鶩。其爲愚與忍孰甚。夫人之生禍福兩途耳。人之禍莫甚於不得其死。死之苦莫甚於沈溺。宛轉反側。浪擊石觸。糜身折骨。而後魚鼈羣萃以食之。雖支解剖割。靡有其慘。夫捨身以求福也。而先受慘禍。嗚呼。若死而有知。風雨晝夜飄泊淹溺。不知幾何怨悔也。而或父母望其歸。妻子冀其還。兄弟親戚莫不延頸以望。忽得凶問。愴悅號泣。何可勝道。非忍心很戾。計不出此。如是而欲望慈悲之大士。以一死爲皈依。吾知其必疾惡痛恨。斥之惟恐不速矣。尙奚福之有。且夫人等死也。與其捨身以求福。孰若捨生以取義。與其輕自戕賊於虛無杳冥之途。孰若勇決向往於倫理綱常之地。用之於父兄。可以成孝。用之於君國。可以成忠。用之於朋友。可以成義。而世人不解好用之於誕謾不可信者。而謂以此永度脫也。適以成其陷溺耳。吾固曰。至愚且忍也。余知定海縣事。故書此以戒。

八角水亭 在普濟寺前海印池中。連亙石橋。周以扶闌。亭東西各有池。通海印。

應黃

記態

正趣亭 舊名坐坐亭。在妙莊嚴路中。從道頭至普濟寺各二里半。清順治間都督

張杰建。後廢。康熙三十六年。寺住持通旭重建。以其適當正趣峯下。改今名。張志

清。鄧。張超宗詩。孤亭坐坐夕陽斜。百折千重路轉賒。山鳥似知來客意。連聲啼上

杜鵑花。

邑人夏昌渭詩。樓閣森森鎖碧嵐。登臨我欲叩禪關。天池水活隨吞吐。松徑人稀

任往還。佇立片時都淨土。回頭何處不靈山。慈航渡盡塵寰苦。願聽楞嚴訂石頑。

迴瀾亭 在短姑道頭。清光緒閒。邑人王克明建。民國己未。陳性良重修。探訪

宏涼亭 在玉堂街中。探訪

半路亭 在香雲路中。因名。清嘉道閒。慧濟寺僧頂順建。探訪

娑竭龍王祠 在普濟寺左。三會堂側。舊志

龍王堂 在法雨寺。天王殿旁。清光緒二十年。住持化聞重修。許志探訪

土地祠 在普濟寺右仁德堂西前後共六間。清康熙三十六年仍舊址建。舊

天妃宮 在司基灣西僧大慧建。今改福泉庵。探訪

天后閣 在法雨寺前。清雍正九年住持法澤建。宣統二年開然重修。許志探訪

許秦志事略並載雍正九年辛亥修建。時法雨住持法澤以山在海洋禮香者皆由舟楫而寺中從未奉有天后香火甚為缺典乃建閣三間以祀。及閣成日黃昏後忽見彩船一隻儀從旌旗繽紛整肅左右羽扇交蔽前掌大燈兩盞照耀光明從東洋海上而來直至千步沙監督諸員及僧衆工役同時共見知為神靈示現無不驚異。

關聖祠 在蓮花洋畔汛兵守此今改廣福庵。探訪

關聖閣 在永壽橋東塊。舊志

關聖祠 在善法堂前舊為海防公署今廢。探訪

五公祠 在普濟寺伽藍殿右供明宮保尙書周寅所提學副使楊楚亭太僕寺正

卿劉行素。禮部主事屠赤水。隆。尙寶司丞沈玄扈等像。二 凌許志

何公祠 在普濟寺山門外三會堂左。供明總兵何汝賓像。舊志

薛三省記曰。參將盡寧紹而守。起自嘉靖末季。其以副總兵守職者。實所僅見。而今復見仲升何公。初以部署指揮。行守將事。不二年。而進副帥。蓋是時遼與滇均發難。縣官廣厲武守將高等。率驟遷去。當事者念海上方多劇盜。非公無可與計事。故先遷期。疏請以公副大帥。兩浙守將凡四。而寧紹並海。袤延幾千里。當東南要衝。任最重。而參將建牙舟山。居海中去大帥府數百里。往來期會。出入洪濤掀浪之間。暴風毒霧。猝不知所自起。兩汛所經。廣瀆無垠之域。所患政不在鱷鯨也。地又最險。此非素鎮定。饒有膽略。以長風巨浪爲遊戲者。時且骨驚神怖。惴惴魚鼈與鄰之是憂。而暇憂敵乎。公恂恂退遜。驟視之文儒耳。而中實深鷙。多計畫。且吳產習於水。其視海若陸。視舟檣之顛危。若車軒輕。而擊楫指麾。若折松靡羽。從容談笑。不少動於顏色也。又歷官所蒞。率舟師。益練習。臨戎必身先士卒。而賈以

餘勇。嘗謂水軍與步軍異勢而不同情。步軍扼險而守。所趨利遠不過百里。得據勝地而出奇。水軍亦扼險而守。然趨利遠者在數百里外。無利可據。惟藉天助而致死。故步軍爭勝於地。水軍不爭於地而爭於水。又不徒爭於水而爭於風。水有候。而風無候。有候者人不得逆挽。無候者人又不得順噓。故風與水候兩順。則我操勝。兩逆。則敵操勝。一順一逆。則我與敵互操勝者半。而人力則弓矢劍戟。諸步軍之長技。皆非所施也。所恃獨舟楫與火具耳。故公在軍所操術。惟謹占候。慎葺造。精火攻之器械。而大指先收人心。而用其死力。浙往計惟倭。近乃禦盜。盜多閩人。狡黠。假漁爲名。聚而剽商船。掠其資。不中。則質人而責重賄。無虛日。然飄忽無定蹤。水軍無如何也。主者度非一大創之不可。而計無所出。議多市商船。伏兵爲覆。誘取之。公曰。此掩也。可以一逞。盜不可得盡也。軍興力乏。安得多資爲市。吾惟有明號令。嚴賞罰。以厲將率。將率善。則士卒用命矣。且盜未嘗不畏吾軍也。故春防軍厚集。則遁。撤則掠。吾軍在外游徼者非乏。乃所乘小舡。故盜視爲易與耳。

今令大艘更番挾以出。則盜懼不敢肆其策。至今不能更也。公性謹厚。嚴飭諸將。伍少犯令。卽置法。私門雖簞器之食。勿輕入。終遷日毋更。其廉若此。惟廉爲能寬。寬則惠廣。足以結士。廉爲能靜。靜則事省。足以安下。廉爲能公。公則政平。足以服衆。廉爲能明。明則鑑精。足以辨材。公所以收人心。而能使人用命者。以此。公先後守職。凡六載。從前未有若此久者。而窮極海外形勢。不遺幽遐。亦未有若此勞者。政久而德深。勞積而功高。此祠所由建也。舟山公所建牙地。而洛迦山爲外。倭內窺所必經。乃守望獨薄。當時意或以大士威神足憑。以警遠。而近者盜則更所垂涎。蓋盜所乏者糧。其視香積。猶外庾也。故兩防公數臨蒞。以耀兵。諸士伍謂公雖遷去。而其神情長依依此山。乃卽以建祠。祠成。參軍何國輔走書屬余記。後因公事過邑。數肅余爲請。因爲記。公功德之大者。而併及建祠之意。若此。公名汝賓。字仲升。卽以爲號。家世衛指揮使令。遷都督僉事。鎮兩廣。雅好文。所創著舟山志。不獨徵故實。且足裨軍策。云天啓丙寅仲夏。

陳志

陸公祠 在普濟寺衣珠堂右。供明郡守陸自岳。并圓初長老神主。今廢。姜 奏 志

四監祠 在普濟寺柏香亭後。三閒。原烟霞館。改孤高爽塏。登之。峯巒蒼翠。鳥嶼明  
沒。烟水霧霞。繚繞襟袖。明萬曆閒。寺僧建內官三公祠於山後。以祀督造御用監  
太監張隨。御馬監太監党禮。內官監太監馬謙。清初。以王臣副隨。同董寺役。併祀  
之。為四監祠。姜 許 志

藍公祠 一在普濟寺。一在法雨寺。均清康熙三十二年建。祀清定海總兵藍理。舊 志  
清慈谿姜宸英記。佛法自漢入中國。其時可謂久。而其道日益廣矣。夫惟其道廣  
則藉手於衛道者甚殷。其時久。則凡所歷治亂盛衰。變遷興廢之狀日多。而其需  
夫人之衛之也。亦日亟。顧古今來。作釋氏干城者多矣。大都不過捨基址。施金錢  
而止。未有終始經營。難不辭而久不倦。如元戎藍公之於普陀二寺者也。方夫海  
禁乍弛。僧衆初歸。而道場梵刹俱未興建時。則有故鎮黃公。乘閒力奏。遣員賜帑。  
初地重光。然命甫下。而黃公旋沒於官。公來繼鎮。建牙翁洲。翁洲距普陀百里。潮

汐往返風濤叵測。不以爲勞。力任茲事。若宜革。若宜興。若宜先。若宜後。若宜多。若宜寡。寺之主者。悉稟裁於公。公一以至誠大公處之。公之鄉。多產巨木。斥俸捐資。桴海運木。分給兩寺。置木之值。至數千緡。無所吝然。予謂此不足爲公難。其分處兩寺也。自有護法來。千百年閒。未有如公者。明萬曆七年以前。止建一寺。至後又有鎖海。然皆長老住持而已。展復來。別公以雙徑嫡孫。提督陳公。敦請主席。後寺先入山者三年。公至普陀。喟曰。改律爲禪。後寺已然。而前寺獨可不延高行大德。闡宗風而登上乘者居之乎。博咨廣詢。得天童八世孫。潮音和尚。迎拜陞座。聞者皈嚮。兩師皆慧心定識。又其宗皆臨濟。無所溜澗。公集兩廡僧徒。曉譬而戒勉之。至誠披露。人人悅服。緇素歎息。稱自有護法來。真未有如公者。競謀建公生祠。以尸祝不朽。越明年。兩寺告成。俱以宸英。素辱公知。函書來京。丐爲文以鐫石。余曰。公鎮定十年。功德及吾寧者甚大。卽不辱與公交。亦不得辭。然予知公極審。於公遇前寺。知公之精微。於公遇後寺。知公之廣大。嗚呼。公待佛及僧如此。其忠君愛

國誠民卹兵更宜何如哉。遂敍其終始難不辭而久不倦者以復兩寺之請。世之覽者諒不以予爲阿公而公亦必不以予言爲河漢也。夫康熙丁丑八月。

志

陳黃二公祠

在法雨寺。清康熙三十七年住持性統建。

齊志

清鄞胡德邁法雨寺合建陳黃二公祠記。古今來事之盈虛消息倚夫數而廢興成敗則係夫人數若待人而人不委數。故自廢而興轉毀而成者其功多不可忘。雖或其人已沒其事猶樂得而稱頌弗衰。如普陀法雨寺之於故提督陳公總戎黃公是已。夫普陀爲震旦名山與峨嵋五臺九華齊稱。乃其山川奇詭雄特之氣結爲前寺不足至明五六百年又發而爲後寺亦足以見大士德教之遠願力之宏矣。其屢廢屢興要亦時勢使然。今上皇帝二十有六年文綏武饗盡土悉臣海外甌脫廓入版圖於是厲禁盡弛而普陀內徙之僧雖歸故宇未奉明綸黃公鎮定二年恭遇翠華南幸乘閒奏請。于是得賜帑金重建兩寺。蓋不獨慈雲法雨廣被東南而吳越封疆門戶益得藉外屏以固金湯矣。先是寺之未建也麋鹿滿山。

荆榛蔽野。惟我別公和尚。遠從西蜀。訪舊天童。陳公聞其名。俾主法雨。宏度沙門。于是自萬曆來百餘年。第習講律之傳。一變而爲禪宗大乘之學。不寧惟是。今元戎義山藍公。聿繼黃公來鎮。信道愛人。亦惟是普門干城爲任。謂改律爲禪。義可師法。由是延今潮音和尚。一如陳公之延別公。而普濟法雨。不滅天童。雪竇五磊。精嚴閎淨矣。嗚呼。向微陳公。藍公亦必爲之。然而後來之美。其得忘前事之師乎。別公曰。我之不忘黃公。猶藍公也。我之不忘陳公。猶黃公也。於藍公則專之。於陳黃二公則合之。禮也。祠成。丐予爲記。予曰。寺之由毀而成。黃公之德。禪之由廢而興。陳公之功。皆不可視爲偶盈偶息之數。所謂數若待人。而人不委數者。於是乎在。嗚呼。道不高。則衛道者不力。教不宏。則翼教者不切。觀陳黃二公之於法雨如此。卽別公可知矣。予是以不辭其請。而爲之記。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冬。

黃公祠

在普濟寺伽藍殿左。供清定海總兵黃大來像。

凌許志○秦志。梵利門。附五公於四盛之左。附黃公

及邑令繆燧於四盛之右。無五公黃公專祠。

清慈谿鄭梁記。昔漢朱邑爲桐鄉。有惠政。民德之。於其在官。爲邑建祠。以俎豆之。此生祠之昉也。迄今二千餘年。閒爲吏若帥者。無邑之德。而皆仍邑之事。生祠徧郡國矣。然皆蒞則安之。去則毀焉。予謂此眞生祠者矣。獨至故總戎黃公。則不然。公鎮定海三年。忠於其職。今皇帝實眷依之。二十八年。帝南巡。公護駕行在。帝從容問公舟山緣海事宜。公輒慷慨陳地方兵民利弊甚悉。帝嘉納之。公平時信道而敬佛。嘗憫普陀爲大士演法道場。卽今閩疆展闢。海宇蕩平。天下名山。皆被嘉賴。而大士現靈之區。反錄錄墨墨。一二僧徒。私相號召。挺鐘搥鼓於荒烟蔓棘之中心。甚苦之。且幸際承平。卽無所言。脫不幸一旦有事。此自歸自復之衆。誰任其咎。思欲陳之。而未有路。適帝召問。遂乘閒爲帝陳之。於是帝可其議。帑金有賜。衛臣有遣。而普陀煥然重建焉。公方欲多方培護。廣建名藍。越明年。而公以疾沒於官。死之日。兵與民無不哀慟。如喪所親。而山中千百僧徒。尤悲念之不忘。於是相與闢地治宮。祠公於伽藍殿之左。肖像而俎豆焉。報功酬德禮也。潮公來住此山。

與余交好。遂以公祠落成告。屬爲記以垂久遠。余曰。文之傳公。不如公德之在人。心者。自爲可傳也。然數十百年。見聞迭異。故老之口盡。而我公之明德亦湮。勒諸貞珉。載諸山乘。公雖亡。而其事其德不與俱亡也。余是以不辭而爲之記。（下略）

施公祠

在宋許。

祀清定海總兵施世驃。

許志萬經記。○記內不詳祠之地址。與所祀者之名殊覺歎憾。

清鄞萬經施公生祠記。士君子立身揚名。其豐功偉烈。可著於當時。可傳於後世者。青史載之矣。又能推其所餘。使方外之民。頌功德於勿衰。尸俎豆於奕世。是其靈根天植。雖處世網。不爲事物所淆。故能於撫字愛養之中。而宏護於潛修密證之區。其志量之高大。識見之廣遠。豈凡屬居官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如元戎施公。其殆有不可及者歟。公本將種。世有令德。其秉鉞於定也。輕裘緩帶。詩酒永日。雖際時之昌。亦公之才智過人。故能先聲而懾衆。不誠而事成也。普陀名山。乃其轄下。或承使命。或視師旅。常航過其地。繼之則爲聖祖祝萬壽。并爲母太夫人祈遐齡。亦時往其閒。由是與方丈諸師。敘談移日。公不知有名位之可拘。而山中亦

若忘人之勢。惟於寺之得失。病事之開遮。趨避無不導止。斡旋山中。德焉謀肖。像於護法諸神之列。是公之厚德高誼。入人者深。故思慕之不足。而詠歌之。詠歌之不足。而對越之。豈若世之阿好以爲榮。而去則毀之者哉。吾聞釋尊善逝。在靈山會上。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蓋僧行忍辱。外侮易乘。不有屏翰。其何以毅。公其受囑靈山者歟。又聞士大夫之英敏特達。克荷綱常者。皆從三寶中來。分散四方。共行教化。公其五百應真者歟。不然。何能忠孝克諧。公私兼濟。若此其裕如耶。噫。世網若膠漆。貪欲若大海。世人貿貿。沒齒不返。非得大雄氏清淨無爲之學。中道拯救。何能使吾輩。背塵合覺。解脫桎梏。而得究竟安樂也哉。則凡衛翊其教。以覺夫斯世斯民者。雖百世祠奉之可也。而况于親沐其休者乎。予久依公之治下。而普陀珂公。邂逅京師。又常稱述其風節。其言信有徵也。因不辭而記之。

留衣堂 在法雨寺。清定海總兵藍理去任。留一襲衣。以表不忘。住持性統因建斯

堂。  
志

清釋性統藍公留衣堂跋。大元侯藍公於庚午歲自宣化奉命移鎮定海。甫下車。爲國祝釐。旋登普陀。荆榛載道。瓦礫成邱。慨然有興復之志。歷任十有二年。殫心竭力。曲盡經營。殿成輪奐。閣聳雲霄。卽帑金頒由內府。寺額得之御賜。亦皆公持衛精忱所感召也。至於公之治定也。闢土地。浚河池。置館通商。肅軍安民。豐功偉業。閭邑咸稱。今歲辛巳。詔駐天津。公至寺。禮辭大士。徘徊持久。留衣一襲。以表不忘。昔韓文公問道靈山大顛禪師。留衣鎖寺。後周濂溪。覩留衣亭。有不知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之句。公之助名。大過韓文。山野道行。遠遜大顛。蒙此殊覲。得不自愧。然覩物懷人。永鎖千秋。竊所幸耳。因建留衣之堂。以示來茲云。

佛教會 在龍沙。原名僧教育會。清光緒三十四年。法雨寺退居開如。彙同通達。堊寶善堂。永悟月德。開然文質。益謙廣學。了餘文蓮。釋照願來。源通等。呈廳創設。爲保護佛教。提倡僧學機關。宣統元年。廣學獨力建造會舍十六間。費銀幣三千餘元。民國二年改今名。

探訪

化雨僧小學校 在龍沙佛教分會內。清宣統元年創設。專課僧童。不取學費。道遠

者。復由校供膳。其常年經費。由佛教會撥充。

探訪

慈雲初級小學校 在邑城南郊。清宣統三年。就法雨寺下院吉祥庵改設。就學者

常百數人。其費亦佛教會支領充用。

探訪

復權初級小學校 在朱家尖月隄。清宣統二年設立。

探訪

培本初級小學校 在朱家尖大同隄。于民國八年設立。

探訪

啓明初級小學校 在朱家尖白山頭。于民國十二年設立。

探訪

按以上三校。原稱洛舵鄉。區立第二第三第四國民學校。于民國十三年一月。

收歸本山寺辦。改定今稱。其經費。就該山宕捐撥充。如不敷。由兩寺籌墊。

醫院 在法華洞下。民國三年。由錫麟堂了餘。捐助其祥篷基址。並募資建造房舍。

延醫施診。旋以絀於經費而止。十一年夏。開如了餘兩退居。暨前後二寺住持。各庵當家。以醫院停止。山中僧俗。及春夏朝山禮佛者。偶抱病恙。苦於束手。殊失我

佛慈旨。決議籌款恢復。延中西醫士各一。常川住院。以待病者求醫之便。探訪

警察分所 在龍沙。民國六年創設。初借舊醫院爲辦公處。後以醫院恢復。由開如

等籌款建造房舍十餘楹。駐警佐一員。警士十一名。以詰奸暴而維治安。探訪

坊 共五座

木華表 在短姑道頭。題曰海天二梵。後修。另書其額。前曰慈航普渡。後曰福海無

涯。舊志黃應熊記探訪。

石坊 在妙莊嚴路。閩中張瑞圖題。今廢。舊志妙莊嚴路下探訪。

石牌坊 在法雨寺前。清雍正間建。探訪

石牌坊 在普濟寺右。

海岸牌坊 在短姑道頭。民國八年。無爲陳錫周居士性良。因祈嗣有感。倡緣建造。

內豎鐵柱。外浴水泥。工程堅固。形勢雄壯。禮山者脫鯨濤而登淨土。仰視斯坊。規

模雄壯。咸訝偉觀。普濟寺住持了餘。爲文記之。坊閒題額。滇南王人文。題曰南海

聖境東海徐世昌題曰同登彼岸。河閒馮國璋題曰寶筏迷津。黃陂黎元洪題曰金繩覺路。江朝宗題曰回頭是岸。又大興馮恕聯云有感卽通。千江有水千江月。無機不被。萬里無雲萬里天。四明王禹襄聯云一日兩度潮。可聽其自來自去。千山萬重石。莫笑他無覺無知。簡照南聯云到這山來未謁普門。當先淨志渡那海。去欲登彼岸。須早回頭。探訪

釋了餘記。觀音大士誓願洪深。慈悲廣大。於十方無盡世界。普現色身。隨機說法。諸大乘經。悉載其事。然卽就此方。應凡夫機。所示之迹。亦復多難勝數。妙不可測。況普應六道。及界外三乘之大機乎。若非圓證法身。何能有此大用。錫周居士陳性良。沐恩甚深。報恩心切。擬欲同人。咸深感想。因建水泥牌坊一座於海岸。蓋欲示人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生死海中。唯有大士可爲恃怙。因略敘伊沐恩之事。勒之貞珉。企後之來哲。同生信心。同蒙覆庇。庶可卽妄明真。消人我之幻執。識心達本。證寂照之佛性矣。錫周居士賦性忠厚。初唯講求儒道之旨。於如來大法。及

三世因果之理。尙未深信。夫人胡氏。宿有信心。禮佛誦經。寒暑疾病。修持不懈。年三十餘。長子不育。行善益力。不久復有娠。將及誕期。乃得大病。二十九日。不進飲食。不能言語。不能轉側。身瘦如柴。體熱如火。名醫束手。殆無生理。一夕夫人夢一老嫗。手持數莖蓮華。謂曰。汝由宿業。膺此惡疾。幸植善根深。以故我從南海來安慰汝。隨以蓮華周身拂拭。曰。拂汝業障。好生嘉兒。遂覺身心清涼。爽快莫喻。因卽甦醒。通身流汗。而熱退身安。顏色溫和。直與好人等無有異。次日卽生一子。適爲三月三日上巳嘉辰。經此燒熱飢餓二十九日。而兒體豐滿。龐厚。與無病者所生無異。今年此子已十歲矣。噫。嘻。異哉。居士荷蒙大恩。直同生死肉骨。方知佛經所說菩薩不思議利生之事。真實不虛。惜拘墟之士。以凡夫知見。肆口謗黷。適形其無知無識。坐井觀天。徒爲大悲主憐憫悲傷。而無從救度耳。哀哉。由茲信向之心。十分懇至。去歲來山。擬修牌坊。吾友印光以太子塔將頽。勸令置此修彼。然伊願心已發。勢難中止。故於今春兩工並興。兼建塔院。及寺前池畔欄杆。並重修涼亭。

需費五萬有奇。雖亦廣乞名望大老。各出淨資。襄成盛舉。然塔之崇高。池之莊嚴。坊亭之壯闊。鳩工選材。役夫無算。無一非居士慨輸巨款。獨力經營。以成就此功德莊嚴。信心宏願。吁可敬矣。捐資善士。悉載塔院碑中。茲特書此菩薩應化無量百千大海中一滴之相。令諸同人生正信心。各各恭敬供養。稱念名號。豈但常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已哉。儻能竭誠至極。何難斷惑證真。超凡入聖。將來亦可如菩薩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普現色身。度脫衆生也已。又觀音大士。乃過去古佛。以大悲心。垂形九界。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但以衆生機劣。無由得見本相。凡蒙祐者。多皆見爲老媪。蓋以隨順劣機。顯示婆心。若謂實屬女身。則于菩薩上同下合之道。毫未夢見在。

塔 共十二處

多寶佛塔 俗名太子塔。在普濟寺東南。元元統中。宣讓王施鈔千錠。爲住持孚中建。高九丈六尺。凡五層。俱用太湖美石製成。四面各安佛相。旁欄柱端。刻守護天

神獅子蓮花極工巧生動。年久就圯。民國八年僧印光了餘。了清合請無爲陳錫周居士性良。倡緣補修。其缺壞處。悉用水泥補之。又全塔外面。均以水泥厚敷之。以期永久不壞。其堅固精緻。實不多見。四圍繚以垣牆。以爲塔院。正殿五楹。中三間供佛。旁二間住守塔僧。後有偏廈四間。以安廚竈。合海岸牌坊。寺前欄杆。共費銀幣五萬餘圓。爲山中近年來絕大之工程。

舊志探訪。

釋了餘記。一切衆生。一念心性。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無始至今。從未悟故。迷真起妄。背覺合塵。反承此不生不滅常住佛性。而爲起惑造業輪回生死之本。如來憫之。隨機說法。普令三根。隨分受益。又以法音有聞。塔像常存。故令四衆建立塔像。企其瞻禮投誠。漸種善根。一觀聖容。永爲道種。以作返妄歸真。背塵合覺。消除惑業。復本心性之最勝因緣。普陀乃大士示迹之勝地。歷朝祝嘏之道場。自五代梁貞明開闢山。迄今千有餘年。普門常啓。宗風不墜。尤爲震旦佛國。東南福地。當元季時。有孚中信禪師者。道高一世。德感九重。五坐道場。宏闡宗乘。王公大

臣多從問道。於天曆時。住持普陀。至元統間。購太湖石。覓上妙工。造多寶佛塔一座。於寺東南隅。其高五層。計九丈六尺。上三層四面各雕佛菩薩羅漢聖像。慈容妙麗。儼然如生。精工妙手。悅人心目。宣讓王嘗從師問道。發心施資。故俗稱爲太子塔焉。迄今五百八十餘年。歲月經久。兼以大海之中。鹹霧颶風。烈日嚴霜。摧殘諸物。最易敗壞。故其塔頂已脫。聖像殘缺。石縫裂開。勢將崩倒。竊念前人建立。原爲國民植福。忍令破壞倒坍。以泯滅古迹。與衆生福田乎。但以僧等財法俱貧。莫由措辦。戊午六月。適值錫周居士陳公性良來山。擬建道頭牌坊。吾友印光偕餘與法雨住持了清。共謂之曰。公宿承佛囑。宏護三寶。今太子塔勢將崩倒。僧等愧無德能。無從設法。願不惜鈞力。爲之重新。或可置彼先此。以急先務。伊應之曰。吾願已發。勢難中止。然旣蒙見委。當努力代爲諸師募緣倩工。勉負責任。因具疏詳述愚忱。仗彼福力。蒙前大總統黎公。前大總統馮公。今大總統徐公。各出淨資。以增輝普陀。倡導四衆。一時名公偉人。悉發信心。協力贊襄。故於今春三月。隨卽開

工兼復增修海印池欄杆。俾多寶佛塔。又復從地湧出。普濟寺前。常見珍池欄楯。又開拓地基。創建塔院。築正室五楹。偏廈四間。凡所需用。悉皆具備。安一淨行頭陀。長時奉侍香火。定海縣知事馮公秉乾。聞之不勝歡喜。隨卽出示保護。可謂夙具靈根。不忘付囑者也。從茲入普門者。親見多寶。修淨業者。常遊珍池。其功德利益。當與虛空同其壽量。非筆舌所能形容也。工既成。乃述其緣起。勒之貞珉。永垂不朽。

釋迦佛舍利塔 在梵音庵上。

本陳志碑

明釋木陳道恣。梵音庵。釋迦佛舍利塔碑。節略。明州古稱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鄮山。蓋周厲王時。東天竺國無憂王。所藏釋迦文佛真身舍利處也。去明州薄海五百里外。復有山曰補怛洛迦者。則普門大士化迹所顯。以佛菩薩慈悲因緣。故自晉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齡歲奔走赤縣神洲之民。至有梯山萬里。蹠溟渤。犯驚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山處大海中。爲支那四山之冠。鼓涵風日。摩

蕩雲煙。其巘絕處。爲菩薩頂。菩薩頂之下。爲梵音精舍。當日月晴霽。則千山排闥。而隱隱隆隆於青羸翠黛之中者。鄮山也。熹宗天啓丙寅。有梵僧至自波羅奈國。見其洞壑平坦。以爲八吉祥。六殊勝地。莫是之過。乃出所懷舍利。建塔其上。由是慈網交羅。海山互映矣。塔高如來身量。內奉梅檀香塔一肘量。黃金寶盞爲承。上以金鐘彌覆之。而舍利實藏是焉。初梵僧募塔平江。人莫之信。舍利憫之。乃顯神變爲之助發。於是有見三者一者。見黑白紅色閒錯者。或惟見佛身相好者。或始不見而終見如徑寸大者。遂一時傾施填委。塔以成。其莊嚴妙麗。類鄮山。而安奉之法。則舍利從黃金盞網楞眼中投以入。及禮觀。則出以視。如是者再三出之。則增長數倍。不可取視焉。丁丑春仲。余自太白來觀。山中耆宿咸爲余言。且請記之。余曰。舍利聖人之骨身也。聖人神變不止是。愍世狹劣。示其小者。夫何足以觀聖人哉。當觀聖人韜光掩寂。而舍利留靈。福天上人閒。互百代。歷金石水火。而愈靈愈固者。抑豈無自而然哉。蓋聖人體道乎其身。達形神而一之。臻夫大妙。故能神

變無窮。其自書契以還。薄海內外。苟非聖人。非聖人達道弟子。罕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豈其道與聖人異。抑身夫道者。或日用而不知焉。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焉。是以見有虛棄。依正相隨。又烏怪其然耶。故佛與羅漢。皆有舍利。惟佛最堅。不可壞。而先德嘗稱真淨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嘗置鐵砧。舉錘擊之。砧鈍俱陷。而舍利無損。謂其平昔踐履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諗余舊聞。豈不以其道之故哉。是以先德說法。往往提倡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之旨。而近世皆諱言之。余恐聖人之道。隱而不彰。故書此以告夫吾輩之爲聖人之徒者。(下系詞略)

鐵壁機禪師舍利塔 在澄靈澗。

清屠粹忠鐵壁舍利塔碑銘曰。舍利者何。鐵壁禪師覺幻靈殖之所變也。塔舍利者何。別公來普陀。迎其祖鐵壁禪師舍利。奉一分建塔。餘杭徑山。留一分而塔於是山者也。有說乎。曰。有。於此見鐵師之道之高。澤之遠。而能令其孫思慕永久而不忘也。又於此見別公之誠於所事。敬於所尊。而能卽法兩爲治平。卽白華爲慶。

忠也。其鐵壁禪師大德高行。詳於年譜。載於續燈。流行於語錄。茲可無贅。示寂于康熙戊申。其骨殖分建窰塔。波於西蜀。治平高峯。至於齋送舍利前來。則禪師之嗣法子。治平繼席。竺峯敏公也。或疑且難之曰。首邱之義。古也。志之。慶忠自慶忠耳。於白華乎。何居。慶忠而白華之。不幾於法雨而治平之乎。予笑曰。子何其泥於古。而拘於方也。夫德不限封。道不限域。靈不限時。以別公之心。喪其祖。終身不忘。即使埋土爲藏。指樹爲表。曰。此吾祖之塔也。鐵師猶將依之不去。而况於舍利之所在乎。誠如子言。則是西方聖人。泥洹恆河。不宜入東土。東土亦不宜崇其宮。嚴其像。而奉之也。則是達摩者。不當南來。闡其教。而委其骨於炎荒也。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夫如是。余安得而不銘。銘曰。至人。不死。非不死也。覺靈變化。於昭天下。舍利之來。來自慶忠。分於法雨。道流德風。東海湯湯。梅岑嶽嶽。善啓善承。爲千古

式。志表

金剛塔 在金剛窟上。高丈餘。磬石爲之。郡人尙寶司司丞沈泰宏建。志舊

華嚴銅塔 在法雨寺東。安供以鎮山門。許志

千佛塔 在法雨寺內。許志

三山來禪師衣鉢塔 在澄靈澗。舊志藝文三山衣鉢塔楊雍建銘。

清楊雍建三山禪師衣鉢塔銘曰。蜀東三山來禪師。既於康熙乙丑之秋。示寂高峯。其嗣法門人。千夫性一等。旋送靈殖入慶忠祖塔。至今一十三年。乃其最後傳道高第弟子。別庵統公。則復以禪師衣鉢。建塔於普陀澄靈澗者。來請銘於余。余往在禾中。辱與師交。不敢辭。余惟釋氏之教。取舍虛實。異於吾儒。顧其欲利物濟世。行道傳後。則其旨與吾儒同。至於生死之際。咸謂吾儒視之真。釋氏視之幻。而其實不然。吾儒之言曰。生寄死歸。故士君子。當綱常名教之繫。見危授命。所稱死有重於泰山者。言其義而已。其視死如歸之概。早已脫然於胸中。若夫沾滯萬有。貪生畏死者。愚夫豎子耳。至釋氏之言。則曰。生死事大。故一二庸妄之徒。廁足禪門者。託爲達情曠見。以四大爲空。以泥洹爲樂。言之甚易。履之甚難。而其閒真修。

實證。了然有得者。每以割愛捐慾爲兢兢。一語及再生閱世。則厭苦之。由是言之。儒所輕在死。故捨生取義者。乃爲真儒。釋所重在死。故了然所往者。乃爲真釋。真釋真儒。莫不各有所得而止。大抵儒所得在死之前。而釋所得在死之後。則其生平。取舍虛實之致。亦概可見矣。今按禪師年譜行狀。及語錄諸書。則師三十以前。爲真儒。少孝於二親。雖早慕玄修。而不肯翫棄。長遭亂離。勇戰忠國。以護鄉里。三十以後。爲真釋。精參密詣。著書講學。倡道西北。以鐸東南。嗚呼。向微師。烏能有是弟。如別公者哉。別公於師所授。無不實履。於所未發。無不闡微。釋幽。流暢人寰。今主席法雨。又奉其師衣鉢。吉其方。崇其塔。宏其制。以藏之。此皆三山禪師示寂時。所不意得此於今日者也。且師雖諄諄以廣道。東南爲囑。又孰料其不壞之寶。輝潤海隅。一如身至其地也乎。吾儒之於父母也。葬而祭之。則已耳。閒有遠居他郡。則亦託墳墓於兄弟宗人。已耳。雖有孝思。安能再爲之計。而釋氏之教。拳拳懇復。不嫌徒異。故予謂生死之際。儒輕而釋重者。此也。禪師出處始終大節。具見他文。

予不更列。第述其自慶忠。而再塔於普陀者。如此。以遺其後人。是爲銘。銘曰。相如  
褒雄。蜀才肆好。澤遠教衰。儒弗能有。三山人豪。功名敝帚。一肩釋統。轟雷傾斗。慶  
忠之塔。豎埒高峯。彼衣鉢內。色相俱空。光芒怪偉。來厭蛟龍。澄靈一勺。與岷峨通。  
夢夢者魄。滯於逝所。惟皎皎靈。在右在左。騎象踏獅。駕鰲亦可。滄海則桑。塔也不  
墮。

志

釋性慧。記別庵爲慶忠目睛舍利。高峯衣鉢。並護國先師靈骨。建塔普陀詩。幟樹  
天南海印懸。曹溪重擔一身肩。真燈既續龍宮藏。寶塔重標獅窟邊。正眼照人原  
不朽。傳衣無我鎮長年。吾師誼切同心好。最後殷勤話已圓。

普濟普同塔

在龍灣。清康熙三十六年夏重修。

併志

化身塔 民國十二年。諸同生居士。仿東洋化身之法。爲普濟法雨各造一座。每塔  
費千餘圓。普濟在多寶塔後半里許。法雨在香港路口。初則甚好用。以久空不用。  
鐵函鐵條。通皆鏽爛。海山鹹霧。鐵都潰壞。況已經燒過之鐵。實爲易壞之極。東洋

僧俗通燒常用尙不至鏽故能經久也。探訪

法雨普同塔 在雪浪山椒。嶺志

子孫普同塔 在海會橋東清同治閒立山徒化聞募本派法眷建凡立山派下子

孫及諸法徒皆可入焉置衆香塘田五十畝歲收租充春冬祭薦之費俾伴山常

明長生楊枝寶稱五庵及化恆派下子孫六柱輪流承值當辦。立山公堂序

天燈塔 一在短姑道頭一在佛頂山徹夜燃燈照耀海面俾行舟知所向無觸礁

之患佛頂燈塔清光緒三十三年慧濟寺僧德化募建並置沈家門市房兩間收

租充費鎮海李雲書之母前修燈塔亦助若干民國癸亥復捐若干爲長年燈油

費。探訪

按明釋傳燈天台山志云梵語塔婆今略云塔此翻方墳亦翻圓塚亦翻高顯

義翻靈廟卽供佛菩薩及辟支羅漢等舍利之所隨尊卑層級不同佛菩薩者

高十三層辟支塔應十一層阿羅漢塔成以四層餘隨品級減之此八種塔上

並有露盤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二果三。初果二。輪  
王一。凡僧但蕉葉火珠而已。後世建塔。不原佛制。聖凡相濫。紕繆至多矣。是建  
塔本爲舍利而設。且有佛制。後世僧沒。卽肉身亦建塔院。已違古制。茲編所列  
第取高顯之義。混諸塔爲一。鑑益非佛氏建塔之原則。因援天台志語。以表釋  
之。

路 共四處

妙莊嚴路 自短姑道頭。至普濟寺。長約五里。明時白華庵主僧性珠修建。經始於

天啓丁卯。竣工於崇禎庚午。越四載。始易崎嶇爲康莊。舊稱兩旁古木撐雲。交景  
垂蔭。翠峯環映。怒浪鳴空。山陰道上。不足仿也。厥後滄桑改革。樹木摧殘。路尙無

恙。我志。妙莊嚴  
路。陳繼儒記。

明華亭董其昌普陀山修路碑記。普陀在大海中。開闢之始。卽有靈山奇奧之區。  
未成坦道。彼負好奇之癖。挾躋勝之具者。故自忘其跋涉之艱也。其如齋香而飯

命兼膜拜以奔趨者。何哉。嗟乎。驚魂甫定。爾足爲虞。彼岸方躋。故步恐失。高高下下。無平不陂。兩兩三三。欲前且卻。卽不至青柯坪。昌黎漫試之悔。亦足灰桃花源漁父再訪之心。白華庵主朗公。於是有修路之議。畚鍤繁興。衆緣輻輳。爲石之工十有七。爲土之工十有三。綿亙五里。星霜四周。昔之犖确交加。荆榛翳塞者。皆已變爲周行。夷然魯蕩。竟不知布金之長者。遇在何方。撤石之愚公。勸者誰氏。猶之陽春雪曲。屬和更多。優曇鉢花。開敷甚速。朗公曰。大士加被之力也。予何有焉。佛氏門中。此爲最勝矣。昔佛沙伏國。旣建寶塔。卽埋珠網。立石於旁。刻銘詔後。將使異時修塔。不煩大衆捐資。夫財施仰法。施而就前。事爲後事之師。願予蕪詞。有慚珠網耳。朗公名性珠。參學師承之詳。別有傳者。不具書。(銘詞略)

華亭陳繼儒記。東南水中之勝。江有金焦。太湖有七十二峯。不敢與南海普陀鼎立而三。非遜百谷王。以觀音大士道場勝也。獨捨舟登岸。嶢嶢崎嶇。雨虐風號之夕。步步歌行路難矣。朗徹珠公歎曰。昔雪山布髮掩泥。持地以身。負土古聖賢皆

然而區區一貧衲敢不負鍾先之乎。發誓願捐鉢資。糶草萊。刊土石。不募而聞聲者。如鳥就巢。不召而樂趨者。如蟻壘垤。經始於天啓丁卯。落成於崇禎庚午。自道頭茶庵。至白華庵。西路闊二丈。階高三丈。庵前平坡十餘丈。進山門。曲徑竹廊。至白衣真應殿。東達普陀寺。路長四五里。有茶亭。自度亭。可以憩。有兩旁雜樹。可以蔭。有臺可以眺。有山田野花可以玩。有石几可以坐。履道坦坦。比之泥滑滑者。何如。掉臂而入。比肩而出。不下車。不讓畔。比之五步一蹠。十步一蹶者。何如。至是而朗公之功德鉅矣。朗公曰。吾師昱光老比丘。刺血書經。上疏闕廷。請勅建本寺。上賜帑金。賜御製碑文。賜金襴紫袈裟。吾師悉遜不有。若珠之舂石。鐵土。何足挂有道齒頰乎。陳子曰。吾師劉貢父詩云。欲行今日路。恐背古人迹。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噫。嘻。異哉。吾與朗公。從何處下註腳。况世路。願太奢。則缺陷難填。量太隘。則狹窳難廣。氣太橫。則突兀難夷。心太曲。則險巖難經。要路危。歧路錯。末路迷。此楊朱嵇叔夜所爲望而泣下者也。安得大善知識。如朗公輩。布滿人間。以平不平。

之心路乎。心路平。世路平。無論山中。卽遊戲風波。蛟龍大海。此與康莊魯道何異哉。敬以復朗公。并作妙莊巖路記。

玉堂街 明萬曆閒。法雨寺協理僧如珂修砌。珂字玉堂。因以名街。自普濟寺至法

雨寺。長五里許。一路帶山映海。翠靄銀濤。應接不暇。

裴秦志

清釋照機詩。誅茅葺石見康莊。以字題名示不忘。從此腳跟歸正路。濤聲山色轉風光。

釋照能詩。地分世外傲羲皇。杖履何緣步玉堂。花鳥文章泉石史。歸來滿院薜蘿香。

香雲路 往佛頂山之通衢。高長二百餘丈。其間有亭。額曰香雲。因以名路。舊時樵蹊陡峻。有礙腳跟。清光緒三十年。慧濟寺住持文正。同監院慶祥。募資砌石累級。旁扶鐵欄。舉趾者。始無緣木扳蘿之苦。費銀幣二千九百餘元。捐資最鉅者。爲定海韓之鵬。及徐陳氏。

採訪

釋文質造鐵欄杆碑記。圓通大士誓願宏深。法界有情等蒙攝受。一切處普門示現。眞智無方。東南海補怛名山。應迹有在。無方故逐形隨類。施同體之慈悲。有在故航海梯山。報罔極之恩德。由是歷朝欽敬。舉世尊崇。無非欲祝同康。以翼邦治。消災厲。以福黎元。因茲三寺鼎立。衆庵碁布。各宏祖道。共闡佛心。惟慧濟一寺。基踞山巔。名曰佛頂。紆屈數里。路由頑石以砌地。盤桓千仞。人若歷梯而登天。每至香期。來往繹絡。足履滑石。甚屬危險。前住持文正。募諸檀信。鋪以石條。卽彼險道。變作康莊。雖仍巍巍陡峻。而復步步坦平。但以旁無遮護。迴避猶覺惴惴。大護法大椿祝公。宿植德本。篤信佛乘。秉居塵爲政之權。行卽俗修真之道。適來進香。睹此景象。遂發大心。徧豎鐵欄。普令來者。登圓通場。行安隱道。得大無畏。不勞每步看腳下。獲大總持。了知佛階在箇中。由金繩路。逢左右源。自下地宛轉扶掖。一直至山窮水盡。從茲入於佛慧。親見觀音。如斯功德。直與普門施無畏力。同體相用。當必由斯頓超十地。圓滿三覺。豈止身心安泰。吉祥萃於厥躬。瓜瓞綿延。餘慶覃

於後裔而已哉。

短姑道頭埠

在西南海岸。舊稱闊四五丈。長三十餘丈。小石自相零附。不築不甃。

天然成步。

埠俗

暴風巨浪衝激不散。爲大士靈迹。詳靈異門清光緒三十一年。了餘蓮

禪兩僧。以天然步。遇潮漲。終嫌未便。捐資以巨石甃成步頭。內高一丈四尺。面闊

二丈四尺。長四十丈。寬廣平坦。輪舶雖不得並。而潮汐大小。均可免褰裳濡足之

苦。

發志古蹟探訪。

清鄭萬言詩。洛迦名數。天下所趨。帆檣蠢蠢。集於短姑。短姑伊誰。而以名步。豈爲

壚當。抑以筋露。人曰否。嫂姑昔來。維舟將登。姑云不諧。不諧謂何。月臨天癸。十

載之誠。一朝而毀。嫂言天定。非人之尤。裹飯我來。爾住無憂。嫂去未幾。挈饍已至。

相與笑語。食訖而逝。再頃復來。餉之如前。其姑驚怪。嫂胡戲焉。頃刻神異。詳於各

船。云必菩薩。演化而然。適有沙彌。上殿禮佛。三市周看。佛衣沾溼。既傳其事。更審

其形。誠心格佛。永式千齡。

慈谿·裴璉詩。步頭小石亂縱橫。傳自陵波佛迹成。爲有靈根生到底。不然海水亦何情。

李暎詩。何年禮佛意殷勤。異說而今駭見聞。風拂松林輕奏樂。練鋪石澗細生紋。波飄一舶空中葉。身傍三山畫裏雲。從此凡心都洗滌。飛車直欲駕蒼雯。

橋共九處

永壽橋 在普濟寺左海印池。池廣十畝。橋跨其上。闊二丈。長十丈。高二丈。廣級周圍。欄柱刻獅。精采異常。年久多壞。民國八年。無爲陳錫周居士性良。重修。又造寺

前水泥欄杆。舊志探訪。

清邑人何委詩。壽必期夫永。橋何命此名。境爲天所設。人想地同庚。佛仗由來舊。僧伽得度生。杠梁終自別。池水萬年清。

釋能劭詩。一虹橫沼跨。永壽著其名。不逐滄桑變。還同日月庚。陵波千嶂合。映水白蓮生。佛國開南海。橋懸天地清。

瑤池橋 與永壽橋相望。廣長各一尋。琢方石爲之。窪端阜中。微成虹形。架梁橫石。

四隅各製龍首。池產白蓮。瑤池狀其白也。俗呼蓮花橋。舊志

平橋 在普濟寺前。與八角亭相連互。採訪

大士橋 在潮音洞上。宋寧宗嘉定七年。僧德韶修飾寶陀寺時建。御題是名。今廢。

候繼高  
遊山記

元天台劉仁本詩。金碧玲瓏塔影雙。綺霞香霧溼疎窗。鮫人織浪爲華蓋。龍女持

珠獻寶幢。震海風雷音縹緲。彌山潮汐響春撞。願求示現將軍相。一鼓羣魔盡攝

降。

智度橋 在法雨寺前。卽青玉澗。與諸水交匯處。橋廣二丈。長三丈餘。廣渚澄潭。林

木茂生。雨後亂泉暴流。有靚幽之觀。舊有董元宰勸緣碑。陸寶稱其筆法秀宕。自

是晉人本色。清雍正九年。開拓地基。橋用石砌平。水由地中行矣。裴許二志採訪

雨瀑橋 距智度橋數十步。溪流東折。雨後泉懸石上。如瀑布尋丈。因名。舊志

海會橋 在法雨寺前。清光緒十八年住持化聞建。訪探

環龍橋 在南天門。大觀茅篷。故亦名大觀橋。沿旁扶以鐵欄。民國七年上海信女

薛孫氏捐建。訪探

玉帶橋 在三聖堂左。往普慧磐陀各處之路口。係八功德泉。及正趣下山澗中水之出洩處。訪探

## 普陀洛迦新志卷七終

附錄南海慈航序

楮景賢南海慈航序云。賢向以誦經獲福爲安。娶妻八年。不育。婦翁謂印觀音經。持觀音齋者。歷昭顯應。室人遵行。得夢兆而孕。次年將生。又夢一媪與之子。且錫嘉名。曰積。及生。符所夢。遂以命名。予猶笑而不信也。厥後疾病危難中。有所祈求。每著靈異。乃疑信參半。甲戌。次子病吐瀉。藥不納。肢厥眼垂。已無生理。予母哭失聲。予亦淚下。涔涔。求救無路。因哀禱大士前。誓輯南海慈航。改過行善。甫禱。吐瀉立止。漸求乳食。尤可異者。室人素乏乳。更憂子病。數日廢寢食。乳無半滴。禱後。乳忽湧至。自惟涼德。竟以片念廣化之心。上動大士悲憫。誦經獲福。灼然不誣。幸輯成發刻。因記緣起。以告閱是編者。

南海  
慈航

# 普陀洛迦新志卷八

古會稽陶 鏞鑑定 古翁山王亨彥輯

## 規制門第八 共分六種

秦尊僧碧釋門之規約初宣。魏倚道臻佛子之科條益備。蓋出世不離入世。束身所以束心也。況百丈創立叢林。大衆同歸棲止。不遵國法。何以邀王臣之護持。不守清規。何以得比丘之和合。更加世運遷流。羣欽法治。故公布之國典。固宜心懷懷刑。卽私制之院章。亦當欲不踰矩。志規制。

### 僧伽日用軌範

日用軌範者。乃示人人當行。不拘何人何執。總當一一無犯。那管內單外單。咸須各各遵守。一敦尚戒德。爲菩提之根本。作涅槃之基址。二須甘淡薄。安貧樂道。保護道心。三寂淨純一。省緣務本。無分其心。四去私擯邪。奉公守正。五柔和忍辱。慎事敬人。六隨衆聽命。威儀整肅。七勤修行業。無怠無荒。八遵規處衆。耿直不阿。九安

分小心。無得妄爲。十隨順規制。共勸法門。上來十種。略總善法大綱。不厭委陳。尙有禁例條目。謹列於左。

不得破根本大戒。不得於誦戒時無故不隨衆。不得不孝父母。不得欺陵師長。不得故違朝廷公府禁令。不得習近女人。不得於受戒之後。不知戒相。不得親近邪師。不得飲酒賭戲。右九事。不犯名敦尙戒德。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營辦美食。不得著豔麗衣服。不得泛攬經事。不得爭賸錢。不得田蠶牧養。不得聚集男女做世法齋會。右六事。不犯名爲安貧樂道。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無故在外閒遊。數歸俗舍。不得習學應赴詞章。吹唱雜藝。不得習學天文地理。符水鑪火等外事。不得習學閉氣坐功。及無爲白蓮等邪道。不得好興無益工作。等。右五事。不犯名爲省緣務本。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非理募化。不得侵剋信施。不得擅用招提之物。不得廢壞器用。不賠償。不得背衆食。不得不自衆動無主僧物。右六事。不犯名奉公守正。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破口相罵。交拳相打。不得受辱。不忍見於辭色。不得威力欺壓人。不得侮慢者。宿右四事。不犯名柔和忍辱。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戲笑無度。不得高聲談論。不得裝模作樣。不得坐立斜倚。右四事。不犯名威儀整肅。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無故不禮誦。不得執事怠慢。不得惡人警策。不得作無益害有益。右四事。不犯名勤修行業。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挑唆鬪爭。不得樹立朋黨。不得機詐不實。不得謗訕名德。不得誣毀清衆。不得徇私偏袒。右六事。不犯名遵規處衆。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大膽生事。不得謬說經論。不得妄拈古德機緣。不得無知著述誤人。不得招納非人。不得自立徒衆。不得擅留童幼及沙彌。不得已事不明。好爲人師。不得哄誘他人弟子背其本師。不得無大故。擅入公門。不得妄議時政得失是非。不得輕心謗斥先聖先賢。不得以常住產業等與人。不得侵佔人產業。不得另爲煙爨。右一

十五事不犯名安分小心。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不得令之不行。禁之不止。不得有過罰而不服。不得在寺名不入僧次。不得梗法。不容執事人行事。不得爲執事更變成規。不得白師友恣意妄爲。不得故與有過擯出人交。右七事不犯名隨順規制。若犯輕者罰重者出院。

百丈清規

共住規約

棲身息影。端藉名藍。修道循規。必須同志。久參耆宿。以遊歷深。而百緒從生。後進時流。因知見淺。而初心漸退。以致綱宗失旨。模範多乖。習以爲然。積成流弊。某甲住持茲山。自慚薄德。空懷佛制。無報法門。欲挽已往頹風。惟冀方來賢衆。共遵佛說戒律。祖制規繩。調治三業。折伏過非。住斯叢林。原爲遵行。如或不然。無勞共住。

一犯根本大戒者。出院。

一禪貴真參實悟。弄口頭禪者。出院。

一三五成羣。山門外遊戲雜話。并閒坐者。罰。不服者。出院。

一喫葷酒看戲者。罰已出院。若重病非酒莫療者。白衆方服。新喫煙者罰。

一故與有過人往復。思害叢林。攪亂好人者。出院。

一鬪爭是非。破口相罵。交拳相打。不論曲直。出院。一理正而忍。一過犯而曠。理正者不罰。過犯者責出院。

一米麥等物。不自住持。私賣用者。罰賠償已。出院。

一侵損常住財物。及斫竹木花果送人者。賠已出院。

一施護入寺。執事私化緣者。量事輕重處罰。不服者。出院。

一無公事。私走檀護。及本俗者。定非潛修人。卽令出院。知而不舉者。同罰。

一己眼不明。妄評他人見地。出語不自知非者。卽令出院。

一課誦坐香。出坡不隨衆者。罰。除公事有病。不服者。出院。

一禪堂講話者。罰。本堂不舉。待堂外舉者。堂內執事同罰。

一除公事。不在本寮。至各寮縱意放逸者。罰。或博弄賭錢者。重罰出院。執事不舉者。

同罰。

一 無事不得喫二堂。食時不得談笑。不得爭坐位。不得不照位坐。不得未結齋先起。不得自攜椀入廚取食。違者罰。

一 遇普茶聽規約。除公事。不隨衆者。罰。不得託人取茶果歸寮。與者取者同罰。

一 常住經書。莊嚴器皿。概不借出。違者罰。若不得已。白衆方借。

一 輕視耆德。惡聞直言。妄生誹謗者。出院。

一 不聽執事人約束。遣調及不滿期告假者。罰。

一 非重病。背衆飲食者。罰。私留親友歇宿者。罰。

一 各寮聞報鐘不起者。罰。恃已有功。不順調伏者。重罰。

一 凡受信施物。不白執事人。知照即受者。倍罰。除親戚鄰友。

一 長養鬚髮。概不留單。暑天赤膊。不縛褲腳。冬天烘火。並戴小帽者。罰。

一 常住錢物。出入即登記。朔望兩序公算。失記及含糊者。罰。

一堂中出外生事者嚴擯。借事起單者永不復入。  
一保留有大過人及年輕者或私招徒衆者出院。  
一叢林無僧值則內外不正弊何能除法何能立爲僧值宜盡心糾察不得徇情如有犯者照款罰失罰者僧值受罰。

以上條約真實辦道之規則同居大衆各宜珍重。

百丈  
清規

### 山中舊規

凡本寺前後左右山場不但不可侵漁且風水攸關竹木務悠久培蔭斲石取泥俱所當慎違者罰擯。

山門基地東至娑竭龍王祠止西至土地堂止內龍沙一股關係吃緊有石碑爲限毋得侵犯。

自康熙二十九年創復禪林以前各家據有之地會同合山逐一取明除舊時所作墳塔外當依華頂規式非住持不得在本寺近處建墳造塔或冒昧侵越定干罰

擯。

概山靜室。披髮徒衆。祝髮屆期。務先知會兩鄰。據實具結。一杜混淆。一防匪類。其茶儀陋規。已經革除。毋庸溺擾。

本山耆舊涅槃。先白常住。鳴鐘通知。常住祇備香燭冥資。致弔不得仍前多事。齋金永革。鐘頭銀一錢。仍付本僧。

磐陀石千步沙茶山三處。每年公議一人輪值年務。今總靜室已廢。總管之名亦爲不雅。改耆舊僧三人。棲息道頭下院樓上。掌煙爨簿。及香檀散靜諸務。以香客錢米俵散各靜室僧。其合山大衆。或有爭論事故。先向耆舊師剖論。不得已。具白方丈。毋許瑣瀆。內有情真過確者。宜擯宜罰。公同處分。

向來支應官府及造冊結狀諸費。合山均派。今新復禪規。一應常住自行料理。各庵得清淨安居。努力進修。勿棄寸陰爲幸。

天災流行。祈求雨澤。向由常住爲首。領衆詣潮音洞迎香。近因外山開墾。衆議往桃

花山請聖。供龍中和廟內。雨過之日。誦經酬禮。撥舟送聖。如當事所求。但在本山請三昧八功德水行香。不往別所。

本山修路。屬磐陀石者。一自土地堂起。至磐陀石止。一自柏子庵起。至潮音洞止。一自潮音洞起。至道頭止。屬千步沙者。自几寶嶺起。至雪浪澗止。屬茶山者。自龍樹庵起。至菩薩頂。及東溝西溝止。屬東寮者。自几寶嶺左山腳起。至東山門止。並溶東荷花池。屬西寮者。自土地堂起。至西山門止。並溶西荷花池。兩寺常住。普濟。則自正山門起。至正趣亭止。再同白華三元隱秀三庵。共修至短姑道頭止。法雨前。自智度橋起。至雪浪澗止。後至蓮臺洞止。沿途靜室。自蓮臺洞。修至梵音洞止。

後山係寺之來脈。堪輿家。俱言不宜建蓋。故常住特買東房基地。與太古堂相易。今留內官生祠外。其餘悉栽竹木。培陰道場。後人永不許違禁建造。其寺後嶺路。亦不得仍前往來。踏損龍脈。一應行人。俱從几寶嶺下舊路行走。犯者擯治。

濟規

表志。○以上普

一開山祖塔。木本所存。每歲季冬二十四日。春清明正日。上午。集各房靜室拜掃。若普同塔。蘇公塔。明公塔。隨例舉行。下午。則常住大衆拜掃舍利塔。各房靜室從便。若屬中興子孫。係鐵祖法派者。隨班俱集。

一觀音洞扣公塔。二節於禮祖次日。住持領衆拜掃。

一每歲元旦。及長至聖節。各房靜室。同詣常住隨班祝釐。不得藉故失儀。

一新造靜室掛號。必執事僧。同本地耆舊。查驗煙爨確實。方登名冊。其俵茶陋規永除。

一祈晴祈雨。俱向梵音洞請聖。閒有往桃花山者。相時舉行。裘志。○以上法雨規制。

一絕餽送。舊例鬻度。及示寂除名。俱餽銀禮。謂之俵茶。或有不平。煩排解者。亦具禮物。謂之注銷。嗣後披鬻者。祇遵具結。控訴者。祇將理論。自愛愛人。功德不小。

一禁科派。往者常住有役。合山派撥。當事按臨。合山送茶。長至元旦。小食。合山辦治。官府事務。及議輪管年。合山斂費。今後一應常住支持。概不干涉合山。

一杜欺陵。恃強陵弱。矜智欺愚。人情不免。和尚顧念法眷。以道相尙。除干禮犯法。名義不容者。依清規治之。並不徇私損害良善。

一省往來。曩者慶生弔死。紛紛盤扛。與俗無異。從今立法。弔死。祇用香燭冥資。喪家亦不回帛。生辰。概不致賀。世相無常。寄歸一視。此爲達矣。

一嚴戒律。展復之始。規制未立。約束不嚴。客樽賈櫟。多雜腥漿。近來肅然一清。願合山法眷。繼序後賢。永遵無忽。

一公福德。檀信遠來。全爲菩薩道場起見。今各靜室。招同牙僧。緣入私囊。甚者香燭亦公出私入。掩人耳目。無論獲罪佛天。卽善信誠心。何由上達。况常住拮据萬狀。接待十方。莊嚴道場。百不了一。諸公自外如此。其何以安。又香信齋僧。意在公溥。有觀無觀。或饒或否。俱當引致常住。豈可私自設齋。巧者重觀。豐飽。樸者當面錯過。賜受皆虛。福緣安在。以後切莫仍蹈前轍。陰有天刑。陽有人禍。戒之慎之。○義志以

上普濟  
定約。

一嚴戒行。苦守清規。當永遵智祖遺誨。

一同甘苦。施主信施。厚薄照分。給公務執役。無論尊卑。隨力負重。

一省是非。口角致爭。當鳴耆舊執事處分。有難解者。白之常住。依理公斷。若妄控公庭。則公逐過海。勿使有玷僧規。

一節糜費。粗衣淡飯。衲僧家風。勿得著華彩。美口腹。輕浮奢侈。敗壞僧體。法志。○以上法雨定約

### 常住規約

法雨寺常住規約序云。法隨緣起。道本融通。夏葛冬裘。因時而變。渴飲飢食。合宜者行。必革弊而興利。始有益而無損。令常住之根本深固。庶法門之化道遐昌。上可慰開山中興諸祖之慈心。下可作來哲後賢住持之遺範。是以斟酌時宜。修訂規約。列左。中華民國五年三月。公同議立。

一住持。爲常住之代表。執主持之公權。當上殿過堂。領衆行道。監察全院。督率諸職。

各盡責任。毋相侵諉。使衆安和。常住興盛。

一今既革除新老住持交盤之舊例。除住持進院費。須自行擔任外。所有常住財務。概歸常住。而由監院管理之。住持監督之。始與諸方叢林制度相符。且令德富財貧者。亦能進爲住持。

一本寺住持。須由本寺各房。合山長老。於本寺各房法眷中。公舉資格合宜。而孚衆望者。任之。任期三年。連舉者。得連任一次。若本寺班首中。有德望俱優。資格相宜者。亦得公舉。惟須接本寺派下之法。以續祖燈。

一住持。既不負財務責任。固不得連月出外。其有因公事或私事出外。須白衆告假。定期回寺。

一監院。管理常住財務。職任綦重。須集本寺退居及法眷公舉。由現任住持敦請之。若任事三五年後。有功於常住者。議獎。

一常住帳目。每日由監院查對。每月計算。由監院副寺合結。再由住持查對。年以三

月中。七月中。年終。爲三大算期。三月中大算。由住持邀同退居法眷客堂庫房各班首在場。七月中年終大算。由監院請本寺退居住持及庫房客堂各班首在場。以昭大公。

一都監一職。上輔住持。下襄監院。須慎選資格相宜。深諳寺規之碩德任之。庶不負古人列職之意。

一知衆理處本寺及山中各庵僧衆事。責任綦重。須由住持商同本寺退居等。得同意始得請之。

一常住銀錢。既由監院負責。其庫房執事。須得監院之同意。其餘執事。概照舊例。

一凡閒住班首執事。若年登六十者。早殿得以隨意。此外皆宜上殿過堂。以孚衆心。而全大體。

一客堂持叢林之綱紀。肅大衆以禮法。無事時。除應值者外。均宜上殿過堂。且不得自由出外。致曠職務。而失體統。

一庫房事務雖繁。若無要公。每逢朔望。監院亦宜上殿。以昭勤慎。餘職遇開暇時。皆宜發心上殿過堂。

一凡宜上殿過堂。而躲懶偷安者。僧值應卽檢查。不得徇私縱容。免致衆人效尤。

一本寺香客。住持及各執事。不得邀至己庵內請齋。或募緣等。若己庵內之香客到寺。請齋請便飯等。須照各庵一律開銷。不得擅私自便。

一本寺。無論住持班首職事。凡與常住公事無涉者。遇有意外之事。由各人自己承當。常住概不負責。

一庫房客堂等職事。如有不盡職責。及輕損常住等。爲首領者。須秉公檢舉。毋得隱瞞。

一住持。每年由常住酬勞衣單銀幣一百二十圓。監院。酬勞衣單銀幣八十圓。其餘各職。概照舊章。

一本規約。遇有不適用時。得於三月中大算時。由住持。或都監。監院等。提出修正之。

探訪

### 法令

孫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六條。人民有得享信教之自由權。中華民國元年頒。

大總統教令第十二號。修正管理寺廟條例。

####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條例所稱寺廟。以左列各款爲限。

- 一 十方選賢叢林寺院
- 二 傳法叢林寺院
- 三 剃度叢林寺院
- 四 十方傳賢寺院庵觀
- 五 傳法派寺院庵觀

六 剃度派寺院庵觀

七 習慣上現由僧道住守之神廟（例如未經歸併或改設。從前習慣上奉祀各廟是）

八 其他關於宗教各寺廟

其私家獨立建設。不願以寺廟論者。不適用本條例。

第二條 凡寺廟財產及僧道。除本條例有特別規定外。與普通人民受同等之保護。

前項所稱財產。指寺廟所有不動產及其他重要法物而言。所稱僧道。指僧尼道士女冠而言。

第三條 凡著名叢林。及有闢名勝。或形勝之寺廟。由該管地方官特別保護。前項特別保護方法。由內務部參酌地方情形定之。

第四條 寺廟不得廢止。或解散之。

第五條 凡寺廟在歷史上有昌明宗教陳績。或其徒衆恪守清規。爲人民所宗仰者。得由該管地方官開列事實。詳請該管長官。咨由內務部呈請大總統。分別頒給左列各物表揚之。

(一) 經典 (二) 法物 (三) 扁額

第六條 各寺廟得自立學校。其課程於經典外。須酌授普通教育。

寺廟創辦學校時。須呈請地方官立案。其從前已設立之學校亦同。

第七條 寺廟須向地方官署呈請註冊。其應行註冊事項及關於註冊之程序。由內務部另以規則定之。

第二章 寺廟之財產

第八條 凡寺廟財產。應按照現行稅則一體納稅。

第九條 凡寺廟現有財產及將來取得財產時。須向該管地方官呈請註冊。

第十條 寺廟財產。由住持管理之。

寺廟住持之傳繼。從其習慣。但非中華民國人民。不得繼承之。  
前項住持之傳繼。須向該管地方官。呈請註冊。

第十一條 寺廟不得抵押。或處分之。

第十二條 寺廟財產。不得藉端侵佔。並不得沒收。或提充罰款。

第十三條 寺廟所屬古物。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依照現行保存古物法令辦理。

一 經典

二 建築。雕刻。繪畫。及其他屬於美術者。

三 歷代名人遺迹

四 爲歷史上之紀念者

五 與名勝古迹有關係者

前項物品之保存。由住持負其責任。

第十四條 凡寺廟。久經荒廢。無僧道住守者。由該管地方官查明保護。另選住持。

### 第三章 寺廟之僧道

第十五條 關於僧道之一切教規。從其習慣。但以不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者為限。

為整頓或改良前項事宜。得由叢林僧道。舉行教務會議。

第十六條 凡僧道開會講演。或由他人延請講演時。其講演宗旨。以不越左列各款範圍者為限。

一 闡揚教義

二 化導社會

三 啓發愛國思想

第十七條 凡僧道有戒行高潔。精通教義者。准照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凡寺廟僧道受度時。應由其度師。出具受度證明書。載具法名。年貌籍貫。及受度年月。交付該僧道。並由度師。呈報該管地方官備案。

其在本條例施行以前受度者。由該僧道請求度師。或相識寺廟之住持。或僧道二人以上。爲出證明書。並由該度師。或住持。或爲證明之僧道。呈報地方官備案。

#### 第四章 罰則

第十九條 各寺廟僧道。或住持不守教規。情節較重者。該管地方官。得申誠。或撤退之。但關於民刑事事件。仍由司法官署。依法處斷。

第二十條 凡寺廟住持。違背管理之義務者。該管地方官申誠。或撤退之。寺廟因而受損害者。並任賠償之責。

第二十一條 違背第十一條之規定。抵押。或處分寺廟財產時。由該管地方官署。收回原有財產。或追取原價。給還該寺廟。並准照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因而得利者。併科所得總額二倍以下之罰金。若二倍之數。未滿三百元者。併科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二十二條 依前三條規定撤退住持時。按照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另立住持。

第二十三條 違背第十二條規定。侵佔寺廟財產時。依刑律侵佔罪處斷。

###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其以前教令公布之管理寺廟條例。廢止之。

中華民國十年  
五月二十日頒。

### 示令

定海縣知事陶鏞。普陀香客須知示。

一 普陀駁船不大。只能容載十人。新定規則。卽限此數。

二 駁船中。釘有船牌。寫明號數。及船夫姓名。如遇風浪。中途勒索。除令水陸警查察外。香客可記明船牌。報告警所跟究。惟風浪大時。船夫須多用人力。亦應於規定之外。酌量加給酒錢。

一 篋子。轎夫挑夫等。新定規則。取保給照。方准營業。並給符號。佩帶衣襟。以資識別。如無符號者。可不雇用。以防疏失。

一轎金担力酒資。分段限定數目。開列清單。由警所蓋印。公佈周知。矯從前需索之弊。香客上岸出香。此項錢文。交所居寺庵執事僧開付。如香客體恤苦力。從優犒賞。亦宜令執事僧經手。幸勿直接開付。致效尤請益。糾纏不清。釀生毆詈。

一香期。有一種游僧。嗜僧。到山化小緣。成羣攔路。扳轎牽衣。騷擾可厭。現已從嚴查禁。驅逐。其殘疾嗜僧。則收入淨土堂。惟化小緣僧。其中實有真貧苦行者。礙難概禁。現規定。以席地坐化四字爲限。香客對於此項僧。多多施捨。結緣獎善。遇有站立募化者。切勿施予開端。如有扳轎牽衣等舉動。可知照警察。及巡照僧拘究。

一寺院庵堂。款待住客。力求完備。不覺而入於靡麗奢侈。殊非清淨道場所宜。縣知事杜漸防微。迭諭沙門。力崇樸素。香客之來。或崇奉教相。或流連光景。人都高尚。住亦暫時。對於居停。幸勿責備求全。共挽澆風。以維佛土。

一詞客騷人。興來題詠。已令僧徒備有筆札。幸勿題壁。題亦不久刮去。轉借佳句不傳。有一種惡少。以猥褻字畫。污疥名勝牆壁。殊損公德。幸自戒之。如不遵依。派警

### 拘究。

一山中賭博鴉片均所嚴禁。犯者拘懲。罪連容留之主僧。主僧報告者免罪。仍照章提獎。君子懷刑。各其注意。但消遣賭酒食。不以金錢爲目的之娛樂品。不在此限。至僧徒雖娛樂之賭。亦犯清規。有犯必懲。

一普陀佛地。葷腥宰割。向所嚴禁。各寺均不設葷廚。香客到山。允宜素食。如萬不能素食。只可酌帶罐頭。切勿公然以血肉之品。妨害香積。

一婦女小孩到山。裝飾宜從淡素。珍寶炫耀。漫藏冶容。戒之爲妥。

一梵音潮音各洞大士示現。誠者見之。佛重螻蟻之生。捨生實屬謬妄。向有示禁。希望香客。廣諭癡愚。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給。

定海縣知事陶鋪示諭事。本知事因公幹到普陀法雨寺。住持循照舊例。率領全寺僧徒。在山門外排班迎接。本知事歉悚不安。當於出寺時。諭免班送。旋到普濟寺。先諭住持。將排班迎送一概蠲除。查叢林緇衆。誦典焚修。自有清規。遊方之外。尋

常酬應。尙合屏除。豈可擾以世俗之繁文。苛以官場之縛節。查此種迎送陋例。遠自帝王時代。嬗遞而來。今則建國共和。立憲平等。在施者習焉不察。幾自忘貝象之尊嚴。而受者謝卻不堅。遂未去餽羊之告朔。楚齊兩失。審非小節之疵瑕。儒釋異源。應有折衷之儀式。嗣後縣知事到山。倘有特別典禮。應俟屆時規定。其尋常巡任。祇須各該寺方丈住持。執事首領。於合宜地方。行相當敬禮。所有兩廊僧衆。排班迎送。以及撞鐘。插鼓。升礮。扶轎等舊例。自今日始。一律革除。各該僧衆。威儀自重。人格攸關。毋爲無禮之恭。致貽有識之誚。除呈報並分令外。合行示諭。全山緝白一體咸知。民國十一年一月給。

定海縣知事陶鏞。批准前後兩寺住持蓮曦了明。呈定取締公務寮及筧夫。並寺庵內外單規則。

一凡前後兩寺公務寮及各庵之工人。無論內單即在內服役者外單即在外工作者均須尋覓妥保。方准進單。嗣後發生事故。或逃亡時。均由保人負責。

二前後兩寺公務寮工人須由該寮頭單即工頭隨時約束。有不服者由頭單告明該管客堂辦理。如再不服送警局懲辦。或驅逐過海。情節重者送縣。

三前後山篋夫均由公務寮派人帶坡。即帶即責成帶坡人隨時約束。不准刁難香客。併額外需索。如違告明客堂送警嚴懲。

四公務寮及各庵內外單工人因事受屈須將理由告明庵主。或該管客堂靜候查明實情。秉公處理。不得恃蠻行凶。以干法紀。

五公務寮及各庵內外單工人遇事不平。如行凶毆人者。不論其理之曲直。當將先動手者拘送官廳。先行重懲其行凶之罪。後再為判斷是非。

六遇有事端發生。如有從中挑撥及附和者。查明一併送官嚴懲。

七禍端釀成。其主動及附和者。或畏罪逃匿。除責保跟交外。當將該凶姓名年貌籍貫開明。呈請官廳備文關提歸案懲辦。

八遇有庵中出香。須用篋子者。各篋夫須由公務寮指派頂數。不得漫無限制。爭先

奪後強拖香客等情。如違報警拘究。

九遇有偷竊柴樹及蔬蔬等物。當酌量情形。交該管客堂轉送警局嚴辦。或徑送警局訊究。不准私自吊打。如違嚴懲不貸。

十本規則由呈請縣署核准布告施行。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給

## 普陀洛迦新志卷八終

附錄王應吉病夢紀靈

明澹凝居士王應吉。素虔奉大士。萬曆壬寅。患痰火疾。水漿不能嚥者七日。九月朔前子夜。夢乘肩輿。循大河滸。忽顛墮水中。鱗甲之類。種種當前。因念此輩。吾嘗啖之。今乘此爲難矣。恍惚若有挾其兩臂起崖上者。仰首視之。則赤日懸空。觀音大士倚崖而坐。善財龍女。鸚鵡淨瓶之屬具列。以手捫衣不溼。因叩謝。大士謂曰。汝本善知識。轉身素虔奉我。故來相救。但汝殺業頗多。致有是病。若能戒殺。汝病卽愈。王曰。此夙心也。謹受戒。大士曰。我有醍醐。與汝飲之。王捧杯一吸而盡。其杯似玻璃。內外通明。醍醐色黃且碧。味殊清冽。不類世間濃郁。飲畢叩謝。倏然而覺。餘香猶在唇吻間。遍身雨汗。移時清涼。心胸開爽。進粥飲之。精神頓回復。自後遂盟心戒殺。自作紀靈戒殺衷言。誌其事。

慈心寶鑑

普陀洛迦新志卷九

古會稽陶 鏞鑑定 古翁山王亨彥輯

流寓門第九 共十三人

名山勝境。本仙真棲息之鄉。絕島荒岬。為賢者避世之地。伊人宛在。遊子關情。茲山安期寄迹。豔灑桃花。抱朴固形。名留丹井。鶴年孝通。夢感學佛。知歸柳莊。相自僧傳。與人為善。不獨增名山之聲價。更以助正法之流通。志流寓。

秦

安期生。瑯琊人。避秦亂。至山修煉。嘗以醉墨灑成桃花紋。故寺西南有桃花山。舊志

漢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漢成帝時為南昌尉。見王氏權盛。漢祚將移。乃為疏。從縣道上書。福本微官。又為奸黨所抑。不報。福見時事日非。遂棄官。伴狂。吳市閒。後有人見福於山。明萬曆閒。僧如迴。以梅岑之椒。為福煉丹處。重創梅福庵。以存古蹟。

裴志流寓精藍。

按裴志云。漢書本傳如此。亦不敢附會增益。又引宋陸游梅子真泉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閒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倘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霏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乃謂子真既可從吳市。至會稽。獨不可從會稽。至洛迦乎。會稽曰梅山。此曰梅岑。會稽有子真泉。此亦有子真井。余信子真於洛迦。猶陸先生信子真於會稽也。

又按裴志流寓。祇載梅福。許志增安期生。亦尙有說。至全祖望寶陀三君詠。梅福安期外。又增梁鴻。考邑舊志。或說鴻避亂梁橫山。或說東霍第三山。不及普陀。未審謝山所據何書。故略之。

晉

葛洪字稚川高密人。究覽典籍。尤好神仙之術。著書號抱朴子。山中有葛洪井。相傳爲煉丹之井。許志

按許志謂縣在唐開元閒。以洪曾煉丹於是。洪號葛仙翁。遂名縣爲翁山。此說殊非。抱朴子論古仙者之樂。以登山爲上。而以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之類者次之。翁洲卽翁山。則洪所著書已有翁山之名矣。翁山當爲三國時。葛玄得名。玄爲洪族祖。號仙翁。曾採藥海山。洪號稚川。隱羅浮。傳有履化蝶事。許以翁山。謂因稚川得名。實沿定海縣志之誤。未加深考也。

元

王天助字致和。號頤庵。昌國蓬萊鄉人。學道於袁松溪。秦定閒。入侍內祠。以精禱禱數遣代祀名山。京師大旱。祈雨輒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漸減。主鄞之玄妙觀。建玉皇閣。賜號太虛玄靜明妙真人。嘗修煉此山云。許志鄞縣志

吳萊字立夫。又字淵穎。金華人。性好遊。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及還江南。復遊海州。

歷蛟門浮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登磐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目長

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作磐陀觀日賦贈傳一時

定海志

丁鶴年西域人父職馬祿丁徙居武昌至正閒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從兄吉雅謨

丁爲昌國令徒步往依焉薦章凡九上皆不受既而兵戈四起匿翁洲海島隆冬

衣不掩脛有饋遺者雖饘粥費無所受憂憤歡愉皆發之於詩其題普陀山七律

至今贈傳焉

定海縣志許志

明

袁珙字廷玉士元子幼襲父學於書多所觀覽壯益爽秀嘗遊補怛洛迦山僧有別

古崖者善相見而奇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以相家之術授焉洪武中

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

平王雜衛士類己者九人操弓矢飲肆中一見卽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

者笑其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宮中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

也。年四十鬚過臍。卽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洩。遣之還。及卽位。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文綺寶鈔。及居第。帝將建東宮。而意有所屬。故久不決。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珙相人。卽知其心術善惡。人不思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性孝友。自少安貧養志。親疾甚。籲天祈減年。以益親壽。疾果瘥。有以役他徙者。委之金百鎰。不相聞者十餘年。後其人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逮而沒。珙收厝以歸其母。待族黨有恩。立朝小心慎密。每建言。爲上所眷愛。後居家。好吟詠。能畫竹。所居城西。繞舍栽柳。自號柳莊居士。永樂八年卒。年七十六。賜祭葬。贈太常

少卿。

鄧縣志

張隨字亞泉。順天文安人。官御用監。太監。涉獵經史。精書法。時故相蘭谿趙志舉爲教習。器重之。萬曆二十年壬寅。奉命齎帑金千兩。蒞山建藏殿。三十二年甲辰三月。殿成報命。繪圖以獻。踰年。復齎金二千兩。以竟前績。至丙午秋竣事。先後在山

八年。拮据經理。區畫盡善。性儉約。一蔬一飯外。無所需。山中無義之徒。每有謀私利。以墜戒律。隨甫至山。若輩遠遁。山寺爲之一清。鼎新之後。又博求儒紳。輯爲志

乘。寺僧建生祠以祀之。周應寶普陀寺及內官三公祠兩碑記。叢志。

蘇若霖。崇禎朝內官。懲魏忠賢之敗。挾資來山。載滲金銅觀音一尊。至道頭。未知適從。向大士前卜筮。鎮海吉。遂送入後寺。今奉圓通殿內。又施已資千餘。莊嚴淨土。甲申間。變出山。年餘再來。竟隱山中。至沒。僧德之。爲建塔。歲時設供。後又與張王党馬諸人。俎豆大寺。可不謂賢歟。舊志

吳鍾巒。號稚山。常州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歷官至禮部尙書。姚江黃宗羲。招公居四明。答曰。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普陀。舟山師潰。公曰。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子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聖神位。舉火自焚死。所著詩文甚多。白華僧去徵收藏。後爲四明萬履安取去。許志。結埼亭集外編。

按許志謂公流寓白華庵。說本定海縣志。觀公有寓白華庵生辰詩。說似可信。而公又有寓無凡靜室。形庵見過詩。無凡靜室。乃寶稱庵。而朱緒曾昌國典詠云。吳忠烈寓室。余尋其遺迹。僧云在棲真庵。今廢。然棲真庵。卽真顯庵。萬曆三十年。督造張隨。改名忠烈寓所。當以無凡靜室爲是。

沈宸荃字友蓀。號彤庵。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魯王監國。連擢至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魯王駐舟山。以疾請休。嘗至普陀。與禮部尙書吳鍾巒相盤桓。舟山破。復從王。至金門。躡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許志海東逸史小隲紀年。

清

沈良錫字之冕。鎮海人。官定海把總。康熙二十八年。賜金建寺。總兵監理。派良錫率兵看護。前後居守甚久。建寺時之規畫馳驅。亦良錫力爲多。爲人守正不私。僧衆賴以相安。普陀近山多礁石。行舟趨避孔艱。良錫於短姑道頭。高懸一燈。光照徹夜。舟行在數十里外見之。加額喜曰。見佛燈矣。抵洛迦道頭矣。人咸稱便。理愛其

敏練老成。遂不更調。於是挂弓天山。繡佛鈴閣。一花一石。緩帶登臨。昔有仙尉。今有福將。亦千古佳話也。裘志

胡氏子某。鎮海人家。貧。父早世。衣棺悉貧。年十五。僦屋普陀。賣腐爲業。一日其母使人趣之歸。將至。始知母將去室。以聘錢償債。欠某涕泣不勝。抵家拜母畢。疾趨投水濱。見者力援之。踰時始甦。負以歸。母子抱持大哭。母曰。兒心吾知之。無然。吾不嫁矣。某血淚迸湧。終不出一語。里人感其意。羣釀金償娶者。娶者毀婚帖。堅不受償。某叩首曰。聘金不可不償。衆情亦不敢負。願立券加息。陸續措償。娶者始受半去。事定。仍至山理舊業。知縣繆燧聞之。歎曰。此孝子也。遺以錢粟。并允常繼。以供母。謝不受。後再訪之。無蹤迹。定海縣志

普陀洛迦新志卷九終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

古會稽陶 鋪鑑定 古翁山王亨彥輯

藝文門第十 共三十種

若論法門理體。本言說之遠離。而在娑婆衆生。以音聞爲能入。故西來直指。亦說楞伽。東山道場。偏宣般若。不有粲花妙舌。安令頑石點頭。茲則真歇開宗。傳洞山之寶鏡。孚中繼軌。稱濟室之白眉。古鼎生蓮。舌根不壞。紫柏弘法。身相長留。潮音得宏。機偉辯別。庵亦卓論。精修以標。月指作暗室鏡。志藝文。

宋

真歇語錄二集 真歇清了著。見普陀列祖錄。

五燈會元二十卷 大川普濟著。見清四庫全書提要。

提要云。是書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勳。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撮其要旨。會爲一書。故曰五

燈會元以七佛爲首。次四祖。五祖。六祖。南嶽。青原。以下各按傳法世數載入焉。蓋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有良价號曹洞宗。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佑。慧寂。號滄仰宗。義玄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徧海內。宗門撰述。亦日以紛繁。名爲以不立語言文字。爲不二法門。實則轆轤紛紜。愈生障礙。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亦自與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是書刪掇精英。去其冗雜。敘錄較爲簡要。其考論宗系。分篇臚列。於釋氏之源流本末。亦指掌瞭然。固可與僧寶諸傳。同資釋門之典故。非諸方語錄。掉弄口舌者比也。

元

五會語錄

孚中懷信著。見普陀列祖錄。

四會語錄

古鼎祖銘著。見普陀列祖錄。

金華宋濂序曰。古鼎禪師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所宗仰。一

且祝釐浙江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爲文勒諸碑。而四會語錄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寺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大小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真淳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既爲敘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方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尊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川。翁川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

增洵湧。繼升普陀洛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陵霄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妙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閒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室。此皆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歎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閒。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普陀列祖錄。

大千語錄

大千慧照著。見普陀列祖錄。

明

知逸語錄

祖芳道聯著。見普陀列祖錄。

剖璞語集

創微性珠著。見舊志。

林樾集

履端海觀著。見張忠烈集。

鄞縣張煌言序曰。世之闢佛者。率以浮屠氏爲外教。而瞿曇氏亦往往逃於枯空。

謂不如是則非禪也。然東林慧遠。白社風高。未嘗不陶情吟嘯。則詭於禪之外。非禪而拘於禪之中者。亦非禪也。夫善易者不言易。今使進禪而賦詩。而字摹貝葉。句勒曇花。則亦傷而已。何名爲詩。夫詩本性靈。而禪亦性靈。要自有活潑潑地者。此卽禪機也。普陀端公者。吾未知其禪理何如。而微吟高詠。絕非枯空者可比。彼豈欲以詩名鳴哉。毋亦禪機所觸。不禁其洒洒洋洋矣。余偶得其數什。而諷之。固無貝葉曇花風味。以是知端公能超於禪。而不拘於禪者也。端公之師朗公。有秋興數十首。清微宛淡。業剗闕傳世。而端公復能繼其宗風。真不愧傳衣鉢矣。是爲

序。張忠烈集

按履端名海觀。於淨業之餘。以言寓道。興至留墨。鄞陸中書寶稱爲詩僧。見舊志精藍。忠烈所序詩。殆隨便鈔錄者。非林樾全集也。

梅岑新詠

芥舟著。見張忠烈集。

張煌言序曰。從來儒墨分席。然詩律可通於禪。禪鋒每寄於詩。是何以故。蓋詩家

格律甚精。不避空虛三昧。而禪家機鋒相觸。原其風雅三摩。故禪有魔。而詩亦有魔。而詩稱聖。禪亦稱爲聖。超悟者。本無殊趨也。芥舟上人。以遠公宿根。得生公妙解。振錫名山。玄風晻曖。禪悅之餘。遂成梅岑新詠。騷耶偈耶。讀之。如坐光明藏矣。是使騷人雕風鏤月。總是拈花。釋子研教參宗。無非夢草。提起法幢。高翻騷甕。直疑大士現身。豈僅老僧饒舌。則滿恆河沙皆詩也。滿恆河沙皆禪也。有聲聞者。當作如是觀。卽無色相者。亦當作如是觀。

張忠烈集

清

三山語錄

三山著。見楊雍建撰衣鉢塔銘。

通元詩集

通元照機著。見范焯撰詩序。

鄞縣范焯序曰。詩必隱逸者能之乎。非也。隱逸者。棲遲山林。身閒心靜。其地其時。俱可以爲工詩之具。故古今來隱逸者之詩。率多傳耳。從兄今號通元者。幼慧而寂。與余輩羣從。出就外傳。輒不喜經心塵務。甫十七。竟逃浮屠。從師卓錫於洛迦。

之梅檀。迄遣徒入內。則居慈水之壽峯先覺寺。所到修舉廢墜。光寵祖庭。及海禁弛。則又還普陀。主大寺方丈。良以道聲慈味。爲壇場屬望故也。予自釋褐。奔走風塵。羈棲外吏。墳簷絕和者。且數十年。雖鬚眉笑貌。忽忽如夢。求一見不可得。又安知兄之能詩也乎。曩歲在辛丑。予嘗一過梅岑。兄是時。尙不與予言詩。及今復閱三十餘年。兄道益高。心益古。貌益臞。神益旺。而詩亦益工。客有從海外來者。屢屢爲予言之。予思一見其詩。遂亟請以來。讀之。而乃知兄不獨成佛當在靈運前。卽爲詩亦不許僧彌難也。兄之詩。清真蒼朴。發抒性靈。亦不甚拘格律。如高山飛瀑。寒林著雪。非不磊落爛熳也。要其體質。玉潔冰清。絕不惹一點脂粉塵。盪氣爲可貴耳。由是言之。詩則兄工。知則我獨。以是評兄之詩。而輒序其大意。以遺兄。未知以予爲有當否也。嗚呼。春濤激雲。驕林卻日。奇葩異鳥。繞案盈庭。當斯時也。榮辱不加。理亂不聞。興之所至。慨然成詠。其詩亦安得而不佳。然則予之所不如兄者。獨一詩乎哉。

舊志

重修宗譜

通元照機著見舊志。

自序曰。四明名山大刹。以補陀爲最。大士現靈于前。高座禪宗。似續于後。奕葉傳燈。皆井然有序。而不可紊。普陀寺中。興于始祖普賢。嘉靖閒。我十世祖本空師。卓錫於此。精專三學。悟空五蘊。遐邇嚮化。適遭倭變。朋徒西竄。遄歸姚江之玉皇殿。聚徒熏修。隆慶間。總督劉公。迎回山中。避居西天門之圓通庵。焚修益虔。講誦不倦。遠近聞風者。莫不奉爲金仙。尸之祝之。于是歎空師之道力。爲能與佛祖靈山。相得益彰也。海氛內徙。鞠爲茂草者。十餘年。機率徒侶。隱居先覺。悵然南望。非朝伊夕。今際聖天子明德。海隅清宴。得返故林。而空師之遺迹。煥然一新。是亦普陀興廢之一大機也。舊譜序于明周侍御公。惜其年久漫漶。僅有大略。乃偕玄孫心明。修輯而新之。夫自嘉靖迄今。不及二百年。而廢興者再。亦可以知世事之無常。而先澤之可恃矣。願我子孫。永守清規。努力精進。歲時俎豆。綿綿不息。庶幾始祖普賢。及空師之衣鉢重光。而普陀之香火弗替。不負機拳拳修輯之至意也。

舊志

普陀列祖錄

潮音通旭  
著刊本。

自序曰。名山大川。固雖天造地設。莫不因人而傳而重者也。苟不因人而傳而重者。固多。其有幽閉而終不之傳者。漠然而終不之重者。可勝限計哉。是皆未得因人而傳而重者也。普陀一山。卓越海涯。屹立巨浸。大經具載。乃普門示現之區。實列祖宏法之地。又不可以尋常形勝並論也。自宋至明。禪宗世出。真歇唱導於前。祖芳振興於後。無何滄桑變易。甲乙風成。法鼓不鳴。百餘年矣。嗟乎。四十代烜赫祖師。泯焉無聞。誰之責歟。予忝爲末裔。承乏茲山。切恐祖德靡揚。山靈見鄙。是以求諸羣集。考諸舊志。實於此山闡法住持者。或得一句一偈。或僅得其名。一皆歸諸山志。間有缺典。惟俟淵博之士。採而補入焉。復刻是篇。以表彰之。且見四十代老古錐。面目猶在。

百歲老祖宗譜

潮音通旭  
著。見舊志。

自序曰。夫萬派之流。必溯源而出。千丈之木。必託根而固。曾是耆年碩德。光前垂後者。可不特爲表彰。以示不忘乎。予自承主此山。既表普賢道誠禪師。爲合山之祖。其孫四。而本空圓獻禪師。爲西天門祖。其徒三。而無瑕明通禪師。又爲旭等數十家之祖也。無瑕通祖。聿修厥德。勵行純全。壽登百齡。爲世福田。受徒十人。皆英賢鉅略。增重名山。若吾宗奇峯才祖。尤其傑然者也。探本窮源。非德厚流光。而能若是乎。古人視履考祥。本諸身。徵諸子孫。有不彰彰較著者哉。是用前歲既新其墓。今歲另系其譜。蒸嘗必恪。後進必書。樹名山之赤幟。昭來學之司南。謂非法門之盛典歟。惟在後之子孫。永言繩武。弗替引之。卽是百歲老祖。長在而不滅矣。故特表而出之。以示不忘云。

潮音語錄五卷

潮音通旭  
著刊本。

漳浦藍理序曰。余閩人也。壤接四明。自髫年。卽識有南海普陀。大士顯應狀。私心嚮往之。三十年來。馳驅戎馬。百戰餘生。自分根器薄劣。不獲於宗門。一酬宿緣。爲

此生憾事。然生平不妄殺一人。不僇一已降。將士則稟承於大士。慈悲教居多焉。前歲聖駕南巡。稔悉定海爲東南勝地。而普陀洛迦。又爲天下第一靈山。特佈帑金。虔修寺宇。蓋聖天子之留心教典至矣。邇因定鎮虛席。命理改鎮茲土。誠千載一時之知遇也。予自顧何人。膺此重寄。蒞鎮之後。乘片颿。赴紫竹梅檀林。齋心禮大士像。上祝聖壽之無疆。皇圖之永固。意至深且切也。瞻拜之下。見寺中大衆。濟濟雲集。盡屬雁行。而欲於其中覓一如來真子。爲人天眼目者。而究不可得。無乃法門一大缺陷耶。爰是詢之諸僧。訪之郡薦紳先生。僉以潮音師對。擇日熏沐禮請。強而始至。至之日。四衆圍繞。升堂說法。如電掣。如雲湧。如拈花微笑。深心宏願。務使末法衆生。同歸於智海而後已。諸方耆年。不能不爲避席。彼天童之渾金璞玉。萬年之河傾海注。兼而有之也。抑余又有說焉。潮音洞。爲菩薩顯現之處。自來以宰官身。得睹自在法相者。由宋迄今。有王舜封。黃龜年。史越王。浩。顏。頤。仲。張。蓬。山。曹立諸人。載之志乘。歷歷不爽。今余以誦帚鈍根。歸心教海。積誠所感。亦幸遇

三十二應身之一。維時同行屬弁。無不共目共見。業已另載入靈異記中。是余於此山。實有夙契。而今又適得以洞名名其法號。豈非大士默相昭示。使宣揚大乘於千萬世者乎。於其語錄之成。而略序之如此。

范光陽序曰。夫道有歧乎。迷者歧之。夫道有言乎。迷者言之。由迷者歧道言道。而道斯晦矣。無迷者歧道言道。而道亦晦矣。過在迷者不極其源。而道將無以白於天下。曷言乎極其源也。儒者窮理盡性而不能化。以其雜於情識也。道者修精葆元而不能泯。以其留於形命也。其惟釋氏乎。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心如虛空。空無自性。故能生萬物而不倦。空無定位。故能容萬物而不礙。空無本體。故能歷萬劫而不壞。斯道其誰能證之。從上佛祖。以及天下善知識。未有不親證斯道。而能踞師子座。導利人天者也。南海潮音和尚。自吃放參齋後。一味陸沈。偶承當道。舉於稠人之中。卽時伐鼓升堂。一鳴驚人。每每提倡。實能化形迹。融萬彙。如人食蜜。中邊皆甜。教化大行。典型後學。其嘉惠寧有盡乎。昔二十五果位聖人。從二十

五有各證圓通。我潮音和尙。惟以一條白棒。穿卻三教。直指當人本命元辰立地處。日有航海南詢者。當諦聽究竟了義法門。予齒雖長。僅見潮師一斑。今樂於告人。因發其端如是。

釋大瑠序曰。吾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祇者連篇累牘。從甚處得來。須知從上諸聖。建立化門。入水救人。觀機逗教。不得已。示一機。垂一境。如風行大野。雁過長空。掃絕支離。不留朕迹。得非悟處超卓。親見作家。豈彼沈言短販之流。可同日而言也。所以古之人。因雨洗澹紅之語。成枯木見而歎曰。此人親見先師來。我同門潮音和尙。夙承願力。主席普陀。擲龍宮之大寶。普施羣生。別太白之真燈。照開一切。拈椎豎拂。直指惟心。不露鋒鋞。全昭願鑑。洵哉法苑祥譽。宗門之標幟也。余年垂老。承乏平田。二觀茲編。得毋加額。信古人親見先師之語。豈偶然哉。於是乎序。

潮音隨錄一卷

潮音通旭著刊本。

續燈正統

別庵性統著。見王日漢序。

雲開。王日藻序曰。佛教之以燈名其傳也。自然燈佛始有其名。取其光明不息。同乎日月之義焉。顧有顯則有晦。有燄則有熄。此亦盈虛消長之不能免者。日月猶蝕。而况於燈乎。至於統之爲義。則益嚴矣。惟其道不惟其人。惟其人。不惟其時。吾儒自二帝三王以後。寧可架漏千年。不許漢文唐太接統三代。則釋氏可知已。嗟乎。燈不長照。斯續者貴。統不少假。斯正者尊。甚矣。別公禪師續燈正統之編。爲詳而核。愼而公也。別公爲三山來禪師。高足白眉。英年受囑。自蜀臨江。先宏教於高峯。南下至甬東。遂主席普陀之法雨。法雨爲明大智尊者開闢道場。別公繼而昌之。然智以苦行證道。非禪宗也。法雨禪宗開法第一代。則自我別公始矣。嚮使別公道不修。學不講。聞望不實。則何以奔走英賢。奩輪福地。又何以特立普陀。填篋老宿。乃其書故具在也。標真領的。揚芬激潤。殫十數年之功。成茲偉表。若左之傳。遷之史。可以鑑古今。而考得失。博聞見。而治身心。其紹先啓後之功。豈世之擎拳豎指。標榜虛名者。可同日語耶。昌黎有言。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是

書則可謂語詳而擇精矣。予衰老杜門。年來與健庵珍示諸公。修香山洛社故事。暇則閒取釋氏遺文。汎覽流觀。雖不能徹其精要。亦庶幾得其指歸。今年癸酉春。別公寄予是書。且丐爲序。繙閱之餘。知其上紹精微。下刪妄濫。續五燈之未備。仍白禪師續燈之名。而加以正統之號。其立意可謂嚴。而用力可謂勤已。抑予又聞大慧之徒。九十四人。俱數傳而止。惟懶庵之後多傳。至公以不絕如線之危統。而乃能大其光。宏其燄。然無盡之燈。照一時而及萬古。若別公者。非古人所稱。必荷門基一不爲少者哉。遂序其大意如此。

舊志

慈谿姜宸英序曰。先聖有云。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自達摩傳其道入東土。其爲道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了生脫死。予初探其門庭。竟無所得。且於履踐。毫不相應。然遇出世宏法之士。擎拳豎指。棒喝交馳。一語一默。儼若過屠門。不能禁其大嚼也。壬申春。泛南海。登普陀。得晤別庵和尚。與語連日。知爲大慧十七世孫也。贈額而還。次年以所集續燈正統徵序於予。予既

不能窺其門庭。又安敢於和尙前作誑語哉。然細詳是編。以南宋爲始。要歸於今日。補集五燈之未備。是之謂續燈也。以濟洞分列。各清其授。表章二桂之昌榮。是之謂正統也。燈續而統正。將見燈燈不滅。千載流光。直使人人明心見性。了生脫死。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舊志

梅岑稿

別庵性統著  
見裴璉序。

慈谿裴璉序曰。士之幼負慧性。遺世而逃於禪者。必有魁傑不可束縛之氣。故雖入空門。其才力所至。類能旋轉擘畫。興衰舉廢。以寓其兼善天下之心。此則其同於吾儒者也。至其遺棄萬有。娛情泉石。靜心高致。發爲清響。則莊子所稱天籟者也。吾儒櫻羅塵網者。往往多不及焉。洛迦法雨別公。蜀之夔人。負奇氣長才。而隱於禪者。生時父有異兆。童齡出塵。壯年受囑。可謂奇矣。自其主席此山。翦荆棘。驅麋鹿。狐兔首創紺殿紅樓。於奇巖秀壑之間。規畫所至。鉅細畢張。十年之閒。遂爲聖朝興建菩薩道場莊嚴之首。余疑其心勞力瘁。而不暇爲和平要渺之音。抒洩

山川奇宕清淑之致矣。別公則不然。長章短句。與會淋漓。懷古悼今。纏綿情致。蓋雖專門名家。精研茲道者。莫或先之。嗚呼。別公奈何其多才。而又奈何其逃於禪也。戊寅中秋。余以志事入山。與別公盤桓泉石。披裊煙霞。廬峯金山。未之或遠。暇日出其所梓梅岑稿。屬爲序。余屈首窮經。二毛瓠落。經世問道。一不可自信。以視別公何如哉。然於詩。則少而嗜焉。老而習焉。雖不能登李杜之堂。入鮑謝之室。自謂甘苦有得。褒評賞諷。津津不倦。遇別公而不相傾倒。吐所欲言。不幾負此名山也哉。爰不辭而爲之序。舊志

別庵語錄二十八卷

別庵性統著。見嚴會渠序。

禹航嚴會渠序曰。余嘗讀昌黎送廖師序。以衡山之神靈。而郴州之氣之清淑也。謂其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忠信材德之士生其閒。夫忠信材德之生。固非苟焉而已。處則爲天地扶植其綱常。出則爲國家贊襄其德業。又或逃禪學佛。破迷謬。解束縛。以導斯民于清淨之途。蓋不獨擔肩彼教。提倡而昌明之。而于聖君賢

相勝殘去殺之化。爲多所裨益焉。是則昌黎之三致意于一篇之中。洵有味乎其言之也。今別庵和尚。四川之夔州人也。巫山巫峽。瞿塘灘瀨之間。險奇壯麗。甲于荆梁。固知其神靈不異於衡山。而清淑之氣。且遠過于郴州。和尚慧業夙根。幼卽歸身浮屠。持梵行。精進堅確。既長。受付囑於三山老人之門。蓋潛心教外。融證妙諦。遂自三山而上。爲鐵壁。爲吹萬。源源本本。直接宗風於大慧。學徒信仰。人士歸依。乙丑始說法於蜀之高峯。丁卯則出蜀振錫來吾浙。止南海之普陀。道風日茂。聲望彌重。四方書帛之要請。殆無虛歲。戊辰一攝杭之永壽。丁丑再攝杭之聖因。己卯主席于吾邑之徑山。今歲庚辰。豎幟於無錫之慈雲。每幢蓋所至。其徒之先後奔走者數百人。遠邇縉流之羸糧而雲集者數百人。至若薦紳先生。耕氓野老。與夫販夫販婦之想望其容光。幸側承其槌拂者。殆不可以數計也。其亦盛矣哉。其昌黎所謂忠信材德者。非耶。當和尚之初止普陀也。普陀適遭殘廢。頽垣敲壁。無莊嚴色相之觀。和尚振其道力。次第經營。己巳春。皇上巡幸江南。名徹宸聰。特

賜帑金以大其締造。迨己卯春。六龍再駕浙省。和尚率衆迎鑾。遂蒙召對。顧問備至。帑金再賜。宸翰疊頒。夫庶僚下吏。固有終其身思一覲天顏而不可得者。况乎綸綍之煌煌。賚予之重疊。尤非所敢妄冀也。而和尚獨克荷寵休若此。又以歎忠信材德之果不獨擔肩彼教。而化理之裨益。爲有當於天心者在矣。法嗣翠崖。玉峯輩。纂其語錄三十八卷。分集摘要錄四卷。徑山錄一卷。梓行於世。遣侍者澄照。走京師問序於余。惟余嚮往有年。屬者聖因徑山之席。且先郡邑之士大夫。通殷勤。效戒道前驅。徒以繫官於朝。不得一識面。以快生平。然竊念大慧當年。固終老吾邑之徑山。而開明月之堂。以延無垢矣。今五百年。而和尚既嗣其宗風。復來其舊地。意者和尚爲大慧於今日。余方爲無垢於他年。彼明月堂中之笑語。從容爲我俟之可耳。于其問序也。而併告之。

舊志

分集摘要錄四卷

別庵性統著。見殿  
會樂別庵語錄序。

徑山錄一卷

別庵性統著。見殿  
會樂別庵語錄序。

祖師正宗道影

高峯宗旨纂要

均別庵性統著見裘志。

奏對錄

按是錄係古心別庵記在杭州觀見康熙奏對各事也。

見虹語錄

見虹空焱著見許志。

文安李灼序曰。自佛教東行以來。天下之名山大川。半爲蘭若。其閒鍾乾坤之靈。顯菩薩之蹟。甲字內而稱最勝者。指不四五屈。一燈相傳。必有善知識其人。卓錫住持。闡揚宗教。或豎指伸拳。或拈花汲水。悉爲旨趣。所流露。舉示。僉夫雖重譯講解。而亦難以喻其意也。補陀洛迦山。爲大士道場。孤峙海中。自宋迄今。歷發帑金。建造寺宇。而本朝爲尤渥。爰有前後二寺。地雖分。而規模無異。使世之人。知大士之神。充滿洋溢。蓋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耳。後寺住持見虹禪師。學有淵源。窺探上乘。凡值天雲晝垂。海水夜嘯時。直欲掀翻八極。喝破大千。然遇雨晴花發。

禪靜堂空。又未嘗不瞬目揚眉。歷指恆沙於萬萬也。以故上堂說法。殺有巴鼻。語必透宗。意歸無上。凡其豎拂披衣。總令諸天合掌。其徒輩側聞而備錄之。將以付梓。一航飛渡。問序於余。余燕地一書生也。門外漢。詎足以語此。既而開其卷。則性靈洞達。如有所得。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而卒亦無不解之解。乃知禪師語錄。初不在語。正在無語處。得之。則無語處。皆其所語。其爲語也。不亦大哉。方擬公餘之暇。駕舟奉調。與師攜手於潮音梵音之間。瞻大士之慈悲。俯洪波之噴薄。試啓片言。直求指示。生平之願。可以慰矣。奈何匏繫之根。未能卽爲斬斷。敬題數語。聊申嚮往。惟禪師不拒門外。他日從容求示。細領棒喝。其於名山宗教之旨。庶幾窺見一斑。不更有幸乎。

許志

見紅詩文集

見紅空焱著。見許志。

普陀列宗錄

海南性著。見續藏經。

僧家竹枝詞一卷

開霽德輝著。刊本。

普陀洛迦新志

卷十 藝文

見紅語錄李灼序

自序曰。嗟乎佛法至今日。其不絕如縷乎。古時出家難。試經方度。官給度牒。秉戒後。參訪知識。無刻不以向上爲念。故晉魏唐宋以來。千餘年閒。高僧輩出了悟者。代不乏人。朝廷尊師重道。優禮有加。異於常數。蓋上以此事爲重。下亦不肯自輕也。今時出家易。僧衆愈多。真衲愈少。無論鄉曲小廟。除應酬經懺外。不知修行爲何事。宗教律淨。杳焉不聞。師無以爲教。弟亦無以爲學。卽通都大邑。名山巨剎。亦往往重外而輕內。舍本而逐末。以集緣興造爲急務。置身心性命爲緩圖。拈花之旨。西來之意。大半束之高閣。欲求佛道之盛。其可得乎。戊戌春。晝長無事。偶將僧家所行。衍爲俚詞。以示徒輩。自入山以至捨報。得題四十有八。俾知若者上品。若者下流。若者當法。若者當戒。生大慚愧。發大勇猛。樹精進幢。被堅固鎧。思與賢聖比肩。不屑與流俗爲伍。庶幾不無小補。噫。諸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無非欲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方暢佛之本懷。願末世衆生。障深根鈍。頓悟爲難。計惟有念佛一門。十方諸佛所共讚。歷代祖師所共勸。橫超三界。帶業往生。人人

可行。圓頓直捷。永明壽禪師曰。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到家以後。直與宗門無二無別。若不出此。東鑽西搯。盲修瞎煉。貢高我慢。增長無明。自以爲修行可以了生脫死。吾不知其可也。倘不務正修。作爲無益。一轉瞬間。報緣已盡。隨業飄流。不能自主。甚至袈裟下失卻人身。不更大負入山之初志乎。汝曹其勉旃。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八日。孤峯老衲書。

釋傳修序曰。吾師孤峯老人。悲象教之陵夷。慨獅蟲之熾盛。有志上進者。參禪念佛。靡所適從。無意真修者。隨波逐流。罔知振作。爰將僧家所行之事。作竹枝詞四十八首。以示徒輩。描寫逼肖。搜括無遺。或貶或褒。直言不諱。真可謂眉毛拖地。一片婆心矣。修等親承棒喝。拳拳服膺。弗敢忘。顧私之一家。何如公之一世。俾初入佛門者。咸知法戒。清夜捫心。陡發猛省。豈非啓迪後進之一助乎。夫偈頌拈提。詩歌賦讚。或闡向上之旨。或宏淨土之宗。古人著作。汗牛充棟矣。是編別創一格。非雅非俗。亦諷亦箴。實足補前人語錄所未備。願新發意者。各取一編。置諸案頭。時

一展誦山歌也。村謠也。實警語也。閒有不拘韻處。毋以詩律衡之可也。光緒戊戌仲夏。

西方樂詠附娑婆八苦八難詞一卷

開壽德輝  
著刊本。

自序節略曰。修淨業工夫。以信願行爲三資糧。尤要在欣厭二字。欣者欣極樂。厭者厭娑婆也。嘗見畢生念佛。臨終不得生西。仍爲宿業所牽。無他。欣厭之心不切耳。蓋平日於西方境界。不盡了。彌陀經。雖背誦爛熟。大都信口滑過。不求甚解。故不欣。娑婆之苦。習慣多生。苟且偷安。得過且過。或更貪著五欲。財色聲香味觸。又財色名食睡。名欲。故不厭。不欣不厭。淨業奚成。楊提刑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應爲易兩字曰。愛不斷。不出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念如何。一欣極故。一愛如何。斷厭極故。斷今述西方樂以助欣。又述八苦八難以助厭。每日晨興盥漱畢。焚香一炷。西向端坐。將此詠朗誦一遍。深信西方真有如此之樂。則欣羨之心。油然而生矣。再將八苦詞細讀一遍。痛念娑婆實有如此之苦。萬難忍受。則厭離之心。蹶然起。

矣。既欣且厭。發願持名。刻不容緩。更將八難詞苦吟一徧。則戰栗危懼。誓必今生  
了辦。不肯姑待來生。如此。則信願行三資糧備矣。

極樂歌註釋便蒙一卷。開霽德輯  
著刊本。

##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終

附錄轉女成男之靈異

清楊璜字希周。當塗人。世居官圩栗樹墳。會兵擾其鄉。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壘。兵來見墳內有衣冠者。將執之。璜急赴水死。子甫十齡。見父溺。亦號哭奔投於水。時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璜妻陸氏。悼夫無後。誓斷血肉。迎佛像於家。且夕慟哭念佛。忽夜夢一嫗攜一子至。曰。贈汝。醒而歎曰。願妾張氏遺腹生子。則菩薩之賜也。歲暮。生女。陸氏泣曰。已矣。丁亥春。集族長告曰。夫既無子。薄產當分諸姪。吾得粗給衣食。以撫此女。言訖復哭。族長不忍。云。俟小祥。爲璜作佛事。議分。及期。具會親族。散齋之夕。亦三月十六日。女哭不已。妾抱就枕。忽如夢魘。憤憤不醒。女怪啼益甚。孀疾呼始覺。抱女入手。則已不復是女身矣。陸大驚。族人羣集。見面目依然。惟私處生長男根。其旁尙有血痕。衆咸詫異。始悟菩薩靈爽。前夢不虛。競至佛前。臚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圍門。張縣令取兒庭驗之。猶未信。問其家族。僉曰。脫兒變非真。姪輩不願分其田產耶。令乃釋疑。鶴洞子曰。靈感至此。石破天驚矣。唐宜之己求書海南一勾。

#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

古會稽陶

鏞鑑定

古翁山王亨彥輯

志餘門第十一 共三十八條

歷朝國運原有災祥。末劫佛門。豈無興廢。衆生業重。魔難頻來。然稽大藏之經函。永懷皇澤。閱萬年之簿籍。追念先型。他如石刻題名。遺傳芳迹。海山物產。共詡瑰奇。凡各門所未收。匯此門而無漏。志志餘。

宋張邦基曰。予在四明船局日。同官司戶王瓌粹。昭。那檄往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爲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湖。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漁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佛殿上有頻伽鳥。二營巢梁棟閒。大如鸚鵡。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卽引去。不知所至。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閒。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鷄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

墨莊漫錄

按四庫書提要云。邦基。南北宋閒人。著墨莊漫錄十卷。爲宋說部之可觀者。此云寶陀山居民百許家。云有一寺。當在真歇了禪師未至普陀結庵以前。故有漁鹽耕稼之民居。寺僧僅止五六十也。至定海廳志。頻伽鳥注。引名山勝概。載張邦基普陀山志。考普陀。自元盛熙明以前。無作志者。名山勝概云云。未審所據。

文殊。普賢。觀音。地藏。皆久成佛道之法身大士。以度生心切。徧界現身。又欲衆生投誠有地。故文殊示應迹於五臺。普賢示應迹於峨嵋。觀音地藏示應迹於普陀九華也。世有以地水火風分配四大名山者。乃不知地水火風爲四大之義。而以己見妄會之。不可爲據。然九華地介江表。五臺峨嵋雖遠。亦在內地。計程可到。獨普陀孤懸海外。可謂遠且險矣。且歷朝來。無論貴賤善信男女。縉流羽衣。遠近纍纍。無不函經捧香。頓顙繭足。梯山航海。雲合雷奔。來朝大士。方之二峨。五臺九華。殆有加焉。自非聖力默持。慈心垂佑。曷能如是。

普陀爲定海懸島之一。自梁建不肯去院。至宋卽名達帝庭。敕建寶陀。真歇講經。漁戶七百餘。悉棄舟去。已爲異事。元更遣使降香。賜帑賜經。不絕於道。裘志言。結宇以奉大士。無慮三四百家。其在此時歟。明洪武二十年。起遣定海寺殘僧散。蕩爲荒煙蔓草者百餘年。成化時。漸漸興復。嘉靖三十二年。又復內徙。隆慶六年。又事興復。至萬曆中。爲極盛。自萬曆至清初。纔數十年。海氛不靖。屢遭寇擾。至康熙十年。定海縣廢。僧復內徙。寺院殘毀。存者十無一二。二十三年。海禁大弛。僧歸故土。旋蒙賜金建寺。規模較宏於前。其時白華梅岑。磐陀梅檀。雙泉舊業不衰。隱秀柏子。無垢創興。突過。見以上四句近更土木繁興。各寺院舊者新之。隘者廓之。黝堊丹牘。競尙美觀。輪舶日至。香客達於域內外。藉非大士親選道場。又烏能旋仆旋起。而加盛若此。

山中以普濟法雨兩寺。分疆管轄。無論精藍茅篷。均受節制。如精藍中有施主打上堂齋。如意齋。千僧齋。卽挂牌表示。閩山僧均可趕齋。其兩寺有香客給施茅篷米

糧錢物者。則挂牌。其餘精藍。則貼帖。至時。各茅篷僧。持牌去領。一茅篷只許住一僧。偶有二僧共住者。只領一分施物。年道好。或有餘。否則不足。薪則自行覓取。苦行之僧。不虞乏食。兩寺所有田地。只供半年齋糧。不足。則募諸施主。輿臺之屬。香市時。則任擡挑。無事時。則種菜砍柴。因受僱於寺庵。故能受其約束。山中除僧庵外。無居民。市場所列之肆。亦遵僧規。無爲而治。井井有條。自今年起。警察歸地方官派出。非如前此之由僧人充任矣。海岸梵音

裘志云。本山兩寺及各靜室。僧衆約三千人。外此。惟春閒香客。冬臘戒徒。兩時來人爲多。一頓食米。至二十四石。今第以普濟一寺言之。歲費薪柴銀幣二千元。食糧人衆時。一食需米五石。由是推之。全山其人數之衆。食米之多。較康熙時。不知增若干倍矣。

山中勝景。舊志載。明屠隆詩詠曰。梅灣春曉。茶山夙霧。古洞潮音。龜潭寒碧。天門清梵。千步金沙。蓮洋午渡。香鑪翠靄。洛迦燈火。靜室茶烟。陳朝黼。又有磐陀曉日之

詠凡十有一。裘志以舊十二景名皆不雅不真。擇最勝且切者表出之。曰短姑聖蹟。佛指名山。兩洞潮聲。千步金沙。華頂雲濤。梅岑仙井。朝陽湧日。磐陀夕照。法華靈洞。光熙雪霽。寶塔聞鐘。蓮池夜月。凡十有二。既與屠詠多歧。且曰擇最勝切者。知前此山景人各異說。茲姑以裘所表出者爲定。至裘又於十二景外增貢艘浮雲。香船蔽日。塵客環春。戒徒擁雪。四景許志譏爲蛇足。非過論也。

名山道場多矣。幽遠清淨。無如茲山。數十里中無居民。葷醢不聞。塵譁都絕。一也。豚豕鵝鴨。概不畜養。殺機不作。腥羶永除。二也。香客到處。乞丐絕跡。真成極樂世界。三也。裘志云爾。今亦猶然。

山中惟養牛。以備耕種碾米之需。老則飼養。至死而瘞埋之。養鷄。有至十年者。高大如鶴。羊則肥皙馴伏。裘志言。法雨寺有一羊。能通人意。呼之隨至。與之食。屈前一足。令其全跪。則雙足俱屈。今不聞有此矣。

山中不產虎豹。蛇多不噬人。傳爲大士之靈。惟壘鹿野豕。多害稻蔬。猿鼠常擾庫廚。

山僧堵牆柵木。種種防衛。守好生之戒。不敢呼獵人驅殺之。舊志云然。今則蛇仍多而不噬人。麕頗多。麀鹿野豕。則絕跡矣。堵牆柵木之舉。比昔稍疎緩云。

山中自遷徙後。舊植凋殘。惟柏無恙。大者至二抱餘。龍壽庵羅漢松二樹。亦大至合抱。語本裴志。今則承平。幾三百年。凡二抱合抱之木。所在多有矣。

裴志言。物以方名。必易地不良而後可。此說得之。然認紫菜。石花菜。爲普陀特產。又非。蓋二菜。凡海巖上均有之。故普陀少有方物之可言也。

小白華。本高數尺。春開極香。名曰山礬。以葉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也。海岸孤絕處。補陀山澤者。以謂小白花。卽此花爾。山之名小白華者。以此。黃庭堅開說  
偶記裴志。

白華頂後之茶山。產茶可愈肺癰血痢。故雖少而可貴。向與蓮爲貢品。歲費數百金。定海縣  
志採訪。

清光緒間。經化聞悟。稟請官廳。裁之。定海縣  
志採訪。山中靈鵲。二月十九日聚鳴。烏鴉聚。則香客至。舊志云然。今亦未見常然也。四明貢物。其一爲洛迦之蓮。鄞全祖望詩云。蓮子青瑤瑤。五色連枝飢香腴。十丈長。

符韓子句。一輪大合竺國書。海山天曠風雲氣。半向此閒作儲胥。洛迦釋子荷帝德。年年一斗附使車。望闕焚香祝萬壽。其視負曝之獻則已侈。邑人陳慶槐詩云。蓮子香清憶普陀。錦函貢入上方多。杭州織造門前路。聽說山僧歲歲過。自注普陀貢蓮。由杭州織造府恭進。是當清代乾嘉閒。山猶產蓮。貢帝都數爲一斗。清光緒閒。經化聞悟。稟請裁之。

催生子。亦名長生蝸。生海沙中。普陀所出無幾。他處土人檢之。售于普陀各店鋪。香客購去。以備婦女臨產之用。藏于乾淨箱篋中。永遠不壞不死。故有長生蝸之名。若有難產者。至誠念觀世音菩薩。用溫熱恐湯死此物和開水冷恐有礙產婦。吞一粒下。兒卽時生。隨卽向兒手中取之。男在左手。女在右手。洗淨藏之。屢次可用。此物不經普陀山轉則不靈。以故別處無有賣者。余初聞喫之催生。卽在兒手拿出。疑絕無此理。以爲喫下肚去。當歸大腸。何能卽入子宮。況兒在母腹。外有衣胞。兒之手足拳曲。如衣服之摺疊擠緊。何能伸手取持此物。民國七年。有陝西朝邑同鄉劉芹浦來。

訪。芹浦乃歷代書香盛德君子。聞余說及謂曰。天下事有不可以凡情測度者。公所說之理則誠然。事則公未之見。吾家祖傳有一粒。每逢自家及親朋婦女生產常用之。所用不計其數。後被人借去。云失之矣。不知真失也。抑昧之也。爲之痛息。次年到揚州。與張瑞曾居士述與芹浦酬答語。彼云。吾家向有一雷震子。凡婦女生產吞之。兒卽生。其物卽在兒手。取而洗淨。藏以備用。用過許多次。後被人借去不還。云已失之矣。天地之大事。物之繁。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此世閒事。尙不可以凡情測度。況佛菩薩之境界乎。所可惡者。店鋪恐人不相信。謂此名醋。能催生。放醋中。卽會動。偶以醋試之。果驗。而不知其一經醋。卽死。便不可用矣。一般文人。由見聞此說。不加深察。遂循聲附和。謂爲實然。如朱緒曾昌國典詠。謂見醋卽活。因以醋試之。果如珠之走盤也。周公謹亦言。長生蠅。置之醋中則活。正字通。謂有雌雄。置醋中。雌雄相逐。逡巡便合。卽下卵如粟。此種無稽綺語。深可痛恨。不知令多少人起試心而害物命。若猶以此所試過者。催生則悞事。或悞人性命。此等文人。後世

必難免無因而妄受人害之禍。而不知其由于前生欲以文自豪。妄造謠言之所致也。可不哀哉。所言生子則誠然。此物上規圓而下平。其底下有幾而文路愈向中愈密。久之于中心脫出一小者。卽是生子。其大者中心便成窪形。非如前之公平也。故藏之久。久則見多矣。須詳察死活。死者不可用。若通身帶溫潤微紅。若肉色者。則是活者。若通身枯白。無一點溫潤微紅。若肉色者。則是死者。又此物善消紅腫眼疾。人之眼中。無論何物。俱不可加入。唯此物之活者。縱一二分大。揭眼皮放入眼內。絕無絲毫難受相。若好眼。彼不肯鑽入。手一離。隨卽落出。若眼有紅腫熱病。放之則隨便按按。自會鑽入。不但不覺礮礙。並且不見眼皮何處有高相。與未加此物一樣。其後便無所知覺。迨眼病已退。則自會鑽出。但人不知覺。十有九失。若放入眼時。常留心。或可不失。然而難矣。以彼在眼中。人絕不覺知。故此亦不可以理判斷者。雷震子卽萬年青所結之紅果。當打雷時。隨卽墮地者。若在前後均無有效。夫催生子尙易得。雷震子更難得。然有比此二物更有益而求無不得。

者。惜人多不知。使人各知之。則此二物均可不用。婦女難產。總因宿世今生殺業所致。若平素愛惜物命。戒殺護生。常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則業障消除。生產自易。卽平素不知念菩薩。臨產能至誠懇切念及照應眷屬同爲之念。亦能平安速產。母子兩全。且又種大善根。其利益何可限量。有謂臨產裸露不淨。念菩薩名。恐獲罪咎。不知佛菩薩視一切衆生。如親生兒女。兒女若墮水火。求父母救。父母必不以彼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棄之不救。又如日月麗天。淨穢等照。了無分別。但在吾人分上。固應致誠盡敬。方可仰冀垂應。力能爲者。必須身心同皆致敬。力不能爲者。須一心恭敬。而身形邊固可不須死執著也。有種喫素念佛。不知變通之人。因家中有婦將產生。遂出外寓月餘始歸。謂被血衝。從前所念之經呪皆無效。其知見崖板。以致違情悖禮。有如此者。故于此表而出之。以冀一切通皆平安而生。母子均吉。所生之子。皆孝友仁慈。福壽康寧。處則表率鄉邑。宜室宜家。出則平治天下。護國救民。吾人雖欲早生西方。亦願世有賢人善士。爲國家社會之倡。

導此所以朝暮馨香祝禱者欲其一一如願也。採訪普陀挂搭僧稿。

普陀題石。舊志云語之佳者以中國有聖人爲最。在几寶嶺明萬曆己未高鳴謙題。舊志於所在地與題者之姓名均詳。

天設閑關次之。在仙掌石。題者無考。雲扶石又次之。在西茶山。題者無考。書之工者趙承旨之瀛洲

界石爲最。在達摩峯。清吳雲魚山志。碑刻趙孟頫畫蘇東坡後書亦壁賦小楷。石刻條較明嘉靖茂苑文嘉云松雪小字如玉枕蘭亭補陀巖碑及玄元

十子像俱石刻之佳者然十子像多剝損補陀碑已不傳惟董宗伯之入三摩地閣亭尙存據此知趙承旨又有補陀巖碑借山中無可考見。

埒焉。在妙莊殿路白華庵側。又有金繩龍泉之白華山次之。庵在白華。其他海天佛

國。在佛頂雲扶石下。明中流砥柱。在西方巖明萬曆丁巳。梅鼎金沙。在几寶嶺。明總兵雲開侯繼高題。

第一佛國。在几寶嶺上有震旦二海。天春曉。在無畏石。山海大

觀。在南天門定海。左都督監理題。鷲嶺慈雲。在慈雲石會。三天法界。金蓮嶼。圓通境。洗心。天柱。會

仙皆自可觀。然如明侯大將軍繼高題磐陀石三字。參將何汝賓於磐陀石題天

下第一石五字。總兵李應詔於法華洞題東南天柱四字。清衡陽彭玉麟在佛頂

山題普渡衆生四字。會稽陶溶宣在磐陀石題善財廿八參觀音處八字。皆書法

之工者亦不能盡略焉。

明洪熙元年冬十一月十二日建文謁大士於潮音洞。

定海縣志

按明史紀事本末載永樂二十二年帝東行與史彬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事帝不勝感歎卽至彬家具酒肴於重慶堂帝上坐程濟東列彬西列彬從叔宏者嘉興縣史家莊人也感帝恩談及往普陀宏曰當具糧隨行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宏從之去十一月至寧波抵定海渡蓮花洋至普陀謁大士於潮音洞永樂於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皇太子八月十五日卽位次年方稱洪熙元年王夢弼鎮海縣志作洪熙元年正月及定海縣志作洪熙元年冬俱非是。

嘉靖三十三年官兵敗賊於普陀賊舍舟登山據塹自衛參將俞大猷潛遣奇兵由巡檢隕入卽司基百戶鄧城武舉火斌黎俊明陷陣先登賊敗走茶山絕頂翌日鄧城由東北千步沙進火斌由鸚哥巖進黎俊明由中路進劉恩至統大兵居後隕

四面俱進。大勝。仍環守之。浹旬。值他島賊至。精悍異常。鼓譟四合。官兵腹背受敵。火斌黎俊明死焉。應襲魏本。康阜亦同遇害。斌兄指揮同知火雷請於當道爲之立祠。與俊明並肖像於其中。壽海圖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望日。甯時鎮海寺食鍋已受米與水發炊矣。忽懸浮五六寸。凡

一日許。始漸下。復其處。越歲閏十一月十九日。諸寶刹及僧寮廚庫盡燬。四十年

壬子十二月五日。暨四十一年癸丑正月五日。普陀寺鍋漲亦如鎮海。雍正寧波府志

萬曆閒。敕僧如迴等爲僧錄司。賜紫衣。於是出入擁黃蓋。導旌吹相襲爲榮。至清通

旭時。改講創禪。乃盡革焉。張志

魯王監國元年丙戌。即清順治三年王至舟山。威鹵侯黃斌卿拒不納。次補陀。海上紀

己丑冬。有僧自日本來。名湛微。言於蕩湖伯阮進曰。日本之師可得也。誠得普陀山

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聘。兵必至矣。時定西侯張名振當國。進以告之。乃連名

上疏請。仍召馮京第爲使。而以澄波將軍阮美副之。日本界上之例。凡他國客舟

至必有班船來訊客之出入。馮公告以普陀賜經爲聘。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而知湛微偕來。則怒。初湛微在長崎。狡獪多端。欲自尊大。急捕之。以其爲中國人也。乃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犯則戮。及同舟。湛微欲自結於日本。而不得。馮公始知爲其所誤。美欲殺之。馮曰。此亦中原之不幸也。殺之何益。乃放諸荒島。復載經而還。全祖望  
埼亭集

按舊志作阮俊。又未詳乞師事。且謂裝入東洋。大魚攬舟不得動。阮悔過。亟返所載。語皆失實。不可從。

清康熙四年乙巳。紅毛以鄭氏踞其巢窟。遂浮海劫掠。五月十三日。揚二艘抵山。鬚髮皆紅黃色。腰臂各縛短礮十餘。用火石觸之。隨手輒放。百發百中。斧甚利。口上有釘。其他弓矢器械甚多。初至。向僧索菜。每手豎一食指。分頂上如角狀。口復囑。因作聲。蓋云牛也。僧不敢忤。指坡閒牛。令自取。卽礮斃數頭。次日佯言欲作好事。誘僧入舟。索金寶。遂統衆入寺。毀像。剖其中靈寶。及僧蓄。歷代頒賜金佛銀鉢玉。

環瑪瑙珊瑚如意錦繡旛幢帷褥一空已復斫廚出御賜藏經褫函袱裂經纏脛股至船則碎投於海而去於是僧藏盡空寶地殘毀不可言矣八月復來掠牛畜去比三次至僧衆斬木揭竿備與相鬥遂不登岸大士道場蹂躪至此豈非厄運之逢哉

裴志

普陀常住有一行僧夢神運一船牛角分與不法僧未幾卽有遣海之命

裴志

康熙四年遭紅毛蹂躪法雨寺大鐘爲大智手鑄者亦被載去至咬嚙叭國門鐘頓重不可昇遂置城外雍正元年其地忽有聲如雷晝夜不絕吼衆異掘之而鐘出焉或以告監寺法澤澤閩人謀於所熟洋商請歸六年至南澳時澤族兄許良彬總鎮於澳許爲載回適九年春發帑修建澤爲寺住持彬陞授閩水師提督乃轉託粵浙封疆諸大吏宛轉浮運至十一年欽工告竣衆僧於十月三十萬壽日開場祝聖而鐘適以是日至蓋沈埋外夷沙土中者六十餘年矣

許志

近一人得白石觀音於海底上有龕宛肖補陀巖狀雕鏤精細不知何來後歸閩賈

海  
勺

明侯繼高遊記。往余得吳道子所繪大士像。質素而雅。近又得閣立本所繪。則莊嚴而麗。二人皆唐名手。余并勒之石。植於寶陀寺前殿。今石既無存。裘志以下各志亦未一語及此。惟楊枝庵殿壁間有石刻大士像。石高一丈三尺。廣八尺。像右中間有唐閣立本畫五字。上端有重刻普陀大士像。普陀聖像。摹自閣公。一時妙墨。百代欽崇。迄今寺燬。石付祖龍。廟貌鼎建。瞻對無從。旁搜遺迹。建以新工。嗟嗟。無色無相。佛性本空。色色相相。佛教斯宏。用期世世。奉茲靡窮。明萬曆戊申。寧紹參將劉炳文。立石於普陀山之楊枝庵。九十五字。像左中間有明定海備倭梁文。台州庠生劉聚福。全勒十六字。下端有武林孫良鐫五字。詳其前後文義。侯氏原勒。早燬兵火。此卽搜侯勒閣繪之遺迹。而重刻之。其不植於寶陀。而植於楊枝庵者。以該庵爲炳文所建也。

佛教經典。至唐可稱大備。於是有開元釋藏之目。以千字文編其函號。厥後代有增

益有宋藏元藏明藏清藏之異。簡冊繁重。印購不易。寺刹之得邀頒賜者。視同珍祕。普陀於明萬曆間。前後兩寺。五陽藏經。前寺三次。後寺兩次。具有敕文。都六百七十八函。清康熙十年。以海寇猖獗。廢縣遷僧。致多遺失。惟普濟尙存一藏。乾隆中。又賜新刻清藏一藏。法雨慧濟二寺。亦各於光緒間。請有清藏。共七百二十四函。目錄一函在外。經貯於匣。匣貯於廚。廚門匣檔。徧書字號。雖卷帙浩瀚。而依號尋檢。亦甚便利。欲讀誦研究何種經論。按目錄字號。請之即得。茲將函卷數目。撮略標出。藉知大概。按目錄五卷。在字號外。其目錄卷一之初。乃大乘經。般若部。自天字起。至翔字止。共十九種。七十二函。七百二十卷。寶積部。自龍字起。至推字止。共三十七種。十七函。一百七十卷。大集部。自位字起。至殷字止。共二十六種。十四函。一百四十卷。華嚴部。自湯字起。至率字止。共二十六種。二十二函。二百二十卷。涅槃部。自賓字起。至食字止。共十三種。十函。一百卷。以上名五大部。五大部外。重譯經。自場字起。至岡字止。共二百五十種。四十二函。四百二十卷。以上目錄卷一終。卷二。則單譯經。自談字

起至念字止共一百六十六種二十九函二百九十卷。以上皆大乘經。小乘經阿含部自

作字起至璧字止共一百三十七種二十八函二百八十卷。單譯經自非字起至

竭字卷第五止共一百零二種十六函半一百六十五卷。以上皆小乘經。宋元入藏諸大

小乘經自竭字卷第六起至命字止共八十二種五函半五十五卷。以上目錄卷二終。又

從目錄卷三臨字起至言字卷第七止共二百十八種二十九函二百八十七卷。

統合目錄卷二竭字卷第六起至目錄卷三言字卷第七止宋元入藏諸大小乘

經共計三百種三十四函半三百四十二卷。以上屬經藏。自天字號至言字號計

千零九十九塊五萬六千七百三十七連。大乘律自言字卷第八起至初字卷第四止共二十五種四

函餘計四十七卷。小乘律自初字卷第五起至受字卷第四止共五十七種四十

七整函合前初字中六卷後受字中四卷恰滿四百八十卷。以上律藏。自辭字號

字零七卷合板五千八百六十五塊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連。大乘論自受字五至十計二種共六卷。以上目錄

又從目錄卷四傳字起至逸字卷第六止共九十種五十函。少四卷。計四百九十六

卷。合卷三內受字末之六卷共計五百零二卷。小乘論自逸字卷第七起至弁字止共二十七種七十

三函。多四計七百三十四卷。宋元續入藏諸論自轉字起至通字止共二十三種

五函五十卷。以上論藏自傳字號至通字號計一百二十八字零六卷合板一萬三千塊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五連。西土聖賢撰集

自廣字起至漆字止共一百四十七種十九函一百九十卷。合計板二千一百四十塊四千一百九十四連。○此撰集合前經律論

四連。○以上目錄卷四終。其目錄卷五。是此土著述。自書字起至機字止共二

百一十種二百三十九函二千三百九十卷。合計板二萬八千四百一十一塊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二連。除乾隆三十年

及三十四年撤出五種計六整函二半函另二卷共七十二卷外。只二百零五種二百三十三函二千三百零八卷。○以上目錄卷五終。上來合經律

論三藏。三藏各分大小乘。加西土聖賢撰集名正藏。再加此土著述之續藏統名全藏。亦

名大藏。亦名龍藏。龍者隱顯變化普施法雨無論何種根性悉令受其法潤之謂藏者深固幽遠無窮無盡之謂。此清刻者。又曰

清藏。合計一千六百六十二種七百一十八函七千一百六十八卷。無論卒讀。即

寓目亦良不易。為錄其概目。以見一斑。

佛法者。生死苦海之舟航。無明長夜之燈炬。本吾人卽心自性之理體。為一切世

出世法之根源。衆生迷之。則長輪生死。如來悟之。則徹證涅槃。故我世尊。愍生未悟。乘大願輪。示生世間。以己所悟。開導一切。以先覺而覺後覺。冀後覺以同先覺。于是隨順機宜。廣說大小權實之諸法。直指人心。俾見純真無妄之妙性。第機有萬品。莫暢我佛度生之本懷。而特啓淨宗。用示卽生了脫之要道。如此諸法。備在佛經。而況歷代菩薩祖師。高人傑士。宏宣佛法。冀報佛恩之著作。又復不勝其多。此等諸法。皆爲九法界之恃怙。盡未來際之津梁。功德利益。窮劫難宣。若非宿植善根。歷劫莫聞名字。儻能依之修持。自可親證菩提。以故宏法大士。無不多方宣演。流布以期同沾法潤也。梁陳閒有傳大士者。彌勒菩薩化身也。以佛經意義。廣大微妙。普通人民。無緣受持。欲令一切人。同種勝善根。遂立轉輪藏。教人推令轉。若能推一币。或復十百币。卽與一大藏。結最勝因緣。其法先建一殿。須數丈高。四面設樓。爲備安設諸中閒安藏。先于地下開一圓穴。約八尺深。周圍踰丈。中鋪最厚方石。以安藏柱。柱高與藏相等。去地二尺餘。於柱之周圍。作一平輪。橫施二木。

作十字形。以爲推轉之據。地外作蓮華座。座上安蓮華。華上作八楞層龕數層。以大藏經貯於各面各層各龕。藏前供佛。示有所依。有人欲推。先須禮佛。然後入穴去推。須三四人。少則難動。多則每方均可二人。或推三市七市。或十百市。隨推隨念佛號。以故名轉輪藏。大士設此妙法。又發大願。若有轉此輪藏者。卽與一切經典皆有因緣。承此善根。近則消除業障。增長福慧。遠則斷惑證真。成等正覺。吾人但當以此功德。回向淨土。則可於現生出離五濁。直登九品。從茲親炙彌陀。追隨海衆。必至圓滿菩提而後已。嗚呼。茫茫三界。芸芸衆生。其有幾人。得聞佛法。每一思及。不勝悲痛。又有仗宿善力。得世智辨聰。妄以己見。闢駁佛法。謂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皆是佛家騙人之說。形既朽滅。魂亦飄散。三世六道。從何而得者。由此邪見。自誤誤人。盲引盲衆。相牽入火。以是之故。致令世道人心。陷溺至極。縱欲挽回。莫能救藥。願有智者。推情度理。鑑古證今。大聲疾呼。提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爲天下國家肇太平之基。爲自己身心啓解脫之路。則衆生幸甚。天下幸甚。

採訪普陀  
挂搭僧稿。

普陀寺萬年簿

普陀即今之普濟明萬曆三十三年敕賜護國永壽普陀禪寺額。至清康熙三十八年始改賜普濟禪寺額。潮音和尚於康熙三十七年

聞寂。此簿為其手立。故名普陀寺萬年簿。

中州周聖化序曰。萬年云者。無盡之詞也。物莫不有盡年。則

無盡以年紀物。有盡者均無盡也。普陀為天下名山。大士現身之所。其境地靈異。梵宇精嚴。山乘載之。邑志詳之。天地閒一無盡道場也。然而運會所至。興廢迭更。亦幾不免滄桑之感。今天子廓清海宇。嘉美靈山。特賜帑金。鼎新增勝。弛禁以來。諸番入貢。洋賈貿易。無不繫泊。是山瞻仰。告酬。方使張帆遠達。四方之人。焚香頂禮。絡繹至此。更無虛日。潮音上人。通明朴雅。卓錫其閒。闡宗門之妙諦。祝國祚之靈長。億萬斯年。靡可紀極。而殿堂樓舍。一切供用器具。悉載如左。蓋有是年。則有是物。聖德無疆。名山不朽。豈直萬年云爾哉。脫謂建造艱難。措置不易。姑留此以示後人。則萬物無常。曠觀者。猶不屑屑於此。余知非上人意也。志

又繆燧序曰。簿之說匪一。有鹵簿例簿。文簿。費簿之名。此蓋所謂費簿者歟。萬年云

者期其後人守而勿失。傳之久遠而無有艾也。雖然有天焉。補陀於擾攘之際。當遷圮之辰。守大士棲山者寥寥。謀朝夕而不得。何暇計及萬年哉。况釋氏之業。與四民小異。有家者遺之子孫。釋則託諸他姓。秦與越不可知。一再傳而念其先師者。幾人矣。然猶慮其不慎也。惡其流於弱也。惡其爲人所侵奪也。又惡其自爲紛紜也。遂立爲簿。自像設堂殿。大藏賜物而外。所記者。繚垣幾許。丈室幾弓。庭堂幾處。齋寮庖湏幾所。器用若干。退宇田廬幾地。原田菜圃。竹木泉石。巖壑何所止。歷歷載之爲界。昭不可紊之規。以貽法嗣。其盛衰興廢。固所不謀。亦曰我則未嘗替也。此凡在叢林立名萬年之說也。閱其簿目。覩其艱辛。而敍其所以然者。知定海縣事。澄江繆燧也。

舊志

普濟寺打交盤萬年簿。了餘序曰。圓通道場。彌三際而不增不減。普門風範。卽萬法而無欠無餘。亙古亙今。如如不變。有情無情。法法圓融。雖千佛出世。了無有興。縱三災迭起。又豈有敗。此觀音大士補坦名山。眞如實際之究竟景象也。至於應化

門頭則法隨緣起。道在人弘。興廢通塞。各有由致。溯自慧鑿始。祖開山於梁。真歇禪師開宗於宋。以及元之孚中。清之潮音。悉皆道高一世。德感九重。丕振宗風。廣布玄化。普使四海同被慈雲。六道共沾法雨。猗歟休哉。何其盛也。爰自潮音以來。兩蒙救修。世守成規。家風不墜。至咸豐初。髮匪肇亂。人民塗炭。香火多年斷絕。用度由是缺乏。法器什物。皆不舒用。凡住持進院。自所置者。退時仍復搬回本庵。縱有留者。皆作昂價交盤。甚至破敗不堪。一文不值之物。一體照新價交。如市之打店鋪者。貨物器具。悉賣新主。所謂常住者。只空屋經像而已。弊由兵燹。亦無足怪。至後世道太平。香火鼎盛。仍復安於故習。毫未改革。餘曾理院務。詳知其由。今於文蓮老和尚退院之時。蒙諸老和尚。并諸房法眷。委此重任。竊念普濟。乃天下名山。菩薩道場。由梁至民。世經十紀。年滿一千。今既忝膺此任。敢不勉力籌度。興利除弊。培植常住元氣。以仰副諸公爲法爲人一番至意。因言。常住體屬十方。非住持一人私有。所有財政。理宜全歸常住。凡錢財穀米。莊嚴什物。無論常住舊有。卽

本人所置辦者。亦不得退時攜去。及作價交盤。而住持進院花費。須本人自任。不得耗費常住。如是。則常住日見豐足。法道隨之隆盛。文蓮老人聞之歡喜。願將交盤洋一千若干元。一筆勾銷。其什物有破敗不堪者。提出。同衆棄去。有可用者。按新舊名色。登此打交盤萬年簿。後所置者。一體登簿。其住持并常住財政規矩。悉仿諸方叢林。惟選舉住持。仍須本寺各房子孫。是之謂子孫十方。願茲後。凡爲住持及膺職事者。各發菩提心。培植常住。則不慧一念愚忱。與文老一番婆心。不落空亡。咸有實益矣。因略敘原委。以冠簿首。

法雨寺萬年簿開如序曰。得最勝之地。方可宏最勝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須待非常之人。宗匠出。則本立道生。哲人亡。則法殘教弛。雖否極泰來。屬於天運。而革故鼎新。實賴人爲。法雨常住。肇始於大智老人。中興於別庵統祖。規模宏敞。法道興隆。嗣後歷代住持。雖無大樹立。然皆恪守成規。家風不墜。及至兵燹後。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敗塗地。殿堂寮舍。坍塌破壞。法器莊嚴。百無一存。諸房法眷。見此景象。

咸皆束手不敢承當。於同治十一年衆強先師公立山老人住持。荒垣破屋。竭力修葺。兢兢業業。十有餘年。自天王殿至藏經閣。悉皆重新。其餘工程。雖未盡復。當日舊制。而大局已有可觀矣。至光緒十一年。以老病退隱。命先師聞老人繼席住持。先師繼承舊緒。發廣大心。凡師公力未暇及之工。一切殿堂寮舍。或創或修。無一處不使一新。凡咸豐年間押出桃花莊稻田。盡行贖回。又以欲轉法輪。須仗莊嚴法器。十餘年來。上自龍藏佛像。下至桌凳牀榻。凡所須用。般般具足。然老人大願雲興。恨不得十方僧衆咸萃一堂。往昔祇園復現今日。爲法爲人。爲常住爲大衆之心。如喪考妣。如救頭然。日夜焦思。憂勞成疾。至二十三年冬。修建尙未畢工。而老人竟齋志西逝矣。如自愧德涼。兼無作略。因廁門牆。委理院務。承此未了公案。只得竭力擔當。於是奉先師遺命。邀諸法眷。公舉定公繼席住持。如仍居舊職。至定公退隱。荷蒙法眷。委此重任。雖知弗克擔荷。而不容推卻者。以先師公案尙未了畢故也。由是夙夜經營。莫敢或違。捩此身心。謹成師志。三年之內。所有事宜。

悉皆清楚。可以交代。不累他人。故今謹同法眷。備將常住所有鉅細什物。一一登記。俾後之莅住持位。膺職事職者。知前人爲轉法輪。置辦什物。一番苦心。大不容易。各加愛惜。無或暴殄。使守成之功。媲美創業。續緒之德。追蹤開山。億萬斯年。永無替廢。庶可法輪與願輪而常轉。千古恆守舊家風。國恩共佛恩。以並報奕世常霑新雨露。則法門幸甚。常住幸甚。

永悟和尚公堂自序曰。夫前之無始。後之無終。包太虛而無外。入微塵而無內。清淨光潔。湛寂常恆。無生無滅。離相離名。在有非有。居空不容者。真性也。至於攬地水火風之身。乃筋骨血肉之聚。方生卽滅。纔榮便悴。衆骨支撐。如以木爲屋。一皮包裹。猶以泥糊壁。裹而盡屎尿膿血。外頭生垢汗髮毛。蛆蟲碁布。蚤蟲星羅。假名爲人。實我焉在。而且以眼耳鼻舌身意之閒家具。奔馳於色聲香味觸法之荆棘林。由是起貪瞋癡之無明。滅戒定慧之正智。五蘊本空。誰肯一照。六塵無性。人皆認真。致令萬苦俱集。一靈永昧者。幻身與妄心也。圓覺所謂一切衆生。種種顛倒。妄

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者。此也。若論眞性。則非聖非凡。無朕無兆。亙古亙今。恆自如如。從何以記其年月。陳其薦獻。若論幻身。則生同傀儡。死作塵土。妄心則隨境生滅。毫無實義。又何必留鳥迹於空中。繫清風於江上也哉。但以本山恆規。凡爲住持。及有名德僧。皆立公堂。以爲後人遺念。予自弱冠。出家於圓通茅篷。意謂有此把茅蓋頭。斗室容膝。足矣。豈知世相無常。隨時遷變。檀信日衆。輸粟布金。年久月深。不知不覺。遂變之爲梵宇精藍矣。而又合山法眷。以予篤厚老成。強攀之爲法雨主人。然自愧德薄。何足光揚法道。屢次告退。只住四年。緬想古人。慙惶無地。又何敢引以爲例哉。諸法子徒弟輩。固請不已。因幡然曰。吾生不能宏闡宗風。利益彼等。若設公堂。亦可以作當頭棒喝。令彼春冬二季。懸影祭祀時。忽念曰。此老某某年生。某某年沒。於今又經幾許年月。因知人命無常。速如電光。一息不來。便成後世。從茲發憤修持。求生西方。由是排除幻妄身心。還復本有眞性。與彌陀老子。共優游於清淨寂滅之域。以永享夫常樂我淨之樂。則亦不無

小補云。遂令撥桃花莊田若干畝。使其輪流經管。以充兩季祭祀之資。乃援筆而爲之序。

佛以正法教天下。而復立像法者。以正法深微幽奧。初心難測。有像法在。使轉輪與聽法者。皆於是乎準焉。故必建寺。寺者聚也。言三寶之所聚也。入門列四天王者。表護世功在前也。中坐慈氏者。表當念即可入一生補處位也。向內建韋天者。尊其道肅三洲。向佛而擁護也。三世佛者。表三世代禪。而覺體不動也。殿中左右列應真諸天者。表真俗二諦。互顯中諦也。觀世音擁於殿後壁者。普門示現也。後有樓閣者。普賢萬行爲諸佛之長子。而因緣果滿也。像法之大意如此。徐增重修靈隱寺志。

裴志云。殿宇幽深。取足以供佛。廚寮寬廣。取足以安衆。器物堅緻。取足以應用。至於佛相。尤不可倏綴珠寶金銀。其他供養莊嚴之具。皆不必過於華美。秦極而否。盈過而戾。必然之理也。殷玉此言。與長蘆宗贖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實相開合。夫佛法不住

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百丈一日不作則不食。法門遺規。古德清操。本後起者所宜取則。况盛衰倚伏。理有固然。彼役志紛華。競趨時尚者。益宜知所慎矣。

竊以佛法大無不包。小無不舉。世出世間。各盡其致。卽就綱常倫理之世間法。在有道者觀之。亦未嘗異乎出世法。故法華經說得法華三昧者。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佛之化俗五戒。不殺卽仁。不盜卽義。不邪淫卽禮。不妄卽信。不飲酒卽智。五戒與五常無二。孰謂佛法不兼儒法乎。惟其出世間之法。將以昇濟神明。復還大覺。非夫積以歲月工夫。凝心禪定。專其慧照。則生死根本不能遏絕。故如來首嚴之以戒律。於不殺也。豈獨遠庖廚。離聞見。卽殺機亦所當斷也。於不盜也。豈惟不與不取一鍼草。雖盜機亦所當滅也。於不淫也。豈惟遠邪正男女色。雖淫機亦所當寂也。於不妄也。豈惟言有信。離綺飾。雖妄機亦所當盡也。如此之戒。必出家者之能事。有家累者非其分矣。蓋出家之戒。必使

輕重俱斷。皎若冰霜。禪定智慧。自然發現。經云。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此之謂也。是以拜辭父母。捐棄妻子。鬻除鬚髮。不事飾好。非背恩也。將以昇濟二親於道德也。非絕後也。將以紹隆法王之覺胤也。非毀父母之遺體也。將以杜絕其染緣也。非甘其粗糲也。將以斷多欲多求之心也。今說者必以是而歸罪於釋子。又何異以毀形歸罪於秦伯。絕嗣歸罪於夷齊。衣冠歸罪於神農乎。且如來所說之道者。大公至正之道也。卽含生本有之真心。雖在聖不加。在凡不損。良爲私惑所覆。物欲所昏。生滅不停。使蔽其眞常。往來無住。使病其圓滿。昏動待謝。使擾其明靜。苟非捨俗出家。則戒何由而淨。定慧何由而生。譬如精金。非假百鍊。古鏡。不借重磨。何以爲良器。鑑妍醜哉。今論者又每以自私短於釋氏。不知佛學之自私者。乃自覺也。公天下之大本也。蓋必自覺然後覺人。亦猶伊尹。天民先覺。以斯道覺斯民之謂也。亦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謂也。第佛學之新民者。非止於使民人正三綱立五常而已。將使天人共導。凡聖同超。彼我無殊。怨親平等。皆躋正覺之場。共游解

脫之海。所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故須先以神通駭動。次以智辯宣揚。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辟支羅漢天龍八部國王宰官居士長者男女等身得度者。皆示現之而爲說法。如是覺他新民者。其用大。故自覺明德也。其體深。苟非然者。何異以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是故吾見世之稱聖者。人道而已矣。在此而未必在彼。能人而未必能天。於其生也。譬若懸疣。於其死也。同歸朽壤。未若釋迦之光明寂照。徧於恆沙。金相寶嚴。神通妙用。示生示死。掩肉眼之厭常。不去不來。契那伽之妙定。然如來之悟也。悟凡夫之迷。凡夫之迷也。迷如來之悟。而人者不貴己靈。埋沒佛性。反乃罪其貌異恆人。言殊常典。遽欲人其人而火其書。非得有力大人爲之。金湯將使其輩無噍類矣。是以魏武滅佛法。未三四年而文成大興之。周武滅佛法。不五六年隋文帝大興之。唐武滅佛法。不一年而宣宗大興之。宋徽宗欲滅佛法。後爲宰臣懇諫。而意爲之少回。後復大興之。以佛道慈忍。雖有神通威權而不

爲之。故佛昔於靈山會上。以法囑累國王大臣爲之匡護。非有私於子孫也。使佛法得行於世間。含生同躋於壽域耳。唯爲佛弟子者。益當堅其道力。以清淨自居。庶紹隆三寶。陰翊治道。以副金湯之德可也。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

江西彭澤許止淨。高慕淨。二居士。禮觀世音菩薩疏文曰。大士於久遠劫前。已成正覺。而示居左輔。攝度念佛者。亦十劫有餘矣。大士於十方國土。爲作依怙。而寄迹白華。現形四攝者。亦千年已外矣。而迷子止淨等。不惟於無量劫前。沈溺苦海。卽大士逆流而出。救度衆生。而終不遇也。不惟逃逝他方。畏近師座。卽大士垢衣執器。方便近子。而竟不睹也。嗚呼。一念無明。萬劫從墜。撫膺自疚。眞冶盡七金山。不能鑄此錯。淚枯四海水。不足盡其悲也。今幸宿世善根。得聞大士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慈悲弘誓。不可思議。普門示現。不可思議。無作妙德。不可思議。稱名得解脫。禮敬不唐捐。如飢得膳。如貧得寶。如因得赦。如溺得援。斯誠歷劫難逢之慶。幸千生未遣之勝緣也。此而不求大士援拔。則火宅永無出期。故雖知大士無苦不救。

無樂不與。而弟子則幻夢之苦不敢厭。鏡花之樂不敢求。至心頂禮。唯一之祝。願在離濁世而生淨土。遠惡友而親善人。棄胞胎而蓮花化生。捨分段而一生補處。雖惑不能斷。不妨帶業往生。念不能一。得以願力成就。惟大士慈父。實哀憐之實攝受之。更願自歷劫以來。直至今日。所有一滯之善。一塵之福。皆迴向一切衆生。願所有衆生。離一切苦。得無量樂。從此兵革銷沈。雨暘時若。人無天札。家有覆藏。賢才登進。姦宄回心。佛日之耀。萬古長明。淨土之宗。九界共仰。掬忱以獻。如病夫之告良醫。之死靡他。似嬰兒之投慈母。

民國十三年歲次戊辰二月吉日。和南拜上。○採訪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終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

古會稽陶 鏞鑑定 古翁山王亨彥輯

敘錄門第十二

數典不能忘祖。念開創之維艱。飲水所貴思源。識淵源之有自。世事滄桑。每多變幻。文人紀載。不厭頻繁。茲志創於盛氏。續自侯公。厥後屢有增刊。迄今差臻詳備。蓋善作尤貴善承。肯堂必祈肯構。謹傳先德。共報佛恩。志敘錄。

補陀洛迦山傳七篇

元龜茲盛熙明著

自序曰。九州之山川。具載於書傳。山海之詭奇。亦見於圖記。其來尙矣。謹按補陀洛迦者。蓋梵名也。華言小白華。方廣華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然世無知者。始自唐朝。梵僧來觀神變。而補陀洛迦山之名遂傳焉。盤礴於東越之境。窅茫夫巨浸之中。石洞嵌巖。林巒清邃。有道德者

居之而阿蘭若兆興焉。似非好奇探幽。乘桴浮槎者。罕能至也。惟我皇元。際天所覆。均被化育。梯航所及。靈迹悉著。至於茲山。瞻拜相繼。肝鬢昭答。不可勝紀矣。然圖志脫漏。言辭庸謬。四方何傳。僕頃因謝病。偶在海濱。恭叩靈躅。旁搜經籍。首集自在之功德。繼考洞宇之勝概。若夫由心所見。光景斯彰。因緣有待。廟塔興建。具載於篇。能游目者。不起於座。飛神於大方之外。當知清淨光明。廣大悲心。與菩薩無二。推惻隱之端。躬行於日用之閒。非徒空言也。倘欲南詢。亦必問津於此。而與善財同乘般若慈舟。共達毘盧性境。入海印之三昧。證大悲之法門。圓解脫之深因。滿普賢之願海。普令法界含生。盡登菩提彼岸者。豈虛謬哉。

志併

天台劉仁本題曰。補陀洛迦山。在東越之大海中。望扶桑日輪。湧出水底。咫尺閒。金光絢赫。五色敷瑩。泰山日觀。不足奇也。大士觀音。坐此道場。自始興迄今。無片文隻字紀錄。以垂考證。龜茲盛熙明氏。既來遊息。卽事爲文中。具四品。其一以梵語譯華言。言菩薩功德也。其二以山川地理言。言奇蹤勝概也。至於三四。則以歷

代官民祈籲靈感。與夫今朝之祝釐。賚予言。言所崇信莊嚴也。熙明生居西域。世與佛鄰。善誦佛書。深達梵語。故於楞伽祕密之典。傳習小白華之事。不啻若自其口出。矧於身親炙之。而不敷揚演說其詳乎。近地有號安期鄉。蓬萊都者。景物歷歷可翫。意者秦皇漢武。爲聲聞所誤。倘得見之。亦何有海上別爲神仙之求耶。熙明所述爲不誣。住山僧睿上人。以其傳來請誌。是亦東南一偉觀也。故書以遺之。

志舊

按清康熙裘志事略門云。盛有洛迦山上中下考三篇。又著品四篇。一曰自在功德。一曰感應祥瑞。一曰洞宇封域。一曰興建沿革。以其文不雅馴。且非志體。故不全載。而節取其文。入形勝建置靈異。頒賜法產。所遺者。止雜引竺經梵呪等詞耳。朱緒曾昌國典詠云。余於丙午六月遊此山。於藏經中。此係以所藏之經書爲藏經。非錄元人盛熙明補陀洛迦山傳。凡七篇。朱氏所見裘志所據。非皆流通本。非藏經本。相傳光緒初。定海設局修志。有抄本。其篇數正相同。文詞雖不雅馴。要其經營草創。爲

山志之權輿。裴志節取其文。而不注明所出。未免迹近掠美矣。

### 補陀山志

明萬曆十七年己丑。雲間侯繼高輯。

自序曰。勝國時。盛熙明氏。以西域之裔。深通祕密之典。迺著補陀洛迦山傳。分爲四品。由是菩薩之功德。山川之奇勝。與夫歷代祈籙祝釐之度。應感靈瑞之異。彰較著矣。然而卷帙陋小。流傳未布。使天下通都大邑。道里遼曠。嚮慕而不可至者。卒弗獲一展卷而臥遊矣。且今之叢林。自往年倭亂之後。廢而復興。已非昔日之舊。其沿革。又不可以無志也。余不佞。承乏來浙。涉歷海洋。首謁大士於補陀。周覽之餘。問寺僧。山有志乎。始出熙明著傳。則紙敝墨濡。幾成蠹簡矣。蓋熙明至今。已二百三十餘年。其四品所載。亦大都爾。入我明來。香火益崇。著述益富。迄今無有紹熙明而爲之傳者。余喟然曰。名山巨剎。既不可無載述。以示於後。况聖母慈聖皇太后。刊印藏經。而我皇上。純孝承志。敕遣內使。齎經降香。來錫普陀。余既勒

之貞珉與茲山並峙矣。於此又烏得無志。謀於海憲潛山劉公。公以屬之郡大夫。武陵龍公曰。必儀部屠長卿先生也。乃就而請業焉。不數時。彙次成帙。而不佞乃申一言於末簡。夫世之儒者。諱不言佛。若戎臣武士。又輒謂威厥愛。與慈悲之旨弗類。以愚思之。佛之大端。以慈悲爲體。以化導爲用。其要以使人人趨善而背惡爾。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非慈悲之謂乎。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非化導之謂乎。余武人也。蠹鄙弗學。顧平日耳剽先生長者之言。而知驅惡而使歸於善。除逆而使效乎順。是真有味夫慈悲化導之旨者。况觀熙明盛典。而不樂觀此志之成也哉。茲歲仲春。余督哨海上。舟過補陀。禱大士曰。我佛靈赫。尙克相余。俾我師貞吉。少效尺寸。以上報天子。未幾。倭奴竊發。窺我邊界。皇威丕震。我是以有花腦浪岡之捷。謂非大士默相之功可乎。志成。適有此役。因並記之。時萬曆己丑夏五月既望。舊志

鄞縣屠隆序曰。震旦國中。三大道場。西峨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東海補

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道法漸摩。近而且易。東海僻在深阻。聲迹荒遐。衆生沈淪。熏染五濁。如來重愍之。茲觀世音之開化補陀。津梁娑竭。良有以也。峨眉五臺。深峭雄拔。秀甲神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爲奇特。善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趾錯。無論中華。卽天竺梵僧。亦往往單瓢隻履。閒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士大夫。顧反畏風波。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恆標勝靈區。詫奇五嶽。託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使大教壅闕。外道喧惑。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修補陀志。爰尊今上。奉聖母命。頒賜藏經制敕。及御製序文。冠諸簡端。而圖繪山海巖洞殿宇形勝。次第哀集。古今名賢著作。彙爲一書。復屬道民刪定。乃爲稍削舊詩之俚謬。增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爲記頌韻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教典。開迪蒙愚。厥功不細。詎惟山靈海若欣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萬曆己丑春。弢光居士屠隆撰。志

皖城劉尚志序曰。流沙以西。有昆崙縣圃之衆。以東有蓬萊三山。赤縣神州名洞。

天福地者。雖可僂指。大都爲仙靈託迹。獨東海補陀。稱佛道場。昔襄城鼎湖。迹肇軒后。包山洞庭。祕發龍威。柱下老史。宣尼讚以猶龍。清虛沖舉之學。實自此昌明焉。惟時固不聞有能仁氏之教也。有之。亦迦毘身毒。彼國自爲奉行爾。東漢之初。漸流震旦。其道以超脫爲貴。以空寂爲宗。而獨露靈明。謂之見性。吾儒者固嘗昌言排之。而高明特達之士。往往褰裳染指焉。蓋士方苦世法跼踖。而一聞擺落之言。卽豁焉如縛者之得釋。士方苦世途炎囂。而一領清淨之旨。卽灑焉如喝夫之飲冰。佛惟以擺落爲言。士之近擺落者易入焉。佛惟以清淨爲旨。士之近清淨者易入焉。非惟無妨於儒。亦足助儒教之所不及。此我皇上握符御世。闡教明道之意也。大哉王言。刑賞所及。權衡制之。刑賞所不及。善法牖之。生成之表。別有陶冶矣。補陀洛迦之山。孤懸大瀛海中。空闊迴絕。秀甲神州。一躋覽其上。輒有憑虛御風。超越塵壒之想。不佞猥叨職事。仰宣皇上清淨奉道開化德意。而用以牖俗淳風者。守臣責也。若夫儒佛之理之精者。不佞烏能知。則敬以俟當世之大參同君。

子焉。舊志

武陵龍德孚序曰。補陀震旦一大道場也。應感胎蟄靈迹奇聲著於歷代。明州古稱文獻地。馳藝苑之名。修伽羅之教者不乏。奈何今始志。志而又屬帥臣也。君子曰。是可以卜世矣。海上島嶼星布。某列引。第三韓日本。近在眉睫。國初湯信國請徙而部之內地。補陀猶留一僧一价。以奉香火。世廟時。東夷擾我海壖。所過殘破。補陀遂燹於兵。居無何。汪直俘而海波復寧。說者歸之靈貺焉。維時萬曆丙戌七月七日。瑞蓮產慈寧宮。抽英吐翹。絕殊凡種。九日。瑞蓮再產宮中。重臺結意。又殊前種。主上大加賞異。敕中使出示輔臣。圖而詠之。於是聖母。敕中使。二航蓮花部主法像。及續鑿藏經四十一函。並舊鑿藏經六百三十七函。直詣莊嚴妙海。鎮壓普門。答靈貺而結勝果也。主上孝思錫類。綸綍宏宣。善信皈依奔走。蓋雲合而盈湧焉。大德滲漉。盛治邳隆。靈貺昭赫。固莫盛於今日。而帥臣因得優游容與。從事鉛槧。揚推今古。有散帙緩帶之風矣。且知崇三寶。振禪悅。篤皇家之祐。培人天之

因穆哉侯君羊叔子曹武惠其流亞耶洛陽興廢卜世盛衰不佞孚亦於今日補陀之志卜之是亦臣子祝釐之一念也萬曆己丑午月望日

志

鎮海邵輔忠重鋟補陀志序曰補陀爲祝延名山著靈大士白華載於內典黑龍呪於梵音故無志也志輯於侯大將軍以汎海選勝置弋見聞彙列成帙今且嗣而鋟之矣以余所聞父老言補陀岬懸海上去縣三百里而遙外控諸夷貢舶孔道也然而代有隆替則時地劫會偶逢非大士慈靈代有覺迷也今上道揆在宥皇極建中迺廣孝治奉兩宮慈旨遣中使頒經披繡祝延萬年而海宇屢豐兵革不作於茲三紀福國庇民應若著蔡夫非冥冥之所默佑也哉先是歲己亥前殿災蕘礎俱燼獨大士金相自若而護法關神亦不毀此其故可曙已今茲屢厯詔諭中使愆飭鼎新厥宇告竣也宜哉矧其時汎舳鱸諸島防援賁相望於滄溟鯨鮪無敢動焉此實我皇靈伊濯孝慈昭假而大士如爲助流宣化也志補陀者儻亦遑揚風美意乎故曰事不軌物則君不舉焉言不微中則臣不獻焉苟其持之

有故言之成理。君子嘗樂道之矣。謹拜手序。成志者。寺僧性能也。併書之。舊志

按序云。志輯於侯大將軍。今且嗣而鈇之矣。則邵序爲鈇侯志而作。故標題曰。重鈇補陀志序。而蛟川詩話云。邵輔忠山志八卷。鎮海縣志據之。殆一時未加查考。而以鈇志爲輯志也。

重修普陀山志六卷。清四庫存目。

明萬曆三十五年。鄞縣周應賓輯。

自序曰。普陀故有志。茲載輯者何。重鼎新也。志者所以彰往示來也。惟是山川式靈。又重之以王命。其再造也。將必有興廢之迹焉。雖再輯之可也。普陀僻在一隅。不比中原透麗。然而四大之一也。天傾西北。聖主御焉。地極東南。古佛出焉。神道設教。聖人不廢。是宸翰所護持也。曷可泯諸。蓋普陀古刹也。興而廢。廢而興者數矣。是舉也。其鏘發諸內帑。其工督諸內遣。惟壇宇依如。惟名與制煥如。是廢興一大際會也。故曰。雖再輯之可也。志凡爲卷者五。爲類者十有七。纂撮於諸文學之

手而不佞裁焉。前志重在山。要以顯佛靈。今志重在寺。要以尊君祝。是是編之大旨也。敬表而序之。時萬曆丁未四月既望。志舊

四庫書提要曰。普陀山志六卷。明周應賓因舊志重輯。凡六卷十五門。而應賓自序。稱五卷十七門。勘驗卷帙。並無缺佚。未審何以矛盾也。

按應賓重修山志。距侯志成書時。僅一紀有半。其時御用監張隨奉命建殿。又博求儒林。輯爲志乘。是志之作。殆承張之意也。茲依四庫勘驗。標曰六卷。以存其真。

南海普陀山志十五卷。刊行本

清康熙戊寅。前後二寺住持。通旭。性統。同延慈谿。裴璉。編輯。慈谿。姜宸英。錢塘高士奇。鄞縣萬言。鑑定。通旭。性統。校訂。共事校錄者。鄞溪李文斗。傳述遺文。料理志務者。珂月。拙庵。兩上人。

例言略曰。立說著書。固貴博洽。亦戒摻填。點鬼疥。馳非所尙已。茲土遠淹溟渤。近

接揚岫。非惟希連烏耗。可恣冥搜。抑亦三神閭風。足誇烏有。較諸黃帝以前。益荒唐矣。是編非關切普陀。信而有徵者。概不錄。●自我宣父有老子猶龍之歎。西方聖人之說。於是三教並隆。兩大拘儒俗子。蚍蜉撼樹。不自量耳。歷觀古賢哲。莫不殫究楞伽。廣交緇褐。白社金山。其最著者。夢得曹溪佛衣之銘。逋翁如意畫輪之贊。皆以好辭。闡揚義諦。其他繙藏譯典。解經注品者。不可勝紀。懷白蘇之軌範。寄鮑謝之文章。雖慚固陋。竊有志焉。●觀音文殊。普賢俱稱大士。而觀自在。獨爲圓通教主。悲憫衆生。現諸神變。隨機攝導。較二聖尤溥。由是稟奉皈嚮。傾動法界。然曇典雲興。儒言星落。稍因所見。輯揚微妙。故特於靈異外。加讚誦一門。●五臺二峨。山川旣勝。又在域中。自古迄今。名公鉅卿。及文人才士。遊屐成林。錦囊飛雪。不勝載焉。是山雖聯吳越。終限波濤。遠者無論。卽如王謝流寓。山陰白蘇。歷官杭州。皆選勝好遊之夫。密邇名區。不航一葦。豈非憾事。所以風流闐寂。文獻無徵。不但作者妙見寡聞。貽譏大雅已也。●自古勝壤名區。必賴高人韻士。而著逸少之於

山陰子厚之於柳永長公儻耳。升庵六詔卽此數子可概古今。余至茲土自觀海禮山外一邱一壑必經親履發抒靈秀探討幽奇不敢抄陳襲謬見笑山靈第惜滄桑轉換兵燹淪胥不但所聞異辭抑且無聞可異具敖不識淄澠莫辨所可掩卷歎息者此耳。●輿地首重名山大川有川如海可謂大矣舊志不入陋之甚矣。今先海於山山在海中也。若洋若港依類附焉。至於泉潭池井則又另立云。●洛迦之外惟梅岑爲古以漢壽春梅子真得名子真至不至未可知然史旣稱福伴狂吳市又云相傳仙去則遞荒島嶼理亦有之其餘峯巖洞壑多從梵經取義又或舊無此名一經題石顏茅輒相呼謂雖面目不真義類可從者皆仍之閒有俚鄙不堪唐突林泉者偶易一二而仍附存舊名以便考核。●神道設教易辭彰彰靈異一編流傳悠遠匹婦小兒皆能道之聲光所被弗可掩也其餘增入諸則歷求確據並非影響鈍根傳奕狂種阮瞻慎弗少見多怪願駱駝言馬腫背也。●釋門之有法系猶儒家之有道統朱子云寧可架漏千年不許漢文唐太接統三代

誠有見也。普陀自梁慧鑿開山。代有聞人。至宋真歇。首倡宗風。自後自得祖芳。一燈遞照。無何季葉。改禪爲講。法鼓無聲。直至潮公別公。續燈接寶。由是二寺英賢傑出。誠山中之盛遇。法統釋系。各附於梵宮法產之末云。●梵宮法產。雖曰攸關。實係規模久遠。志家往往以事鄰鄙瑣略。而弗詳謬矣。茲備載之。所以昭法守。杜侵漁。示久遠也。●志難矣。志禪林更難。尊重失體。必將弟子於桑門。筆削過嚴。不煩作董狐於鹿苑。皆不可也。又况事文義類。多異儒言。進班馬而談龍象。必變色而趨矣。璉以譴劣。謬學詞章。今歲總戎藍公。命志洛迦。循分測涯。實虞隕越。然而最勝之境。不忍委於他人。知己之恩。豈得辭於轄土。用輯斯編。垂著作於名山。仰慚大匠。俟討論於他日。快觀鴻文。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中秋。慈谿魚山裘璉識。

漳浦藍理序曰。洛迦海外名山也。爲普門大士親選道場。自梁迄今。近千年。其開興廢屢矣。莫盛於南宋。有元及明萬曆。以余觀之。其廢也。莫不有由。其興也。莫不有自。主聖臣賢。績熙務舉。於是海宇清宴。民物康阜。則閒以其暇。新梵宮。而究竺

典。此亦上下和平優游無事之一徵也。而不然者。寇盜充斥。家室愁咨。乖風沴氣。鼓扇塵寰。則雖有佛教。且無所施。此古今之大較矣。補陀兩寺。遭故明之末。鯨氛倏擾。島嶼霧迷。先皇帝赫焉震怒。而廓清之未幾。轉徙內地。於是朱宮紺闕。蕩爲冷烟寒風者。且二十年。我皇上文德覃被。聖武布昭。土宇版章。盡域中而截海外。向者棘虛之地。莫不含哺擊壤於其中。二十八年。翠華南幸。因故元戎黃公。乘閒奏地方事宜。遂遣員賜帑。再造梵宇。而普陀鎮海。玉毫重現矣。明年。黃公以疾沒於官。余叨奉特簡。自宣移鎮茲土。凡黃公未竟之緒。遂不獲辭。於是宣一人之盛德。鼎三寶之巍宮。惟鉅惟細。悉理悉張。龍象滿山。鼓鐘震谷。莫不慶海不揚波。而祝天子萬壽也。猗歟盛哉。余既樂觀其成。歲時期汛。簡徒揚帆。登臨其上。輒爲吾民加額昇平。戊寅中秋。山僧以志事來請。余爲之代延修輯。鋪張揚厲。鼓吹休明。已卯春。六龍復南狩。兩寺主僧。迎鑿謝恩。荷天顏喜悅。溫旨從容。隨頒御額。再賜帑金。且遣中使登山。給運黃瓦。敕住持速完未竣之工。錫命重三。誠爲異數。維時

志成未梓。丐言弁首。余何言哉。旋乾轉坤。救寧宇宙者。聖天子德也。黼黻鴻猷。翊贊盛化者。賢宰相百執事力也。闡揚道聲。慈味俾上。覺慈尊。潛孚默佑於冥冥中者。諸上人職也。余遭時竊祿。謬鎮海疆。何言矣哉。披覽志文。彬彬郁郁。大雅不羣。世不乏知言者。而余亦幸受知人之明。則余所不辭者爾。是爲序。康熙辛巳仲春。性統山志成。上堂云。晉之乘。楚之檣。杙紀事則同。而獨推春秋。重先聖之筆削。白之續。燈明之會要。編統則一。而獨尊會元。取大川之刪訂。惟茲洛迦。白華著述。正法明如來證道於往劫。不肯去觀音。選勝於後梁。遞代廢興。創承不易。侯公創志於前。周君載輯於後。紀事編統。略而未備。無何山海交訐。幾於文獻無徵。幸我皇上。佛心應世。海宇清平。朱提發帑。藏金經。頒由內府。梵刹借以重興。法輪從茲大轉。鎮臺藍公。力肩斯事。厚幣碩士。重志鼎新。得我殷玉裘公。腹飽珠璣。筆走霞霧。草創潤色。一氣呵成。頓令山川梵刹。規制人文。頑者秀。樸者華。拙者巧。沒者存。隻字片言。別開生面。上纂千年之墜緒。下啓百代之鴻猷。僅寸朱毫。十方普潤。一

點墨水兩處成龍。且道天地未有洪蒙未判之先者一點著在甚麼處。

按是志目次卷一山圖志例二星野形勝三梵刹四建置五靈異贊頌六法統釋系七頒賜古蹟流寓八精藍九法產方物十事略十一至十四歷朝國朝藝文詩詠十五僧詩偈稿成法雨寺鐫板行世。會康熙南巡覽其書而善之命侍衛記其姓名籍貫以去。句章徵文璉年譜稱南海志省去普陀二字也。道光時秦耀曾修山志云。裴志紫竹林尙有一册殘缺不完難資稽核。知其時已少傳本。今法雨寺退院開如和尙有是志。卷面題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一年八月一日。於上海樂善堂寓樓。邂逅普陀山化聞大和尙談論經典甚愜。因知普陀山志久已失傳。卽以此書持贈。并誌數字。日本岸吟香合十。下扣岸櫻之印一顆。開如爲化聞嫡嗣。故得而藏之。長生禪林亦幸事也。其事略門云。向見一二修志家抱負不高。識見更小。不公不慎。鄙俚方言。猥雜滿紙。不知其屬筆時。已是覆瓿不堪。而猶妄意垂世行遠。將自己詩文。全竄其中。閱

之增厭。然繙閱全書。題詠諸作。亦多竄入。列星野爲一門。屬浙海於普陀。古蹟流寓。寥寥一二事。不成卷帙。究嫌未當。許琰云。前志所作。閱肆極矣。然而不免詞費。其謂是歟。

普陀山志十五卷

刊行本

清康熙四十四年。普濟寺延崑山朱謹。長洲陳璿增修。

福建施世驛序曰。普陀山志。觀音大士之書也。非儒者之所預。山在定邑境。明府之事也。非軍府所宜知。今志成。主僧請序於余。余遂取而序之。蓋有說焉。夫茲山之屢興屢廢。他作固詳之矣。約而論之。以有尙之者則興。有戕之者則廢。一壞於黃毛之突如。再病於海疆之未靖。其大概也。當此之時。爲普陀計者。不患佛法之不廣。徒侶之不蕃。舟車之不通。米粟之不至。其所慮者。廣洋重譯。或有意外耳。余於辛巳之秋。受事翁洲。閱歲。小有萑苻之警。偵之。乃剽劫白徒。撲之。旋滅矣。昔漢興。遂治渤海盜。乞上緩之。奏曰。此皆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耳。賣劍買牛。賣刀

買贖。此其事也。功成而不居。謗至而不避。此人臣之義。盡之而已矣。余兩過普陀。登梅岑白華之頂。茫茫遙海。無往不通。爲名山高僧戒心者。再及見禪學濟濟。規制肅肅。豈惟表法席之雍容。亦以知主僧之能事。洒然寄之嘯歌。吾無慮矣。因與蓉浦繆明府述之。亦曰。吾二人者。今日首尾名山。是不可以不言也。爲之序。許志

襄平甘國璧序曰。名山大川。在處有之。或因人而傳。因地而著。仙客騷人。高蹈肥遯者。指不多屈。於是乎。噪名宇宙。特書國乘者。往往然矣。若夫普陀。則竺乾家棲託之名山也。自佛教入中土。圓通大士。以耳根法門。化導茲方。遂指是山爲應身說法之地。屹立洪濤。紅塵隔斷。有潮音梵音兩洞。相傳大士現身處。當今聖王頒賜有加。與天下臣民。共植福田。雖潮汐之險。飛帆穩渡者。歲以千百計。誠慈悲方便之靈區。引入入善之勝地也。向予出守四明。竟不得徹簿書之餘暇。一葦問道。厥後縱遊宦海。許國西東。而名山嚮往之私。悒悒然熱於中。未嘗一日去諸心也。旋奉綸音。浦下巡撫滇中。宣布聖人至化。中外太和。戊戌歲。虔範滲金大士像。遣

使送供梵音洞。覆閣三楹。略示莊嚴。將使四方趨叩者。歡喜焉。勇往焉。雲奔川赴。響應樂從。未嘗不爲同善者之一助。區區之私。敢云邀福乎哉。自惟備位素飡。上承高厚殊恩。有加無已。用藉大士之洪慈。使普天億庶。同登仁義之門。永祝天壽無疆。垂衣致治。靡及之心。稍盡夫萬一者。如此。是年爲予五旬母難。住持釋堂。專使將意。因得披閱山志。伏見御書天藻之瑰麗。名公碩士題詠之清新。峯巒之森列。花木之珍奇。洋洋溢溢。如親到名山。親登佛地者矣。雖萬里殊途。而靈山方寸。何嘗閒於毫末。因尾數言於諸公之後。他時一瓢一笠。踏徧祇林。圓吾夙願。亦未可知也。山靈有知。其勿謝予。許志

雲閒王鴻緒序曰。普陀遷圮屢矣。自潮音禪師卓錫。因而大振。余曾敘之。今潮音已爲古人矣。而其徒珂月。增修山志。致書於余。欲更有所言。余旣未登名山。躬承妙相。所謂圓通之殿。說法之場。山川洞壑。變現之所。略無一涉。何從而敘之。若寄之於意。擬想像之間。謾爲立說。則亦何裨於精藍。而冀其有當於大士哉。珂月曰。

前此寺工未竣。志事愆。今者崇宮峻宇。畫棟雕楹。上摩青天。而下瞰滄海。鐘板六時。食者萬指。檀施訖於重譯。先和尚之勤。可謂至矣。且鉅費出自大盈。寺額標於天藻。是未可以言歟。余悚然無地。爲之握管。然吾所言。顧珂師所未備者。閒嘗論自昔好道之君。有事於普陀者。皆有求於大士者也。聖天子在上。無所不載。無所不覆。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加意於名山。殷勤大士。延見法席。賜以溫綸。錫之宸翰。此亦事之偶然。爲仁育所不遺。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是役也。紀事以實。浮僞者隻字弗存。出言以公。阿比者。片詞勿立。垂後行遠。接物利生。爲此山千古文獻之徵。是則皆可言也。因敬書之。簡端而答之。許志

鄞縣邵基序曰。四明東南際大海。其靈異秀特。聳峙於烟濤浩淼中者。爲普陀洛迦山。卽華嚴經所稱補怛洛迦山。普門大士示現地也。南溟隩區。靈迹卓著。自梁貞明中。創建梵宇。代加崇飾。載在前志。具可考見。我朝德濡陬澨。澤沛寰垠。海波不揚。氛霧澄廓。荒墟絕島。殷阜不異內地。普陀以名山淨土。善信皈嚮。裹糧問津。

揚帆徑渡者。趾踵相屬。聖祖仁皇帝。翠華南幸。特允守臣之請。再賜帑金。興修寶刹。賜前寺額曰普濟羣靈。後寺額曰天花法雨。奎章宸翰。昭垂於億萬斯年。我皇上建極綏猷。海宇寧謐。宵旰勵精之暇。游心內典。得最上乘。深維法門廣大。功德不可思議。重以聖祖祝釐勝地。是用虔心崇禮。發帑遣官。載加修葺。兩寺大工。同時告竣。各賜御製碑文記事。青珉巨榜。照燭瀛波。普濟住持僧繹堂。監院僧本善。躬逢盛際。敬仰天光。恭紀殊恩。增輯志乘。所以輝麗靈山。傳示奕葉。意至遠也。志成。馳書都下。屬爲之序。仰惟聖天子。陶育羣黎。利用厚生。正德躋仁壽之域。溥海內外。無一夫不得其所。誠民阜物。直與天地化育。同其功用。而惠鮮懷保之念。日切於淵衷。宇內名山大川。明神所宅。可爲蒼生禦災捍患。錫福延禧者。罔不虔修秩祀。而茲山以大士道場。敬禮崇奉。再賁天章。是可以仰見聖主勤民之至意。與菩薩濟世之慈緣。同其廣博周徧。凡斯五風十雨。歲稔時和。沐膏澤而泳大化者。皆大士慈悲所默相。實聖天子至德之感孚也。基生長海濱。叨侍禁近。遙瞻靈嶠。

有桑梓敬共之義。故不辭舛陋。闕言簡端。秦志

按許琰志凡例云。康熙二十七年戊寅。普濟法雨二寺。請裴殷玉修輯。稿成。法雨旋卽授梓。普濟又請朱陳二公。重加增削。至四十四年乙酉。始梓。遂與法雨所刊小同大異。四庫存目云。是志所述本末頗具。而敘事冗沓無法。秦耀曾志例言云。是志每卷開載編輯姓氏。或列朱陳裴三人。或列陳裴二人。或列朱一人。成之既非一時。訂之亦非一手。體例不分。難免紕陋。合諸說觀之。其得失亦可知矣。

增修普陀山舊志例。秦志

清定海知縣江陰繆燧撰。

例言曰。自郡縣之有志。而二氏之書。泉石烟霞之記。往往而見焉。然十洲三山。多指神仙之事。且有無不可知。惟普陀片石。孤懸海中。爲普門勝地。覺迷拯溺。歷有明徵。爲之說者。亦其慎哉。吾是以志佛不敢旁及。志山不敢子虛。志事不敢齊諧。

志辭不敢月旦。悉依舊聞。實以近事。蓋此書之大凡也。若夫琳宮之廢興。香地之盛衰。學人之聚散。與世滄桑。不無俯仰。正不必以彼抑此。資我懸河耳。東坡曰。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誠然。則有不變者在矣。其義甚深。不可思議。今志普陀。但言普陀大士。卽如法華佛說一切普應種種功德。及諸書雜見。悉所不載。以見此爲白華實錄也。四明詞客首尾名山。著有普陀新志。其巖壑川原。土地疆場。無可增損。惟普濟法雨。兩寺與先時小異。然亦際會之奇。加以人事之備。山閒隩裏。亭梁之外。靜宇田庵。至一百六十六所。可謂盛矣。任質者議疎。務褻者少。當謂圓通教主。總攝羣倫。一切銜官。恐非確論。亦知梅岑曉月。不隔峨眉。滄海橫流。依然九子。三大士四名山。是同是異。何有何無。就使白蘇而在。作如是觀矣。觀自在。本丈夫身。普門品云。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是以開元畫院寶冠珠絡。用著坤儀。暨歷代慈宮。遂生崇信。以天下養猶未足。乃邀福大慈。祝延靡罄。孝之至矣。雖爲百世則可也。大地精藍。無慮千億。屢興屢廢。惟此佛場。

皇帝每念夙因。博施罔外。覽名山之鞠草。憫縉衆之無歸。賜帑有加。函經布藏。宸翰所垂。在在指點。至嘉與臣民。同其福善。聖人之心。直與天地齊其量矣。山中之書。頌其萬一云。●義山藍公。始事洛迦。勤亦至矣。獨惜朱梁迄茲。幾一千歲。但載內廷賜予。未聞朝士布金。豈爲時久遠。姓氏無傳乎。志所不當略也。且南海乘桴。非比坦途。尋佛。鯨濤颶母。身命以之。故匹夫單婦。雖斗粟尺布。不可謂非大布施。編年書繭。豈曰無因。貴客素封。何妨附志。今如定帥施公。奉詔詣山。宣綸錫帑。此聖朝殊恩。使臣大小姓氏咸勒之。俾無遺焉。●普陀舊志。今日之文獻也。太羹玄酒。未免義皇上人。後志妍辭麗管。點染山林。自是騷壇一座。但所記康熙三十八年前事。癸未春。聖駕南巡。駐蹕武林。召見寺僧。殷勤大士。命使函香。頒綸賜帑。事關盛典。不敢不述。用是增修。是志附於簡末。以冀久遠云。

志 蔡

按繆公是編無傳本。其稱後志妍辭麗管云云。殆指裴璉志言。其稱癸未春聖駕南巡。至附於簡末云云。殆所增者。祇癸未後事。至稱志佛不敢旁及。稱志普

陀。但言普陀大士。稱南海乘桴。非比坦途尋佛等云云。語皆審慎翔實。足爲修山志者南鍼。茲編之作。竊取斯旨。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二十卷

刊行本

清乾隆四年。法雨寺住持法澤。延同安許琰編輯。歸善黃應熊參定。法雨住持釋明智法澤校訂。

自序曰。普陀山者。觀世音大士顯化道場也。大士以三觀入三摩地。圓通慈悲。欲度衆生。隨觀隨感。皆登善果。故獨以觀名焉。凡山可以無志。普陀之山。而有大士。則不可無志。志普陀者。志大士。卽志大士之志也。應化靈迹。歡喜悲仰。向善之念。觀而感。感而興起。斯大士之志。而志大士者。亦當作如是觀。蓋與柱下之志掌故。郡邑之志風土。名同而旨異也。歲已未。余浮游觀覽。南至於定海。適普陀住持僧法澤。以明府海門黃公命。請修山志。遂駕艤。出沈家門。抵南海。去定又百餘里。汪洋無涯。覺坐艇如飛。鳶站水中。極人生之大觀。入山。峻巖怪洞。具有靈氣。又

眞天下奇觀。陟前後兩寺。則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二聖御碑。穹窿摩雲。金殿珠宮。輝煌奪目。自古梵宇壯麗之觀。又無以踰此矣。夫惟神靈之所留遺呵護其閒。故海不揚波。山輝川媚。而列聖善與人同之量。神道設教。亦遂崇奉之。至於斯也。借非大士孤島絕崖之域。其何以觀之哉。旣而法澤出前志。屬余重訂。余曰。前有志矣。重訂奚事爾也。曰。勝代之志者。草創未具。太羹玄酒。猶有古質之味焉。後此踵而增華。矜博炫麗。浮且雜。閒所不免。徒解作揄揚釋子語耳。於大士之志。吾懼其不足以觀也。且雍正九年。發國帑重修。建聖恩隆重寺之規制。皆已改觀。前志固未之及也。其曷可緩。余曰。大士之志。以善誘人。教人以觀入道。善觀大士者。不在於山志。而於人志。自觀而心。自善而身。則不必觀志可也。觀志而愈有所觀。感可也。若使入勝境。閱勝志。而貪癡無改。殘忍依然。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大士之志。其愈滋戚矣。而又何以仰體我列聖神道設教之德意乎。校閱月餘。刪繁亂補缺略。閒有一二宰官所作。釋氏藉爲檀護者。不能盡去。正恐後

之視今。猶今視昔。其果可以觀焉否耶。法澤爲余族弟。少寓余業師梁邨蔡先生里中之清泉巖。與師交遊最密。後爲普陀法雨寺住持。料理欽工。備極勤勞。戒行精嚴。緇素悅服。吾師在都時。嘗以詩寄訊。蓋眞能志大士之志者。故於是志。尤倦。云。書成而序之如此。乾隆四年己未。暑月之朔日。

黃應熊序曰。定邑在東南海中。普陀去定。又百餘里。普陀山志。志普陀也。而非徒普陀之志之爲也。勝國以來。東夷蹂躪。洛頑逋逃。定且度外置之。普陀之荒頓者。幾五六十年。迨我聖祖仁皇帝。盛德神威。率海悉臣。於是開復定邑。興修普陀。賜以普濟法雨宸額。兩梵並峙。至雍正九年辛亥。世宗憲皇帝。復大發帑。遣官督建。余時承乏定邑。欽工重大。法雨主席者。老不耐勤。合山兩寺。僉舉今方丈法澤者。戒行嚴卓。道氣精深。遂延以住持。俾主山事。而余亦樂定之民。淳俗樸政。簡刑清。得以奔走悉心於經理也。三年工竣。兩寺之規模巍煥。又復改觀矣。法澤每念受恩深重。思再輯山志以垂之遠。又慮紕漏潦草。祇仍前志之失。則又無以爲名山。

之光。而誌皇恩於永久。遲而未輕舉者。數年。適去夏。許太史瑤洲先生來定。余謂法澤。向所謀志乘之修者。時哉。弗可失矣。乃聘往山中。取前志。刪蕪正謬。補其未備。校輯既成。得卷二十。目如其卷。一山之靈勝具焉。兩寺之規制詳焉。不蔓不支。弗誕弗陋。昔柳子厚。謂於司馬子長。取其潔。若是志也。可謂潔矣。值余久蒞於定。上官謬以最聞。荷蒙恩旨。陞補山右。法澤以余之將去定也。急欲余一言以序。余曰。當海波之揚也。定且爲蜃宮蛟宅之區。何論普陀。何暇計普陀之志。自我國家。德威遠播。四海統御。百神懷柔。而後定有邑治。而後普陀屢賜修建。佛有利僧有寮。輝煌晃耀。爲天下香臺冠。則余之得與民休息。含哺歌衢。簿書之暇。又得訪靈蹤。搜勝概。而百千數披緇者流。亦得習靜焚修。講律安禪。優游巖洞。烟霞之中。蒐纂乘書。以貽久遠。皆我列聖天覆地載。恩施無外。而我皇上重熙累洽。德教洋溢。俾率土之濱。同享昇平之福之賜也。山志之修。表佛光於歷劫。卽誌皇恩於萬年。夫宣揚盛美。使天下咸知德意者。守土臣職也。况辛亥之歲。欽工之建。余實躬逢。

其盛而親執其役有不樂是志之成以歌頌揚於無既也哉是爲序。乾隆五年庚申傳柑後二日。

邵基序曰。普陀山兩寺在靈鷲峯下者爲前寺。曰普濟。光熙峯下者爲後寺。曰法雨。蒙聖祖仁皇帝御筆題額。肇錫嘉名。爲慈聖延禧表。大士靈迹。世宗憲皇帝不續前徽。恢揚法願。復賜帑金。重加崇飾。兩朝天章。穹碑載勒。炳耀海天。輝煌寶地。披覽圖志。巍乎稱盛矣。普濟僧繹堂。旣以舊志屬序。而法雨僧法澤。又以雍正九年重建。聖恩隆重。賜愈多。而制愈崇。前志未及。將復纂修新志。亦來請序於余。蓋普陀名山。兩寺古刹。舊之紀載。大都相同。而澤公又將修而益之也。余詳考海山之形勝。洞壑之幽奇。殿宇之莊嚴。靈異之顯著。仰見兩朝崇敬。佛力宏深。善信皈依。慈航接引。千百年香火道場。雖其閒不無廢興。而至今日。則崇高煇耀。實爲宇內梵剎冠。非際會我國家昇平康阜。海波恬若。豈能獲覩斯盛。法運之昌。愈益以徵。世運之隆。佛光猶是。江山不改。而一沐熙時之景象。經天家之寵錫。山不枯童。

若益而高。海不狂嘯。若益而深。梯航絡繹。函香崩角。佛亦若益而靈。舊志之所紀載。且將日新而月盛矣。况又欣逢我皇上。躬承大統。累洽重光。四字寧謐。百神孚佑。洪濤浩淼之區。靈山孤峙之境。無不庇底恩光。涵濡德化。此固兩寺中持鉢披衲之徒。日夜頂香虔禱。而願延聖祚於萬年者。則澤公之圖志其新。是亦祝釐之忱之所不容自己者乎。吾知斯志一成。兩寺之景可見。兩寺之情亦可見矣。余又烏能不援筆而爲之序。

按是志目次。卷首天章。卷一形勝。二建置。三梵刹。四頒賜。五靈異。六法統。七禪德。八精藍。九流寓。十法產。十一方物。十二事略。十三舊章。十四至十六。歷朝國朝諸藝文。十七至十九。歷朝國朝諸詩詠。二十贊偈。觀其凡例。似明侯志周志。清裘志朱志。其時俱獲見之。擇善而從。宜高出諸志之上。乃建置梵刹精藍。可併而不併。法統禪德。可合而不合。藝文詩詠。居全書之半。可節而不節。形勝門沿裘志例。先之以海。謂所以位置普陀山之在南海。其說更曲。惟云山志本無

事星土。云是山以菩薩而名。是山皆蹟。是蹟皆古。云菩薩不藉證而靈。亦不藉證而後知爲菩薩之山。依舊志而刪裴之星野古蹟。依裴志而刪朱陳志緣起經證等門。甚爲有見。至頒賜門。有乾隆三十七年事。法產門。有三十八年李國樑序。宋如林序。均後人續竄。非原書之舊矣。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二十卷。

刊行本

清道光十二年。普濟寺住持能崙。延金陵秦耀曾編輯。金陵王鼎勳參定。能崙校訂。

自序曰。普陀距定海縣治二百餘里。卽華嚴經所稱補怛洛迦山。觀世音菩薩示現道場也。五里未至。嵐翠撲眉。千步尙懸。飛濤濺蹀。陵虛之閣。忽峙虹邊。殊狀之峯。或標島外。余流覽圖記。企慕山川。馳心有年。而遊訪未果。會王青甫表兄來宰是邑。庚寅歲。余主講於斯。接近祇林。緬懷卓錫。載訪沙界。豈憚拏舟。庶幾一溯迦蘭之施園。暫履須達之布地。顧累牽俗事。仍阻幽探。迨次年暮春。競渡蓮洋。克攀

蘿徑。蔭法雲於六合。地入三摩。揚慧日於九天。門開八正。洵海濙之奇觀。招提之勝概也。於是古龕對佛。精舍繙經。締交季潭之上人。契心曹溪之弟子。有鴻崑開士者。身列祇洹。志殷繙輯。守往籍於哀朽。蟬斷。撫羣言於錦粲。珠零。乃以山志遺文。囑爲讎定。余撫是編。而竊慕焉。夫紺園碧殿。沈佺期常賦。少林鹿苑龍宮。駱賓王亦誇廣果。希蹤方外。不越中原。至若維摩之室。遙隔鵬溟。彌勒之龕。孤撐鰲極。此可頌者一也。自象教西來。妙法東注。普賢既傳願海。如來亦有化城。然娑婆緣深。觀音爲最。乘如意輪。大方便力。濟苦難於五濁。拯煩惱於三塗。白毫光裏。現瓔珞之全身。金色花旁。示栴檀之瑞相。莊嚴具足。黼黻周施。此可頌者又其一也。衆釋所居。非無毀院。諸佛攸館。不乏市田。至若層楹刻桷。宸章煥夫。日星。免賦蠲租。寵命沛夫。雨露。鱗鱗碧瓦。崇臺則二百朱欄。策策烏犍。膏壤則十千青畝。此可頌者又其一也。生融之學。獅座頻參。觀肇之名。雁堂共仰。雖結茅伊始。真歇法乳無傳。開業相沿。大智禪裔莫考。然五蘊俱空。皆悟無生之理。諸漏已盡。恆持不染之

心。此可頌者。又其一也。烟波無際。時泛仙槎。雲壑相鮮。屢停客屐。轉奔雷於谷底。龍氣猶腥。盼朝旭於崖巔。羊押乍熟。飛泉瀝滴。宜儲調水之符。石寶玲瓏。忽動買山之計。相與參玉筍禪。禮米汁佛。此可頌者。又其一也。遊懷既愜。逸藻獨摛。賭吟而鉢響頻催。紀實而筆花爭舞。文疑宿構。同申般若之宗。詩具別裁。悉寓毘尼之教。正不特公權羨其書額。元章欣其隸碑。此可頌者。又其一也。任昉述異。本自淹通。王家拾遺。無取繁縟。良以靈花忍草。咸證道心。蠕動蠓飛。共含佛性。納須彌於葶蘆。鸚鵡呼王。悟世界於優曇。象猴爲友。嗅來薝蔔。卽是妙香。聽到頻伽。無非瑞雀。此可頌者。又其一也。夫盛熙明備考於前。侯繼高纂志於後。處優出劣。哀輯不乏。通儒照軫。充箱探獲。并多佳手。然條流粗立。典要未明。欲煑鬯以燒薰。必簸糠而揚粃。附名欲傳不朽。定文須恃相知。又况鳳毛龍甲。孰與收藏。鳥剝蟲穿。每虞散佚。洵貫串之非易。緊譏正之維艱。乃蒙馴虎名宗。食鳩上品。丐余增訂。索我弁言。幸舊本之猶存。遂新編之競製。合是非於一口。審得失於寸心。勿錄者。豈是遺

珠所登者。要皆完璧。督繩削墨。共辨毫釐。縷析條分。聿昭經緯。遂使貝文快睹。手眼化以千千。祕典齊宣。生靈度乎萬萬。武谿龍澗。恍披廬岳之圖。金闕瑤臺。疑討瀛洲之記。時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月三日。

王鼎勳序曰。普陀在東越大海中。梵語補怛洛迦。華言小白華。釋言海岸孤絕處。蓋震旦國中一大道場也。周遭四十里。或曰百里。自梁貞明中始立佛寺。卽不肯去古院。宋元以來。代有創建。迨我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錫額勒碑。發帑修建。天章睿藻。丕煥祇林。洵爲海外名山。第一香刹。山中僧寮不下七十餘所。緇流及外方挂單。約計一千餘衆。田產無幾。齋糧不給。余宰是邑。心竊憫之。而力未能逮。會有佃民余姓等。與山僧互爭新漲沙塗。余申詳大憲。所有朱家尖竹頭浦。順母塗等處。塗場五千三百餘畝。可築塘成田者二千餘畝。應請推廣皇仁。歸僧報墾。并會同鎮海郭明府。親詣塗場勘丈。始得徧歷寶山。佛前頂禮。有前寺承恩堂。鴻崑上人者。戒律精嚴。功行苦卓。恆以纂修山志爲己任。恰秦遠亭表弟。主舟山景

行書院講席。囑余轉丐代爲增修。余按是志前後兩寺。共有兩本。康熙三十七年。前後兩寺同請裘璉修輯。稿成。後寺旋即授梓。前寺又延朱謹陳璿二公增削。至四十四年始梓。遂與後寺所刊小同大異。乾隆四年。後寺又請許琰重修。鐫板行世。而前寺所刊斯志。迄今又逾百年。其間沿革廢興。雖校誠不可稍緩。返棹後山。僧將入志各條。函寄來署。囑遠亭表弟取舊志詳加考訂。汰其有餘。補其未備。詞不涉於支離。例必歸諸典要。閱一載。纂輯甫畢。分爲二十目。就簡刪繁。瞭如指掌。書成。索序於余。余曰。九華峨眉五台。與普陀同爲諸佛說法道場。然三者皆爲內地。惟普陀遙隔重洋。迴殊塵境。而四方梯山航海。函香膜拜者。較他處尤盛。此皆列聖崇信禪宗。神光普照。而釋子之徒。咸得優游蘭若。守缺抱殘。蒐輯山乘。以垂久遠。披是志而海山之形勢。洞壑之幽奇。殿宇之輝煌。示現之靈異。胥在乎是。共仰佛力之慈悲。益徵聖恩之汪濊。夫講耕鑿以安慧命。哀冊籍以闡淨因。二者不可偏廢。余既樂是志之成。而并願闔山僧衆。持戒安禪。羣體列聖嘉惠。雙林神道。

設教之至意。此余之厚望也。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月望日。

陳桂生序曰。南海普陀山。觀音大士說法道場也。昉於梁貞明中。宋元而後。代有修建。我朝尊崇倍至。巍煥增新。砌琉璃之地道。五色蓮花。裝瑪瑙之天宮。七重行樹。峙名山於海外。成勝院乎寰中。此皆列聖神光普照。崇信禪宗。題額勒碑。宸章赫濯。蠲租發帑。寵錫輝煌。緇流得以潛修。黎元因而覺悟。瞻茲梵宇。共仰慈航。俾清淨寂寞之濱。發恭敬慈祥之念。神道設教。有微權焉。蓋聖朝以胞與爲懷。佛力以救度爲量。大千世界。徵普濟之慈悲。億兆生靈。荷仁恩之廣大。造福專於錫福。壽世卽以壽人。幸際恬熙。得安康阜。有由然矣。今者鴻臚上人。重修寶陀山志。再煥大藏經函。敬加考訂之詳。快觀闡揚之偈。業追象貝。功繼馬鳴。開覺路以金繩。渡迷津於寶筏。將見慈雲徧覆。共樂世界之清涼。行看甘露均沾。普受佛家之富貴。謹誌不朽。用附卮言。至於結香火之因緣。樂巾瓶之供養。以及形勢之勝。僧徒之繁。皆略而不陳。懼贅也。是爲序。

按是志門類卷數悉仍許志。惟併許志贊偈附於釋氏藝文。另添經證一門。爲不同耳。然經證本於朱志。許已駁之。而仍沿之。未免去取失當。山志自裘輯後。兩寺各自延修。往往詳已略人。是志尤甚。雖出自住僧偏見。而秉筆者究難辭其咎也。至山圖前後。載有前寺修建處所。助田碑記。鴻崑扁音。核其年分。當爲後來寺僧續竄。非耀曾原書所有也。

定海縣知事陶鏞致普陀印光法師函云。接手書。夙昔懷抱山志一事。將有達於實現之一日。凡事必種佳因。方收良果。因果之閒。有應及時商榷者。回憶客臘。在山談及此事。只覺山志互九十年。未修積久。更難徵考。其續修體例。應仍舊抑改新。暨是否應請邑儒修訂。在僕固毫無成見。但慮及經費維艱耳。當奉師言。曾與居士陳性良議及費由伊認。書由師修。並云山志應以大士爲主體。凡大士之若本若末。若事若理。以及隨類現身。尋聲救苦之感應事迹。擬廣爲搜羅。彙萃成書。此係內典功夫。當然非異人任。且復談及九華山志。妄改字句之有心滅佛。又如

舊志之將清初御碑一道漏載。太不經心。詳繹師言。無非謹慎。九華。吾未之見。如舊志之外漏。誠屬無可諱言。普陀。應以大士爲主體。僕固極端贊成。但祇輯感應。究似觀音世家。而非山志。僕虛擬折衷辦法。將山志分內外兩篇。內篇感應。外篇則仍舊志門類。增減而繼續之。例如經證可刪。併入內篇也。天章可刪。國體變更也。而民國約法。信教自由。頒布管理寺廟條例等項。則須增入。其藝文一門。僕主刪除。緣藝文有關掌故者。應分析訂入各門。其登臨山水。流連光景之作。載不勝載。應別輯普陀藝文志一書。十年一集可也。夏初奉到手書。言感應一篇。有許止淨居士擔任。促僕進行各門。僕擬折衷辦法。已蒙採納。當覆書以採訪。編輯屬之邑儒。並以經費爲言。今又奉示許函。規定頌體。已更進一步。而有具體辦法。則各門纂修。亦應同時並進。查邑儒王雅三。王樵墩。湯爾規。孫釐卿。四君。均品粹學純。足徵文獻。上年邑志竣修。已兼注意山志。今加延聘。最爲合宜。惟師長西序。僕宰地方。對於此事。只可居於提倡之列。仍以兩寺爲主體。山志規模。小於縣志。自合

以最節省最捷速之方法爲之。惟四君散處各鄉。晤談不易。現將師先後來函。許君原函。並僕此函。錄稿專送傳觀。徵求意見。得覆奉告。一面希致兩寺方丈耆舊。預爲籌畫。於相當時期。推一代表來縣。與僕先行接洽。再爲詳悉之規畫。官如傳舍。僕去就無常。竊盼及早圖維。於任內觀成了此一重心願也。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陶知事鋪致雅三樵噉爾規釐卿函云。關於普陀修志一事。荏苒半載。時刻在心。最近覆印光法師一函。談議經過。略具函內。錄稿陳管。竊維志普陀以觀音爲主。自屬言之成理。與各門編纂事不相妨。諸君於修邑志時。關於普陀。九十年來人物事蹟。諒爲採訪所及。抑或須另起鑪竈。重行採訪。又或別有參考書籍。可資甄擇。以及各門應增應減體例。爲創爲因。弟學術空疎。毫無成見。務祈發抒卓裁。詳悉示知。俾與印師折衷定議。一面接洽方丈。擬議辦法。

王亨彥覆陶知事鋪函云。日前來城。於寓所得我公手教。並印光法師及許居士止

淨各函件。客中膠擾。無暇細詳。旋里後。覆加披覽。知印師身入空門。導揚宗風。修山志。以觀音爲主體。亦固其所。但既名爲志。將以顯山川之名勝。表創造之功勳。以及建革之由。中興之業。自應詳爲羅列。俾無遺憾。我公答以折衷辦法。分內外兩篇。始有志例可言。賜書下問。敢不揣樸味。虛擬門類。敬爲芻蕘之獻。如左。

山圖

延精於湖。繪學者繪之分。山境全圖。名勝分圖二種。

形勝

分山峯。嶺。巖。石。門。洞。沙。澳。灣。地。湖。泉。井。池。境。及附錄各子目。

梵刹

併舊志。建置。梵刹。精藍。而爲此門。以普濟。法雨。慧濟。爲梵刹。利。餘各庵。堂。爲精藍。附之。各茅。篷。各廢。庵。再依次附之。

營建

除梵刹。外。凡亭。祠。碑。坊。道。路。橋。梁。屬於工程者。隸之。

禪德

凡僧人。精修禪律。創建有功者。不論方丈。住僧。均立。傳。款。此門。僅爲方丈。別無建白者。另爲住持。表。附後。

檀施

凡自帝王。至齊民。施助巨款者。悉隸之。

流寓

照舊志。而正其體例。

規制

第一先錄叢林。普通規約。及普陀兩寺特別規約。能依此而行。方可以爲僧。方能受公私護持之益。以放次二則凡民國約法。之信教自由。與管理寺廟。

條例及公私文令規章等之為  
維持是山秩序而設者悉錄之。

藝文凡僧人著述成書者錄之。舊志之藝  
文詩詠均散附各門各條不與焉。

志餘仿雪林志例。凡事在必  
載而類無可歸者錄此。

敘錄仿俞樾鐵海志近上海續志例。敘載歷次修志者之姓名。綜上各門視舊志  
及序例。而以此次重修我公與印師等往來函件附焉。

已屬創例。况我公定為內外兩篇。尤為前此所未有。此外若經證感應等類。均內  
篇事。我公所謂非異人任者。可無贅言。上年修輯邑志。普陀雖有訪稿。然對於專  
志之材料。究嫌缺略不備。此次必須慎選訪員。以專責成。彥聞清同治閒。慧濟寺  
住持信真。頗有道行。因寺門外常產竹筍。致礙行走。後經信真懺禱。筍遂絕。性好  
施與。於定海南郊體仁局。助田三十餘畝。長塗揆文義塾。助田二十餘畝。此亦僧  
人之傑出者。類此者。不知凡幾。是在為訪員者。詳為搜求。免致挂漏。管窺之見。是  
否有當。伏祈裁鑒。

陶知事鏞。去任時。函請會稽道尹黃慶瀾。主持三事。一為山志。云普陀修志。已設所

採訪近主任了藏大師來述。所採無多。從古修書最難。不必遠徵。第就定縣志事。已可爲鑑。山中人視此事太易。印光法師佛學精深。而於修訂體例與鋪見。尙未臻密合。除迭與函商。與而陳憲臺外。復有應述者數端。如原志山圖與坊本同一陋劣。知事曾稟盧督辦。請借陸軍局圖。以關軍機未准。是非以新法測繪經緯圖。不可名勝風景。非用照片不可。總之非多費工本不可。原志乃道光初所修。前此尙有兩寺各修之本。近閱中華書局預約續藏經目內。列有補陀小傳一種。書似元人所著。而久佚在東洋。此外凡茲山古乘。均應博求參考。與道光志比較。擇善而從。庶修成之書。少增聲價。邑儒王雅三。擬有修纂體例。已送印師。所擬固涉繁難。但言修書似亦不宜過從簡易。卽照簡易辦法。就原志各門而續增之。其爲事亦非容易。例如梵刹精藍法產等門。關係物權之所有。移轉種種。至爲複雜。採訪之始。不加審核。一經裁判。便成證據。後來訟累。何可不防。復次禪德一門。據了藏云。絕無而僅有。是烏乎可。道光志迄今將滿百年。此百年中。詎無名宿高僧。或起

自普陀終於別利。或來從遠域。卒老名山。又或始終他處。中涉普陀。是非用種種方法徵求不可。今既言修志。倘遺漏湮沒。豈非罪過。此僅愚慮所及者。恐此外又多困難。除函商印師外。所望道尹主持者。又其一。民國十一年冬。

王亨彥致陶前知事鏞函云。棠蔭移杭。瞬經三月。想賢令尹鳴琴而治。著述清興。當不減在定時也。補陀志事。月初由開如了餘兩上人函邀到山。告以探訪。略已就緒。卽委彥爲編纂主任。彥維山志較難於縣志。溯自道光初纂修後。迄今已閱百年。歷時既久。探訪本屬不易。况山中雖多名緇。究以持戒焚修爲天職。對於修志各事故錄。既少傳述。近事亦涉渺茫。徵文考獻。深苦無從著手。一難也。吾輩素讀儒書。於梵典未窺門徑。往往一開卷。雖名詞亦不能徹曉。何論玄旨。率爾操觚。易滋謬誤。二難也。因請渠設立局所。延請通人。收集思廣益之效。而結果以艱於籌款。故不設局。不延同事。除大士事蹟及經證等類。由印老擔任外。其餘各門。訂將訪稿。絡續郵寄。屬爲彙纂。成書後。再呈我公鑑定。而開如上人。旋出康熙時裘璉

志一册。該書由前法雨住持化聞。得自日本岸吟香。披閱一周。知其長於詞華。暗於志例。茲擬革舊改新。各門事實。舊志既語焉不詳。訪稿又缺陷不備。兼之學識俱短。惴惴然時以負疚。佛菩薩有辜我公之望爲懼。因又請開如上人。一面搜求各名山志。各參考書。一面督促採訪主任。依照所定門類。詳確採訪。寧濫毋簡。以便斟酌去取。分別甄錄。嗣後能否照辦。尙無把握。該門類。去年曾呈鑑核。現在應否增損。還祈我公詳悉示覆。得以張其膽。而壯其氣。民國十二年癸亥三月八日。陶前知事鏞。覆王亭彥函云。普陀修志。已與開如和尚訂定。甚慰。所定門類。俾採訪者。依此搜求。自是正辦。修志。以採訪材料爲要素。尤望多加指點。並用種種方法。以廣蒐羅。否則恐難完美。山中財力。近亦外強中乾。且意見參差。成事甚屬不易。惟開如一人。熱心提倡。而確有力不從心之苦。此則望公曲諒。而善處之。印光佛學極深。而著述似非所長。然爲人坦白。肯受商量。志之體例。因徇其觀音爲主之義。略分內外篇。卽弟所擬。將來卽照此意做去。但仍宜隨時與渠商之。書成鑑定。

最好請讓三同年。弟無此才望。又吏事無暇也。癸亥三月二十三日。

孫爾瓚以雅三先生所輯山志稿見示。喜而賦詩云。七度游普陀。未留詩一首。我與南海鄰。胡獨落人後。騷人墨客來。題詠到處有。有美不勝收。續貂翻貢獻。梵音與洛迦。名勝播衆口。去年修山志。陶公意良厚。殷勤折柬邀。編纂須著手。遜然謝不能。還是推良友。良友居景陶。掌故留心久。雪鈔和露纂。書籍成淵藪。居恆意飄然。偶爾城市走。袖稿來示余。內外編分割。印光稱高僧。佛學無出右。儒釋共一家。鴻文高八斗。蔚然成巨觀。此山此綱紐。亟亟付棗梨。書與山並壽。

跋

民國九年庚申。膺邑令馮公秉乾之聘。與修定海縣志。其時曾偕採訪主任。俞君兆熊。合請馮公兼修普陀志。卒以二者並舉。絀於經費不果。辛酉秋。陶公鏞來任縣事。銳意提倡。與印光法師開如了餘。兩長老一再函商。先設所採訪。徵求山故。至癸亥春。兩長老以書來屬。爲山志編纂。彥維幼從先君子佩韋府君讀。涉獵儒書。於佛乘

略無飯嚮。重以周甲邁齡。衰遲自棄。何敢繼前賢翰墨。留名山佳話。既憶清宣統己酉閒。挈子祖安。遊是山。登臨餘暇。披閱秦志。知其體例。多可議處。相與以未遇時節。因緣而修正之爲憾。既幸遇之矣。造因得果。桑梓敬恭。義無多讓。遂以書諾之。旋到山與開如輩。協議進行方法。假定探訪門類。並搜求元明來各舊志。惜書多不傳。僅得康熙時裘輯一冊。取回卒讀。又知許秦兩志之繼此而作者。大率抄襲陳謬以塞責。補闕訂訛。事誠有待。因就訪稿斟酌。廣續外。搜覽近屬各縣志。各名山志。及傳記。竺典之有關是山者。參互考證。得據以校舊志之訛。補舊志之缺。考辨舊志之所未辨者。各若干條。分別部居。依類相從。竭一年又四月之力。始脫稿。自形勝迄敍錄。爲目十有一卷如之。靈異一卷。探自孫君貽謀稿者爲多。揆諸史遷整齊故實之旨。其有合乎。然而後梁至今。年歷千餘。滄桑幾更。其閒遺聞軼事。詎能徧觀而盡識之。卽所識者。又詎能犁然各當夫人心。寫竟覆按。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之仍多可議乎哉。甲子夏。觀音誕日。翁山寄翁王亨彥跋。

##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終

### 附錄觀音靈感近聞撮要

觀世音菩薩。早證菩提。久圓覺道。安住寂光。原爲悲心太切。故復現菩薩身。助佛揚化。及以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十四無畏。三十二應。種種方便。度脫衆生。其慈悲益物。尋聲救苦之事迹。古今記載。眞紙不勝書。卽最近親聞之靈驗。亦多難枚舉。今略述一二。以供閱者啓發正信焉。民國二十一年。滬上中日戰事。凡屬眞心奉佛之士。女同處危地。獨比左右鄰居之非奉佛者。少受損失。多得安隱。其最險最奇最著者。卽聞北世界佛教居士林。在槍林彈雨之中。日機擲彈。多在其處。林外四周。通炸成焦土。唯林屋之上。受二十餘炸彈。無一爆炸。還有一大半人。高之極大炸彈。落於其中。水洶汀天。井上亦不炸。其原因。祇爲有鄧奠坤居士一人。安住其間。不怖不逃。力念觀音菩薩。名卽於四周火堆之中。保全此莊嚴之大好道場。無恙也。其他如費範九。遇鐵絲網。現孔而出。險錢居士。入強盜手。示病而放還。郭振聲。於同船大衆遭劫之中。獨令賊目不見。而倖免。晁運鵬。於仇人羣集圍繞之下。俾其當面不識。而逃生。此皆由虔念觀音。化險爲夷之靈驗。森親見其人。親聞其在印老前所說之實事。惜今限於紙幅。不能多錄。及詳說。現爲二版補空。特略述此。經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誠不我欺也。願同倫諦信。常常持念。共荷軒轅。以暢大士悲懷。亦不慧之所深望也。民國甲戌二月日。德森略述。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二千部

△普陀洛迦新志 二冊

流通處 國光印書局 蘇州弘化社

普陀山 同和號 錦泰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藏版處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弘化社

蘇州龍街南段 穿心街報國寺內

#6

086423

(4)